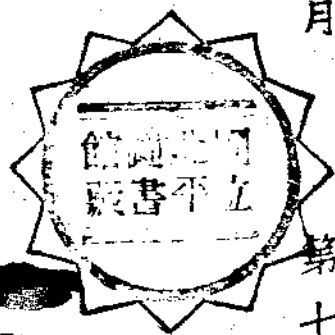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奉內政部廿二年一月十二日警字第1556號登記證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學



第七十八期

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78 May 1933



學校 家庭 圖書館添購

兒童讀物之三大便利

1. 隨意斟酌
各就經費之多少，適意酌量支配，可得廉價之實惠；不若整部書籍，價日固定，無伸縮之餘地，經濟上不易担負。
2. 選科自由
本局出版之兒童讀物，各科咸備，深淺俱有，購買時可就程度及科目，依需要自由選擇；已經購備之書，儘可剔去，不致重購。
3. 可以分冊
具分冊選購之便利，每套書可分冊獨立，整套全購，固有其系統；分冊購買，亦各自成一單元。

特售辦法：

- 一、以定價四元之書為一單位，特照七折出售（向售十足），任憑選擇；二單位、三單位以此類推。一次購滿實洋二十元者，照特售價七折外，再打九折。
- 二、零星購買，不滿定價四元者，概照八折計算。

別類

高級	中級	初級
傳記·書信·公民·黨義·科學·藝術·歌舞·劇本	謎語·童話·故事·小說·曲·童話·故事·小說·笑話·遊記·劇本	識字課本·分類幼稚畫·小學生叢書·分年兒童文學·文藝圖·兒歌·談話·小工藝·故事畫·小遊戲·故事畫·故事曲·創作集·兒歌·詩歌·小工藝·新歌

印 有 兒 童 讀 物 日 錄 承 索 即 贈

學衡雜誌社啓事

本社自民國十一年發行學衡雜誌以來。現已出至七十八期。概由吳宓君負責編輯。上海中華書局印售。七十九期亦同。自第八十期起。則改由南京鍾山書局印行。編輯職務亦改由繆鳳林君擔任。每年出版六期。定價每冊三角。預定全年。連郵費一圓六角。海內外人士欲投稿者。請逕函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收轉繆鳳林君。欲補購全份（七十九冊連郵費特價十八圓）零冊（每冊三角）及預定全年者。請逕

函南京城北蓁巷鍾山書局可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一日。學衡雜誌社敬啟。

學衡第七十八期目錄

插畫

牛津大學全景

葛德在羅馬城外蒼茫吊古圖

文苑

歐遊雜詩

留美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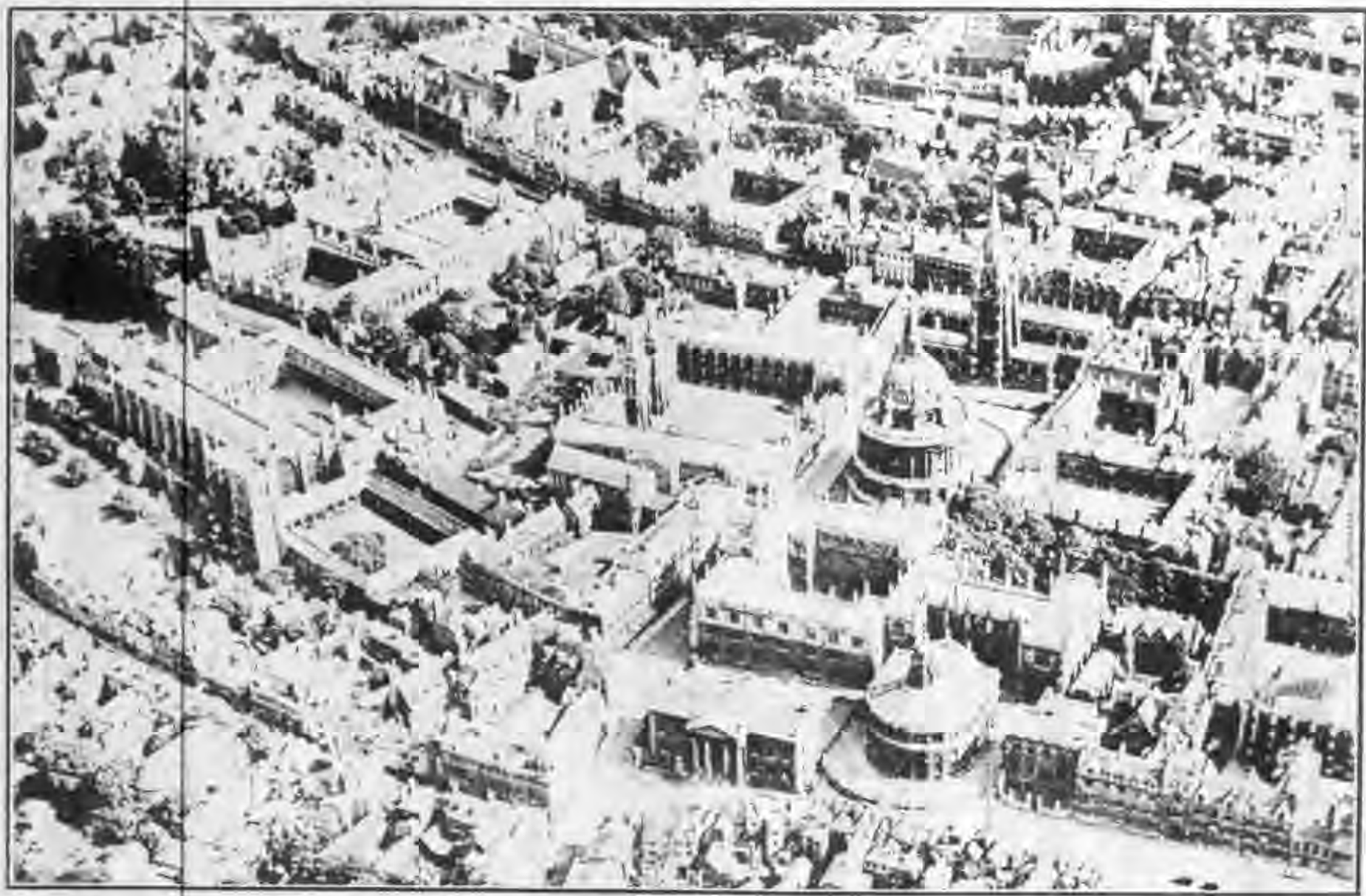
悼亡雜憶

吳宓

琴慧女士

景昌極

牛津大學全景 自空中飛機攝影



A View of Oxford from the Air

(參閱本期歐遊雜詩牛津風景總敘)



Goethe in der Campagna
gemalt von I. A. W. Tischbein 1786

葛德在羅馬城外蒼茫弔古圖

按葛德於一七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初至羅馬。此圖卽是年秋冬間 I. A. W. Tischbein 氏所繪。一七八七年春、葛德出遊那波里與西西里島。一七八七年六月初至一七八八年四月二日、葛德仍居羅馬。學識日進、著作益佳、而精神亦更莊嚴超曠云。



出版新書

BASIC BY EXAMPLES
解例語英本基

C. K. Ogden著 譯編麟夢張

一冊五角

本書內容，係將基本英語八百五十個字的意義，依照F. O. S. 的次序，用基本英語構成例句二千餘，舉凡各字的基本意義，特殊意義，引伸意義，皆搜羅無餘，既可作讀本誦讀，復可作辭典檢閱。讀者讀畢此書，對於各基本英語的字義及用法，更為明瞭；如能將重要的句子記熟，更可依例仿作，在作文上，讀書上，極有幫助。誠為欲說英語，寫英語者最良之寶筏！

集論討語英本基

半角一冊一 編社究研語英本基

自基本英語介紹到我國以來，一時風靡全國，學者達數萬人；同時却惹起一部分人之反感，如林語堂先生以英語學者之立場，世界語支持者以國際用語之見解，紛紛提出異議。本書專就基本英語之組織，歸納批評者各家之見解，從學理上逐條加以討論。凡關心基本英語之論戰，或欲明瞭基本英語之特點者，不可不讀。

資本主義與統制經濟

周憲文著 一冊三角半

本書關於理論部分，完全本其獨到的見解；關於實際部分，完全根據各國的政策，融會貫通，允稱佳作。內容共分三章：第一章為統制經濟之理論的研究，由資本主義本身的缺點，說明統制經濟運動的必然性；第二章為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統制經濟運動；第三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統制經濟運動。對於美、法、意以及日本等各國統制經濟運動的理論與實際，皆有扼要的敘述。書末有附錄三篇：(一)中國統制經濟論，(二)中國農業統制論，(三)戰後復興與食糧專賣。論述精闢，尤具特色。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左舜生選輯 二冊一元八角

本編選輯自太平天國迄民國六年之史料，計三十餘篇，不惟記載忠實，文字亦甚良好。中有數篇，如余明震先生之「台灣八日記」，詳述台灣被割後，我愛國僑胞在台最後奮鬥之情形，歷歷如繪，不惟可作研究甲午中日戰爭史者最可寶貴之參考，且足以振起我民族之愛國精神。其他如勞乃宜之「義和拳教門源流考」，陸樹德之「庚子拳變後津京間之慘狀」等，均為目前極不容易搜集之史料。

鳳先生仕女冊

角二元一冊一 作子鳳呂

始創「線」的技術為中國畫特有技術者，論者咸推鳳子教授。鳳子嘗自署鳳先生，蓋絕於施，然未嘗一日輟學，或自炫其學，國內從學者甚眾，以故鳳先生畫者益眾，而益感不易得。此冊係先生為友人所作，精絕妙豔。六朝以還，作者百輩，能與先生媲美者，殊不多觀。現由本局用珂羅版精印完竣，藉供一般畫先生畫而苦不可得者之欣賞。

世說新語故事

鄭昶編 一冊一角半

本書係從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選擇四十餘則，編譯而成。原書材料極為豐富，但大半都是記載漢晉以來名人的遺聞逸事，名貴備語，有些是兒童所不能瞭解的，本書因力求適合兒童心理，且兼顧兒童教育起見，選材標準，也都注重於兒童時期德育的故事。

學
衡

THE CRITICAL REVIEW

學
衡

A Bi-Monthly Journal in Chinese

Devoted to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Art.

THE CRITICAL REVIEW, from its First down to the Seventy-ninth Number (Nos. 1-79) inclusive (1922-1933), has been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Mr. Mi Wu, and printed and sold by the Chung Hwa Book Company, Shanghai. Beginning with the Eightieth Number, the Review will be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Mr. Funclin Miao, Professor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nking; and will be printed and sold by Chung Shan Book Company, Nanking. The function, the nature of its articles, as well as the price, of the Review shall remain actually the same and unchanged.

THE CRITICAL REVIEW strives to perform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1) To interpret the spirit, and to systematise the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
- (2) To introduce and assimilate the standard works and best idea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 (3) To discus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ese life, thought and education, with a sound, intellig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 (4) To create a modern Chinese prose style, capable of expressing new ideas and sentiments, yet retaining the traditional usage and inherent beauty of the language.

Contents of The 78th Issue, May, 1933.

*FRONTPIECE ILLUSTRATIONS:— (1) "A View of Oxford from the Air"; (2) "Goethe in der Campagna".

*Poems written during my Travels in Europe from September 1930

to August 1931, with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i>Mi Wu</i>
Sketches of American Life by a Chinese Student	<i>Miss C. H. Han</i>
Recollections of my Lost Wife	<i>C. C. King</i>

文苑

歐遊雜詩 第一集

吳宓

敘曰。予昔有西征雜詩。民國十及南遊雜詩。民國十之。並刊登國聞週報。又轉錄於學衡雜誌五十九及六十四期。西征感興。蓋

起於英人擺倫一譯 Byron 之長篇紀行詩 Child's Pilgrimage 之第三曲 Canto III。民國十九年九月。予復有歐

洲之行。予學業志趣雖異擺倫。而遭際閱歷不無一二類似之處。遂仍擬原詩體裁。成爲此篇。擺倫原詩。已經清華留美學堂貴州楊君葆昌譯爲中文。刊登民國十八年秋冬之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又轉錄於學衡雜誌第六十八期。題曰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三曲。讀者可取閱。楊君譯詩。均爲五言古體。每首十六句。八十字。以擬原詩體裁。甚合。故今亦用其體。吾國人旅遊歐洲作詩。紀所聞見者。昔有康南海先生之歐洲十一國遊記。中附載各篇。近年有呂碧城女士之信芳集。及李思純君之旅歐雜詩。均爲之甚工。且已哀集成帙。至零星短篇。如汪榮寶君之一對月。略能推漢曆。看花。苦爲譯秦名。予久歎爲佳句。其他或多作者。予則未知。若夫新體無韻律之詩。茲所弗論。予所爲紀行詩。率皆依據事實。平鋪直敘。不矜不飾。其病在缺乏凝鍊之功。與高華之美。師友屢賜指針。終未能改。此篇固當與西征南遊同遭覆轍已耳。民國十九年十月五日。敘於倫敦客舍。

第壹段 由北平至倫敦凡十七首(全)

(一)鬱鬱不得意。休暇賦遠遊。飄車直西指。遵陸覽名洲。此行異昔行。倏爾十三秋。鵬飛渡滄海。壯志挾雲浮。摧落到中歲。鹽車駑馬儔。喪亂止無日。德業途益修。況復傷世離。身世多煩憂。歌嘯聊自適。勝策似

此不。

○短別不足悲。再拜謝親友。吾姑德年高。撫我如生母。中表負雄才。名賢家風守。三世長相累。提攜恩情厚。黃師憂世懷。名篇傳萬口。浦生學通博。大事付託久。朱君新相知。美味如醇酒。作詩盛慰勉。圖報乏瓊玖。

三原陳之碩表兄 衍君

黃晦聞節師。餞予於北海仿膳社。賦詩送別云。晚荷亭亭上岸立。朝陽矚矚過雨遲。造化原來無盡藏。亂中言別不須悲。

浦江清君送別詩云。道學文章絕可哀。中年感慨逼人來。人生難得是休息。萬里俊游亦壯哉。塞納河邊堪弔古。檀丁故里一徘徊。西風落照蒼茫甚。應有新詩似雪萊。

朱自清君送別詩云。惺惺身獨醒。汲汲意恆賒。道術希前古。文章輕世華。他山求玉錯。萬里走雷車。短翮難翻舉。臨歧恨倍加。外此諸多同學同事。中西友好。或設筵祖餞。或登車送行。或代辦雜事。或眷敘離情。情意殷切。彌深感激。但以人數過多。不及一一列舉。且作詩非日記。故今惟舉賦詩贈別之師友而略其餘。非有所厚薄。至不得已。尙希諒之。

○月華極皎潔。湖波照素心。異地憐同病。相慰謝知音。贈我五言詩。清切字字金。真情在何許。離思故難任。嗚呼世路歧。明珠易淵沈。返駕亦已晚。覆轍仍再尋。仁恕報怨毒。知命神所歆。文學寄娛玩。至性常情情。

附錄暹羅陳仰賢女士時肄業燕京大學送別詩云。萬里人西去。千山白露侵。毋將遲暮意。阻遏壯遊心。任重途方遠。思長恨自深。行行休

隱。願前路有佳音。

(四)晚車發北平。回首增悽戀。夜半過析津。一人不可見。中道惜分飛。美質汚素絹。恩情非逝水。百年記歡。懣力行慕聖功。豈意成狂狷。相諒無微詞。深思惟自譴。未有連波悔。漸同長卿倦。出處各努力。期君得福善。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晚八時離北平。是日爲陰歷七月二十日。適逢予三十七歲初度。

附錄予作民國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感事詩云。早識沈冥難入俗。終傷乖僻未宜家。分飛已折鴛鴦翼。引誘還同意苒苒。破鏡成鱗留碎影。澄懷如玉印微瑕。廿年慚愧說真愛。孤夢深悲未有涯。

(五)松花江上眺。佳釀櫻桃傾。遊艇微點綴。晴日軟波明。濱埠似津沽。駢闐百貨盈。俄華日韓人。列肆爲塵氓。市僧侶游妓。闐闐掉臂行。鐵路盛衙署。氣象何崇閎。公園芳草茸。憩食足娛情。入境求狀牒。萬里此初程。

九月十四日午抵哈爾濱。寓道裏中央大街北京旅館。三人一室。每日哈幣四元五角。萬國寢臺車票公司 (Wagon Lits Office)

在其近旁。購車票甚便。哈爾濱中交等行紙幣每元合平津幣一元二角。予等護照。在南京天津等處領得。並已在北平英法德各國使館簽妥 (Visa) 到哈之次晨。至道裏地段街吉林交涉署。見第二科長黃丹庭君。付予等俄文介紹片。即乘汽車每次哈幣一元至波

蘭總會即波蘭領事館求波領簽字。每人納費哈幣十元六角。次至南港區中東鐵路俱樂部公園內午餐。下午至俄

國領事署即在公署近旁求簽字。署中漢文祕書俄人某君。操華語極嫻熟。相待甚和藹。為代填請求書各三紙。以俄文填註每人納費哈幣十

三元二角。明日下午來取回簽妥之護照。乃持以購火車票。最近俄國境內火車加價。計自哈爾濱至巴黎三等臥車每人日金二

百一十三圓。火車每星期開行三次。九月十七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乘火車離哈爾濱西行。

(六)疆土失已多。國防安足論。吁嗟和戰策。哀傷壯士魂。沿邊行千里。廣漠惟平原。蒼蒼望無極。天野一色。渾黑線。遠如弧。略以別乾坤。下無居人跡。上無飛鳥翻。未晴。隻樹影。幾疑窮海奔。深寒積陰晦。冬衣不覺溫。

九月十八日正午十二時。至滿洲里。先入稅關。檢驗行李。即換乘俄國之西伯利亞火車。挑夫上下行李。每件給資哈幣二角。是日下午二時半。火車開駛西行。旋即入俄國境。

此首壯士謂梁忠甲韓光第等。

(七)薄暮貝加爾。車行依湖岸。泱泱水平闊。終宵環及半。遠山如帶青。天光碧玉璨。不見一漁舟。亦無羣鷗玩。蘇武牧羊處。流傳惟篇翰。民俗說古雄。撼山巖石斷。父女不同心。有情得借道。兩河今合流。名城鄰巨礮。

九月十九日夕。車抵貝加爾湖 (Baikal) 東岸。由是沿湖濱而南而西而北。至明晨始由湖西岸之中點西行。

有安哥拉(Angora)及葉尼塞(Yenisei)兩河。由貝加爾湖出。東北流。旋合爲一。入北冰洋。湖西有伊爾古次克(Иркутск)城。爲鐵道巨埠。湖東不遠。有屹立之巖石。曰夏滿斯克(Шаманск)。石。蒙古民族傳說。謂昔有老英雄曰貝加爾。生女安哥拉。甚美。與少年葉尼塞相愛悅。而貝加爾欲強女嫁英武之伊爾古次克。女不從。借葉尼塞霄遁。終成眷屬。其父追之不及。拔山石遙擲之。亦不中。石所落處。卽今之夏滿斯克。巨石也。云。蓋敷衍地理以成神話豔史耳。

(八)麵包類。豬肝。其味苦酸。澀。購者羣趨。肆魚貫。分行立。工作嚴計。時人各紙條執。胼胝易。日糧有錢。不許給。羅刹逞雄風。平等無爵級。殺伐成新治。文教破夙習。道旁見窮乏。聞一難知十。故國盛災祲。烝民艱食粒。

俄國境內。只有黑麵包可得。稍習則亦可食。

(九)西行逾三日。復睹人煙。喜爲圃豎籬樊。近水成村市。馬牛應肥茁。彌望草田美。矮樹多樺樺。直立尖錐指。幹白葉青黃。時乃雜紅紫。播種惟麩麥。禾稼登場矣。帝業霸圖開。萬里接長軌。爭食相斫殺。移民忘邊鄙。

(十)車行久。及旬。長途得良伴。一室上下牀。棲止同旅館。氈褥亦可租。兩金三日。澣未明起。洗濯羣客。爭廁。監臨站取沃湯。逾時尙微暖。晡夕共膳食。羅列紛瓶。舉刀割肉餅。語笑矜放誕。珍重告故人。幸未餓糧斷。

西伯利亞火車三等。每室四人。予與馮王陶三君自北平結伴來。欣得同室。車牀係硬板。但以金盧布二。可租氈褥被枕。用三日夜。再出二盧布。另易新洗之被單。續用三日夜。凡六日。即抵莫斯科矣。行途以攜帶美金為最便。但火車入俄國境時。有俄員來。查詢各客所帶各國貨幣若干。須依實填報。再以美金向該員易俄國金盧布。每元美金易盧布一元九角四分。盧布之百分之出一名曰哥貝。出俄境時。剩餘之盧布仍可依原價換回美金。但在俄境內必須用盧布。而盧布決不許帶出俄境。違者嚴罰。在哈爾濱自換金盧布。其價極廉。但非俄律所許。予等在車中約用美金十元。即約二十盧布。車中有飯車。每餐一湯一菜黑麵包。需價三盧布。故諸客多每日午赴飯車一餐。餘則在車室中自食由哈購來之麵包及罐頭魚肉等。亦甚多樂趣。車中無水。需於每站停車時。携水壺到站。中開管取熱開水。出俄境始已。每車僅有二盥所。諸客爭趨。須候之甚久。方得機會。故多未明即起。藉得入廁者。先是予行之日。予友溫德君 Robert Winter 美國人。聞人言。俄國火車常不帶飯車。沿路又無食物可購。深以予絕糧為慮。予感其意。急書郵片告慰之。

(十二)晨過烏拉頂。深寒陰雨。霧湖面冰已結。陂草綠茵布。崖谷疊起伏。蜿蜒農村路。森林更茂密。無邊不知數。高榦葉黑青。猙獰若可怖。有如厚集軍。荷槍嚴敵赴。冥想洪荒來。文明勞建樹。世運果何趨。客心知警寤。

九月二十三日晨。車過烏拉山。入歐洲境。

(十二)越嶺入歐。土氣候風物異。負戴行人稠。原廬田疇治。高樹護崇屋。綠紅諸色備。金塔葫蘆頂。白壁

多古寺。僧侶聞誅戮。今豈有遺類。黨國興工業。所獎惟製器。外貨嚴遏絕。國幣亦深闕。手錶與薙刀。重金不可致。

過烏拉山而西。氣候風物大異。歐亞判然矣。

同車俄人。有能德語者。互談。悉俄黨國政策。注重提倡工業。製造國貨。擬先以五年之力。專造各種機器。更五年後。則諸物均能自造。而不仰給外國矣。目前除不許盧布出境外。且嚴禁外貨之輸入。教其國人。力崇儉德。勿用外貨。然同車俄人。見予等所帶手錶。薙刀等物。則甚歆羨。願出重金購去。謂在俄國無處可得。同人有售與者。頗獲厚利。俄人於中國事不甚了了。以爲中國所有學校。工場皆英人所設立。又以爲中國全國皆爲共產黨。而言及本年七月長沙之劫。尤喜慶不置云。

(十三)過午。莫斯科西來第一城。輕剽窺新俗。雄闊想舊京。長林遠圍繞。廣路直縱橫。樂廳小劇院。巍峨近望衡。國聯教育會。紅白異燈明。名利開展覽。艱苦狀民生。觸日照像館。食肆衆喧轟。標語勗努力。玩具陳甲兵。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至莫斯科。車停七小時。與同車德國教士長沙司得庇 D. K. Seytho 君。共雇俄國少女爲導女編英語。每小時給資二布。入市遊行。至一古寺。今改爲陳列館。狀貧民之困苦。市中所見。照像館與食店最多。市民往復疾走。毫無禮讓文弱之風。車站近旁。爲百年前紀念戰勝拿破侖之凱旋門。其處橫街張紅幟。白字。導者謂係一切努力之意。小兒玩具。亦多爲戰陣軍事之偶像。與圖畫。惟糖果肆最爲繁華明亮。外此貨品售者殊少。

(十四)波蘭笑迎人。入境心情霽。車座驟敞潔。肴饌得精製。結茅爲圓亭。飾窗供佳蕙。此邦擅方言。生女尤美慧。幼讀說部書。俠情殉伉儷。百年功竟成。獨立繼絕世。商旅共歡談。投贈萍水契。謂我病且貧。一笑書生例。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至俄國邊境之 Niogorolovo 站。下車。携行李至稅關檢驗。十二時車行。十二時四十分至俄國與波蘭接壤處之斯多布齊 (Sobota) 站。於此換車。直抵巴黎。不再換矣。此後計時改用中歐諸國之公時。十二時半車行。入波蘭境。同車有波蘭商人及學生。以德語共笑談。出本國郵票及錢幣互相投贈。其中一富商。私語馮陶二君。謂予若似抱病。且若甚貧者。予聞之驟然。夫貧與病。非書生本色耶。

清光緒時約近三十年前。予讀繙譯之小說日離恨天。敘一七九〇年頃波蘭愛國志士哥修士孤 (Kosciuszko) 起兵謀獨立不成。從容就死。其聘妻兒依薩刀抗父命。卒亦以身殉夫。當時讀之頗爲感動。

(十五)夜度瓦沙城。一線萬燈懸。明日德意志。整潔爲世先。寸土皆勤耕。雜花麗園田。陌路廣且平。遠山霧吐煙。都市盛規模。機械累層顛。霸業未銷歇。能使成敵還。比國四戰地。鐵騎屢橫穿。劫灰不可尋。相望正百年。

九月二十五日晚九時。車抵波蘭京城瓦沙。停一小時。二十六日晨五時半。抵德國邊境之 Stentisch 站。停一小時。德國關員來車上檢驗行李。其不在德國下車者則不驗看。九時半至十時半。車穿柏林城。凡停五站。同行馮至君君在此下車。是晚九時。車抵

比利時邊境之Herbesthal站。比國關員登車驗行李。並索閱護照畢。給予等准許過境之憑單(Visa de Transit)一紙。每人取費七佛郎餘。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二時一刻。車抵法國邊境之Jammont站。亦停一小時。法國關員登車索閱護照。予等赴巴黎者未驗行李。

(十六)巴黎。侵晨。到煙雨。層城。匿秀麗。兼諧和。斑斕。被古色。民風。稱都雅。文物。盛雕飾。威靈。禱聖母。功烈念先德。豪談茗座裏。照影鏡湖側。勝絕拉丁區。學問資飲食。友生共歡宴。長途得憩息。三宿戀空桑。行役趨島國。

九月二十七日晨八時車遲一小時抵巴黎北車站(Care de Nord)秦善盞君在站迎候。並為覓就旅館。乃乘汽車至巴黎第五區巴黎大學文科近旁(12 Rue de la Sorbonne)之法蘭西學院旅館(Hotel de College de France)居住。房金每日二十五佛郎。吃飯在拉丁區諸小館。每餐僅六七佛郎。且有紅白酒一小瓶。晚清華畢業留學此間之章熊、秦善盞、張企泰、吳達元、汪梧封等諸君。共十人。宴于及陶煥民君於上海樓。又至(Japonais)咖啡館坐談。二十八日晨偕吳汪二君遊聖母寺(Notre Dame)值星期禮拜十時。清華諸君共邀集盧森堡公園(Jardin de Luxembourg)池邊攝影。以為紀念。憶李思純君巴黎雜詩「白石紅欄影。纖雲淡月暉。橫空珠樹出。跳沫玉龍飛。低亞花三雨。嬋娟水四圍。也堪娛獨客。無復念東歸」之句。見本誌第十四期彌覺其真切。公園石磴可自由坐息。至鐵椅則每坐一次。取票價四分之一佛郎。公園噴水池中有小兒放紙船釣魚。又有乘小驢徜徉者。而鮮花紛燦。點綴各處。值茲晴和日麗。尤為勝賞。十一時。秦君等導遊先賢祠(Panthéon)見福祿特爾、盧梭、戴俄、左拉諸人墓像。觀壁畫

女傑貞德及賢王路易故事。予擬明春再來巴黎久住。故遊賞遂止於此。午後觀拉丁區書店。

(十七) 萬里陸行盡。片時乃航海。淡雲漾晴空。水波綠如黛。四望喜空闊。暫欲忘憂海。入關遇留難。返駕惜分載。孤行抵倫敦。衢路明燈彩。急車上下層。縈密蛛網匯。名字皆熟識。風俗資涉采。歸夢向何方。客情若有待。

九月三十日陰雨。借王慶昌君乘午十二時一刻火車自巴黎北站出發。赴倫敦。二等車票三百二十一佛郎。三時半抵卡萊(Calais)。登英國輪船。四時開行。渡英國海峽。五時抵英國之道瓦(Dover)埠。英國關吏謂王慶昌君所持護照格式不合。不許入境。強令乘原舟返卡萊之維多利亞旅館(Victoria Hotel)暫居。予乃乘下午六時之慢車獨赴倫敦。晚九時抵。即到倫敦大學文科(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近旁之大學旅館(Mills University Hotel)投住。在西中一區(Gower)街一〇七號。每日房金連早餐六個半先令。學生住至一星期以上者。減為五先令。次日至中國公使館謁施肇基公使及總領事陳維城君。由陳君至英國內務部外國僑民科(Alien Branch)說明情形。並另發護照。王君乃得於十月三日安抵倫敦。予在倫敦之聞見感想。另詳後段。行途所及。姑止於此云。

第貳段 英國

(1) 倫敦訥耳遜紀念碑

巍巍訥耳遜。挂劍立華表。溥海瞻威稜。雄獅四隅繞。公園雙噴泉。婦孺飼鴿鳥。身死太敵摧。謳歌聞億兆。

苦愛哈米頓。豔史風流嫻。臨戰寫情書。龍蛇飛天矯。美人遇英雄。此事古來少。傷哉海克多。國祚終難紹。

訥耳遜紀念碑 (Nelson Column) 在倫敦特拉法格方場 (Trafalgar Square) 方場於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闢為公園。Sir

Charles Barry 所設計。今常為政治集會之地。紀念碑立於方場之中央。建於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三年。William Railton 所設

計。碑高一八四英尺又十英寸。訥耳遜像立碑頂。像高十七英尺又四英寸半。E. H. Baily 所設計。以兵艦之銅礮銷毀改鑄者。

碑礎之四銅獅。則一八六八年所增。Sir Edwin Landseer 所設計者也。訥耳遜紀念碑 見第一圖

訥耳遜一生戰功之最著者。為(1)一七九八年八月一日尼羅河口之海戰。及(2)一八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特拉法格海角

之海戰。訥耳遜於是役殉身。而拿破侖之水師殲矣。訥耳遜 Horatio Lord Nelson (1758—1805) 生平。具見詩人 Southey

(1774—1843) 所作訥耳遜傳 (Life of Nelson) 而一九二九年出版 C. S. Forester 所作之訥耳遜傳 (Nelson) 細參訥耳

遜及同時有關係人之函札。敘紀尤詳。該書倫敦 The Bodley Head 書店 出版。定價十二先令六辨士。又最近一九三三出版之 George Ellinger 及 E. J.

C. Neep 二氏合著之訥耳遜傳 (Horatio Nelson) 特注重軍事政治方面。亦可讀。中插訥耳遜之妻及與哈米頓夫人所生之

女之像。在他書中不易見也。此書倫敦 Jonathan Cape 書店 發售。定價十先令六辨士。今不具述。

訥耳遜與哈米頓夫人 Lady Hamilton (Emma Hart) 1765—1815 相愛之歷史。常為人所豔稱。哈米頓夫人 像見第二圖予抵倫敦

之次日。至英國博物院 (British Museum) 適逢展覽政治文學史上名人之書函手蹟。得見訥耳遜特拉法格海戰前夕。在 Vice-

roy 戰船中所作。致哈米頓夫人書之真蹟。時大戰將始。訥耳遜指揮布置已妥。乃作此書。次日。訥耳遜戰獲勝而身負重傷。死於

船中。死後。此書猶赫然在其案頭。未及封寄書云。

我最親愛之愛瑪。小夫。人我。心中之愛友。鑒。頃獲信號。知敵國法。

西與西聯合艦隊現正出港外。此時幾無風。故接戰須在明日。班牙

矣。願常勝之軍神使我此役成功。我愛君與霍拉霞 *Horatia*

訥耳遜與哈米頓夫。如我之生命。即有不測。君與霍拉霞當人相愛所生之女。

永久思念我不忘。我今逕即赴敵。願上帝佑我。戰而不死。猶得

寫完此信以寄君也。

訥耳遜雖死。而拿破侖終遭敗滅。英國轉危為安。未可云不幸。若荷

馬 (Homer) 之詩中 *Iliad* 第六卷 第二十二卷等 所敘古特羅國王王子海克多

(Hector) 仁賢英勇。躬為主帥。苦戰十年。卒乃身死國滅。親族萬眾

悉遭誅戮。愛子 *Astyanax* 摔死塔下。美妻 *Andromache* 為敵婢妾。

誠可哀已

按訥耳遜與哈米頓夫人之豔史。敘記者極多。如 *E. Hamilton Moore*

house 所作之 *Nelson's Lady Hamilton* 一書。一九〇六年出版。倫敦 Methuen 書店發行。言之亦頗詳盡。夫人系出寒微。父姓 *Castrogani*。鄉村鐵



(敦倫) 碑念紀遜耳訥

匠生女愛瑪。(Emma)貧不能養。然女貌極美。性亦聰慧。在倫敦爲人家傭婢。早歲即被誘失身。旋輾轉爲人姬侍。以Emma Greaves爲名氏。世家子葛萊維 (Charles Greville) 納之同居。教之讀書識字。並各種技藝。且訓以爲人之道及理家之方。愛瑪感恩。愛葛萊維至爲誠摯。閱數年。葛萊維將娶貴族女爲妻。乃以愛瑪轉贈其舅哈密頓公爵。(Sir Alexander Hamilton) 公爵年已六十。爲英國駐那波里國 (Naples) 公使。時適

斷絃。納爲姬侍。愛瑪始猶專戀葛萊維。既知被棄。則亦安之。於是力自振拔。勤敏治家。事公爵五年。乃得於一七九一年扶爲正室。稱哈密頓公爵夫人。以貌美多才。負盛名於外。交界。又與那波里王后爲莫逆交。一七九三年。訥耳遜率英國艦隊至那波里。始與公爵夫婦會見。然即匆匆別去。時當拿破侖戰役。



像人夫頓米哈

情勢急迫。哈密頓夫人常由王后處刺探軍事政治之祕密消息。以告訥耳遜。俾成巨功。一七九八年十月。訥耳遜尼羅河口奏捷之後。名震遐邇。再至那波里。舉國歡迎若狂。蓋那波里得免法國之吞併也。夫人至是與訥耳遜互相傾心。是年十二月下旬。訥耳遜與夫人合謀。以兵艦護送那波里國王及后。並携珍寶。出亡至西西里島之 Palermo。以避法兵之來侵及革命黨之作亂。一七

九九年，訥耳遜以兵奪回那波里城。迎那波里王及后歸。一八〇〇年，哈米頓公爵以年老乞休，而訥耳遜亦因不得志於海軍大吏，請假回國。遂同行。訥耳遜與夫人定情，蓋在此時。先是訥耳遜已於一七八七年娶寡婦（Mrs Frances Nisbet）為妻。其人性尚溫厚。持家勤儉。然絲毫不能了解訥耳遜之英雄氣概及其誠摯熱烈之天性。訥耳遜歸國後，每出必與哈米頓夫人偕。流言雖多，不顧也。訥耳遜之妻亦在倫敦。某日，夫妻對坐用膳。訥耳遜又言及「親愛之哈米頓夫人。」其妻怒拂袖離家。自是二人遂分居。訥耳遜以財產多付其妻。且語妻曰：「君乃至賢明善良之人，吾毫無間言。」蓋其性情不合，不可強也。妻歿於一八三一年訥耳遜與妻離，乃一八〇一年正月事。是月底，哈米頓夫人生一女。以訥耳遜之名霍拉霞（Hollis）名之。此實訥耳遜之女。僞言係海軍同僚戰死者之遺孤，託夫人代為撫養者。一八〇四年又生一女。數月而歿。哈米頓公爵知之，亦不以為忤。且與訥耳遜親好始終。公爵歿於一八〇四年

一八〇一年，訥耳遜出戰於波羅的海，獲大捷。一八〇二年正月，訥耳遜在 Marton 地方，自置田園房宅。由哈米頓夫人精心布置，並代辦理家務。擬同居以終老焉。一八〇四年，復出征。是年八月歸至此宅，未幾，以軍情緊急，再出統率地中海艦隊。與法國海軍遇於特拉法格海角附近。大戰。獲勝。而訥耳遜亦死於是役。生前預作遺囑，以財產之大半，分給哈米頓夫人及其女。遺表上英王。陳說哈米頓夫人對國家之大功，請予旌賞。又臨終告語僚佐，亦惟切切以哈米頓夫人為念。蓋為國作戰，舍身赴敵，與篤愛哈米頓夫人如醉如狂。乃訥耳遜生死夢魂中之二大事。實皆真氣噴薄之大英雄之性格之表現也。當時英國朝野，莫不欽崇訥耳遜之威望及其戰功。而對其戀愛哈米頓夫人則譏斥備至。嗚呼！是蓋未識英雄之用心與愛情之真價值者已。訥耳遜既歿，褒封贈賞。及於其弟其妻。而獨不賞哈米頓夫人之功。夫人素處豐裕，不能節儉。遂致流為貧困。鬻宅蕩產。飄泊無依。一八一四年，夫人率

幼女出走法國。僑寓卡萊 *Caen* 地方。一八一五年正月。歿於旅舍。幾無以殮。遂葬該地。塚今無存。不得與訥耳遜合葬於倫敦聖保羅寺。使此絕世英雄地下有知。亦必怨其國君及當道之不從其臨終之請。可哀也。幼女後嫁 *Ward* 氏。

(2) 倫敦詩丐

河畔一衰翁。俯伏指畫地。粉筆飛彩色。寫詩殊工緻。上言愛是空。下言德勝利。年少賈達登。飲酖甘自棄。吟哦不救窮。待灑同情淚。旋知酒家傭。失業口腹累。錄誦前人作。識詞不解意。嗒然掉首行。餅金爲翁賜。予抵倫敦之次日。獨步泰姆士河 *(The Thames)* 畔。於 *Charing Cross* 橋下。見老翁。軀體僵僵。面目黧黑。衣裳襤褸。形容憔悴。伏地以五色粉筆寫詩。極迅捷。予讀其詩。頗有所感。繼與細談。乃知翁係乞丐之流。與以二先令。求翁將本日所寫之詩。每日所定規。而每星期更換一次。七日復始。爲予鈔出一份。翁欣然首肯。惟以未有紙筆。約回家鈔出。寄至旅館。但其後竟未寄來。予曾託羅長海君追尋之。而翁已他徙矣。當時予前行數十武。又遇一少年者。行事如前。而所寫之詩。則詞意均異。亦與以一先令。鈔得其本日所寫之詩一份。存篋中。以誌鴻爪。今錄二則。以見一斑。

【其一】 *If you cannot have the best*

Make the best of what you have.

【其二】 *A little more kindness,*

A little less greed;

A little more giving,

A little less greed;

A little more smile,

A little less frown;

A little less kicking

A man when he's down;

A little more "WE",

A little less "I";

A little more laugh,

A little less cry;

A little more flowers

On the pathway of life,

And fewer on graves

At the end of the strife.

當日所見橋之左側。則有伏地以五色粉筆作畫以行乞者。其畫亦頗工肖。山水花鳥人物咸備。但只能畫若干幅。始終不出乎此畫成。則抹去又畫。與背誦詩句格言者同。以畫行乞者。在倫敦市中見之極多。寫詩者則止於河畔。聞亦遷徙無定云。外此常有立道旁奏洋琴 (Violin) 者。其音淒楚。亦可博得微資。再則婦人推小車。形如匣。止於人家門外。匣內樂器競奏。亦乞人之類也。又予在牛津曾見吉布西族 Gypsy 男女行市中。女者長髮紅衣。頗美。持花售賣。該族雖自成部落。今亦有定居處。非飄流無歸者矣。按英國男女之失業者。皆可向國家領取救濟費。其數目比酬報最奮之職業且多出。故或謂救濟費亦未嘗無弊。而各城各村之教堂。皆設有流民 (tramps) 招待所。遇乞人流氓之困頓饑寒者。則招入教堂。食而卹之。予在牛津同寓某老女士。年七十餘。即司此役者。於此須附言者。即予作歐遊雜詩。以陶情適意為主。故所記敘。皆瑣屑有逸趣之事。至若各國政治經濟之情況。學術思想之派別。以及社會人生之重要問題。予亦頗留心。但專書具在。國人儘可取讀。予所知微末。即欲貢獻討論。亦俟另篇。未可於歐遊雜詩中闖入也。逆知國內師友人士。必有以予之玩物喪志。改其素行爲憂者。故申明於此。

此首詩中所言賈達登。即 Thomas Chatterton。英國短命詩人也。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生於 Bristol 城。極貧且孤。而有詩才。願又以其所作。僞託數百年前古人之詩。據謂得之於古寺中者。所謂 Rowley Poems 是也。然識者如 Horace Walpole 竟不爲所欺。賈達登遂不能得人資助。獨客倫敦。寓 Holborn 區 Broke 街 Angels 夫人家。資用匱絕。乃於一七七〇年八月十四日之夜。服砒霜水而死。年僅十七歲餘。嗚呼慘已。最近一九三〇年出版 F. H. W. Meyerstein 著之賈達登傳 (A Life of Thomas Chatterton) 極詳備。可讀也。書係倫敦 Ingepen and Grant 書店出版。定價三十先令。

(3) 倫敦公園

第一首聖詹姆斯公園 St. James' Park 及綠苑 Green Park 第二首海德公園 Hyde Park 及肯辛頓園 Kensington Gardens

(一) 秋風吹寒水。長湖似河流。鴛鴦雜鸚鵡。對影雙雙浮。石路曲類虹。芳草碧如油。白宮轟林際。層霧擁飛樓。濯濯都人士。日曜欣息游。學童列隊伍。甲士耀兜鍪。近鄰稱綠苑。落葉草樹稠。森森陰十里。徜徉足除憂。

(二) 倫敦多公園。海德稱最巨。入門見勇士。戈盾壯腰膂。綠椅布草場。遠望疑荷渚。蛇湖掉小舟。鷗鷺同容與。編花成萬彩。廣路雲霞舉。君后愛何虔。方亭鎮靈園。客情我最適。獨遊欣無侶。冥冥極深思。依依隨延佇。

各地名勝古蹟極多。不能遍遊。所遊者又不能皆有詩。其勢然也。十月初五日星期。予偕王君慶昌遊聖詹姆斯公園 (St. James's Park) 跨立湖中橋上。可望見白宮 (White Hall) 出處。行過巴黎咸宮 Buckingham Palace 前。見禁衛軍操演奏樂。蓋宮爲英王及后所居。駐防之兵每晨必更換也。(時近上午十一時) 次遊綠苑 (Green Park) 畢。王君以事先歸旅館。予午餐後獨遊海德公園 (Hyde Park) 面積三百六十四英畝。爲倫敦諸園中之最大者。由東南角入。見阿克力斯石像 (Achilles Statue) 高二丈。一八二二年立。藉荷馬史詩中英雄。以紀念威林頓 (一譯惠靈吞) 公爵。園中草地。滿布綠色小椅。予坐其一稍息。票費二辨士。次

循蛇湖 (The Serpentine) 北岸前行。約一英里之遠。所謂 Ladies' Mile 者是。惜無女伴同遊。一八一六年雪萊離異之妻 Harriet Westbrook 投身此湖中死。雪萊婚瑪麗後。且招前妻同居同游。立意甚高。蓋欲兩全。惜彼等皆未解此也。前行過橋。卽爲肯辛頓公園 (Kensington Gardens) 名爲兩園。實連爲一園之西偏。有廣路 (Broad Walk) 寬五丈。極平。一轉卽爲花路 (Flower Walk) 兩旁植各種美麗之花。編列依序。其南卽阿爾拔親王紀念亭 (Albert Memorial) 女王維多利亞追念其亡夫而立者也。時已向夕。予乃步歸旅館。待郭斌蘇君自愛丁堡來。次日六月十日。偕郭君遊步攝政公園 (Regent Park) 不悉記。

(4) 遊莎士比亞故鄉三首

(一) 秋雨肅清寒。言訪詩王里。深霧罩林皋。幽靚明河美。環洞小橋平。顧盼雙鵝峙。古宅誕靈哲。湫隘乃如此。木壁黯磚墀。題名滿剛削。器物手澤存。瓶盃陳桌几。井索繫爐錘。券契闕篋甌。想見治生勤。賢愚同一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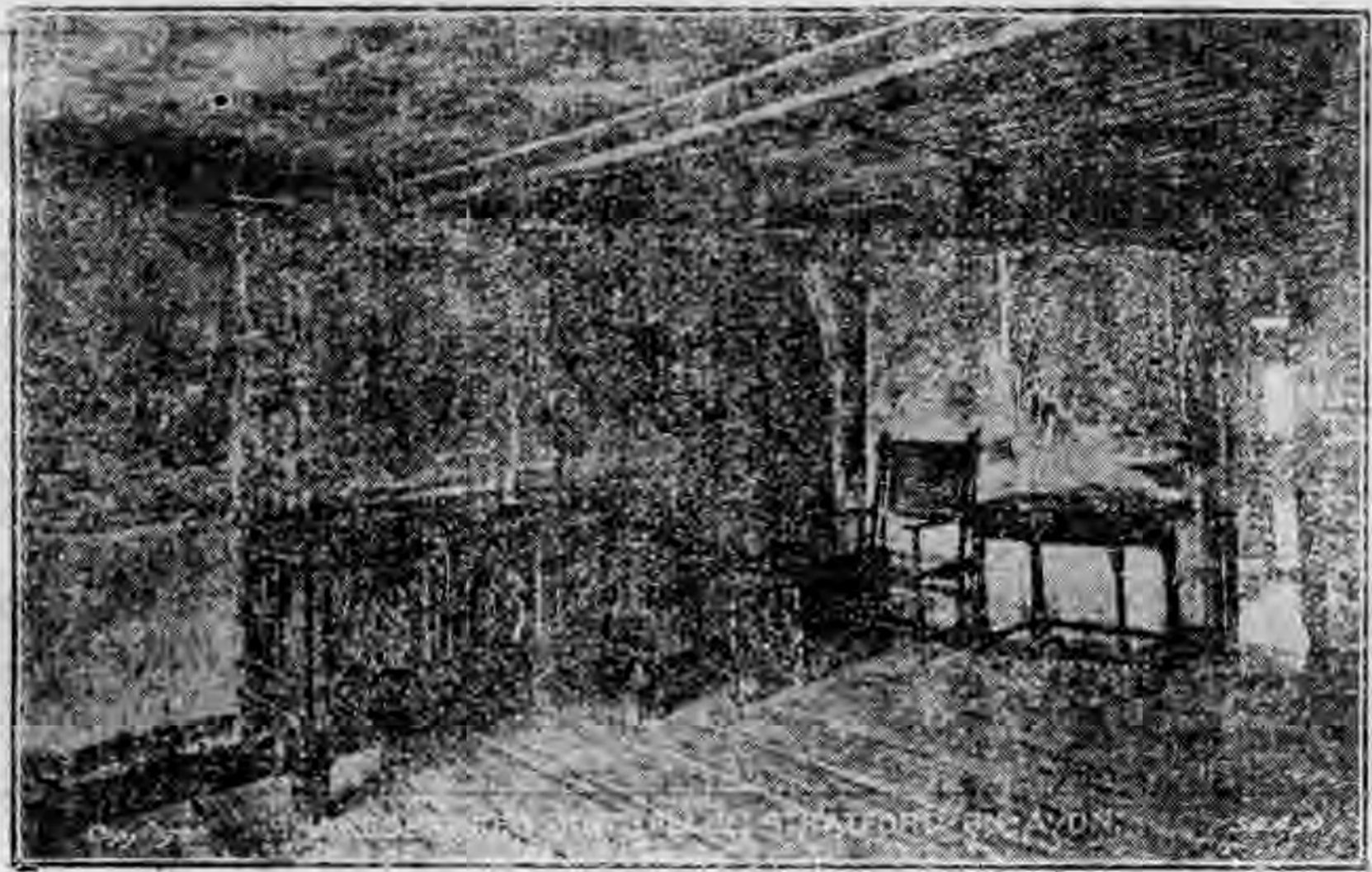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五日。偕郭斌蘇周洽費福熊仲祥二君。遊詩人莎士比亞生地斯達福。在亞文河上。(Stratford-on-Avon) 附圖(一)爲莎士比亞誕生之故宅之外觀。(二)則其內景也。此宅屢易主。又爲屠肆。一八四七年始有人釀款收買以爲公地。後歸國家所有。經營布置。力保當日之舊。過客來觀者終年絡繹。以小刀或鉛筆刻題名氏於壁間密滿。今則禁止。另備簿以資留名。其詳見各種記載。茲不贅。

一六二三至一六三〇年間。荷蘭氏 (Hugh Holland) 爲文稱莎士比亞云。「始爲詩人。後爲詩王。」(poet first, then poets)

五〇) 一八四二年，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作 Hero as Poet 一文亦贊莎士比亞為詩王 (The King of poets)



觀外之宅故亞·比士莎



景內之宅故亞比士莎

(二) 古寺新丹漆。中藏詩王墓。玻窗畫神仙。琴樂聞韶護。伉儷多猜嫌。野史傳瑣故。百代尙同穴。幸哉嗟

此嫗。文章非天成。精力勤貫注。意匠觸靈機。筆底風雷赴。兩間留瓊寶。存毀歸劫數。形骸等糝糠。榮名何足顧。

次遊斯達福之三聖寺 (The Holy Trinity Church) 莎士比亞與其妻 Ann Hathaway 合葬之墓在焉。莎士比亞生時最不矜名。而死後名亦最大。生前其所作戲劇既未付印。死後亦未得追隨喬塞斯賓塞步芒 (Beaumont) 葬於倫敦之西寺。論者多為不平。其友班蔣生 (Ben Jonson) 於一六二三年作詩

其贊之有曰 My Shakespeare rise; I will not lodge thee by Chaucer or Spenser, or bid Beaumont lye a little further, to make thee a room.

Thou art a Monument, without a tombe. 又彌爾頓於一六二〇年作 On Shakespeare 詩亦云

Thou in our wonder and astonishment hast built thyself a livelong Monument. 皆謂作者以文章顯於百世。榮寵自然歸之。不待立碑鐫像。邀譽受封也。此寺內之北牆下。有莎士比亞雕像。

見像座刻無名氏所撰之銘辭。有云 whose name doth deck this Tombe, Far more then cost; sich all that He hath writt, Leaves living art, but page, to serve his witt. 其意旨亦同。

He hath writt, Leaves living art, but page, to serve his witt. 其意旨亦同。



像雕亞比士莎

莎士比亞生平事蹟詳見 Sidney Lee 所為傳。A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一九二五年增訂本。而最近牛津大學

教授 E. K. Chambers 氏所編著之新傳 William Shakespeare: A Study of Facts & Problems 一九三〇年初版。牛津大學出版部發售。每部

全二冊。定價。材料搜集尤為詳備。莎士比亞年十八而娶。時為一五八二年。娶名妻為農家女。長莎士比亞八歲。蓋一庸俗婦人。四十二先令。

故世傳其伉儷不睦。不及三載。一五八五年莎士比亞遂獨赴倫敦。幾於終身分居云云。然莎士比亞稍致資財。能自立。則每年必歸

家。及一六一二年遂終老故居。其終身與鄉里家庭之關係未聞。且勤於供養而樂與親睦。手寫遺囑。以牀及家中器物悉付之。蓋

異乎浪漫派狷潔狂放之文人也。或又傳其夫婦不睦之原因。乃緣莎士比亞先與其妻親狎。蜚語流傳。其妻之親族乃強迫莎士

比亞與之結婚。時莎士比亞之父母均無聞知。而婚書亦由妻族具領。又在妻家所居之鄉中成禮。婚後六月。即生一女。其後又繼

生一子一女。莎士比亞既違心而娶。又值家中落。貧困交迫。不喜其妻。乃自然之理。詩中頗有顯露此意之處。莎士比亞既歿七年。

其妻乃死。遂合葬焉。

(三)更尋紀念堂。銅像瞰溪流。眉宇。愴威稜。隱含百世憂。入門隨導觀。壁畫映層樓。摹擬傳神態。今古列名優。雄文極萬變。人性洞深幽。薄物明理象。常事寓機謀。版本紛羅列。精工見校讐。東邦譯全集。摩挲增吾羞。

大遊莎士比亞紀念堂 Shakespeare Memorial 在兩河交流處。堂外立莎士比亞銅像。以其四大悲劇中的人物環侍。入內登

樓為陳列室。壁間懸歷來演唱莎氏劇本最工之著名男女優伶畫像。及劇臺劇院等照片。樓下為圖書館。凡莎氏劇本今昔所刊

印者。無不具備。而外國文譯本及研究莎士比亞戲劇之書籍。亦附焉。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坪內逍遙氏。譯莎士比亞全集爲日文。近已完
成。印行。特以一部寄贈本堂陳列。司事者疑予等爲日本學生。舉以相詢。未知支那文譯本何日可成。滋增予等之愧也。○附按坪
內逍遙教授。於明治十七年。始譯莎士比亞之「該撒」一劇爲日文。意譯。非直譯。自是孜孜於此役。迨一九二九年。而莎士比亞
全集三十九卷之譯本完成出版。殆可媲美於德國之威廉希雷格爾予另有傳。述其事。見本誌第六十七期。矣。最近坪內教授復著「イ
クスピア研究の葉」一書。嘉惠後學。定價日金三圓。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發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會所編輯之「英文
學研究」季刊第九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每冊定價日金一圓五角。東京市麹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五番地研究社發行。牛津書店有寄售者。第二九三頁。評述其內
容極詳。聞坪內教授匪特爲繙譯巨子。且終身志在樹立日本之國劇云。
與紀念堂毗連者。舊有莎士比亞劇院。每年演唱莎士比亞劇一二種。乃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不戒於火。全址無存。今另築劇院。較
舊者尤爲宏敞。工事方及半云。既暮。乃偕二君乘火車歸牛津。雨猶未止。

(5) 牛津大學風景總敘

牛津。極靜。美。塵世。一。樂園。山輝水明秀。大青雲霞軒。方里集羣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並堞垣。
橋屋成環洞。深院掩重門。石壁千年古。剝落黑且渾。真有辟雍意。如見淨池存。半載恩恩住。終生繫夢魂。

牛津情形。此僅開端。未及詳敘。牛津大學現有學院二十八。內女學二。雖有總攝。實皆各自爲政。佔地不及一方英里。聖寺學院（

Christ Church）院內草場爲方形。中央有小圓池。水極清澈。

(6) 牛津歐戰紀念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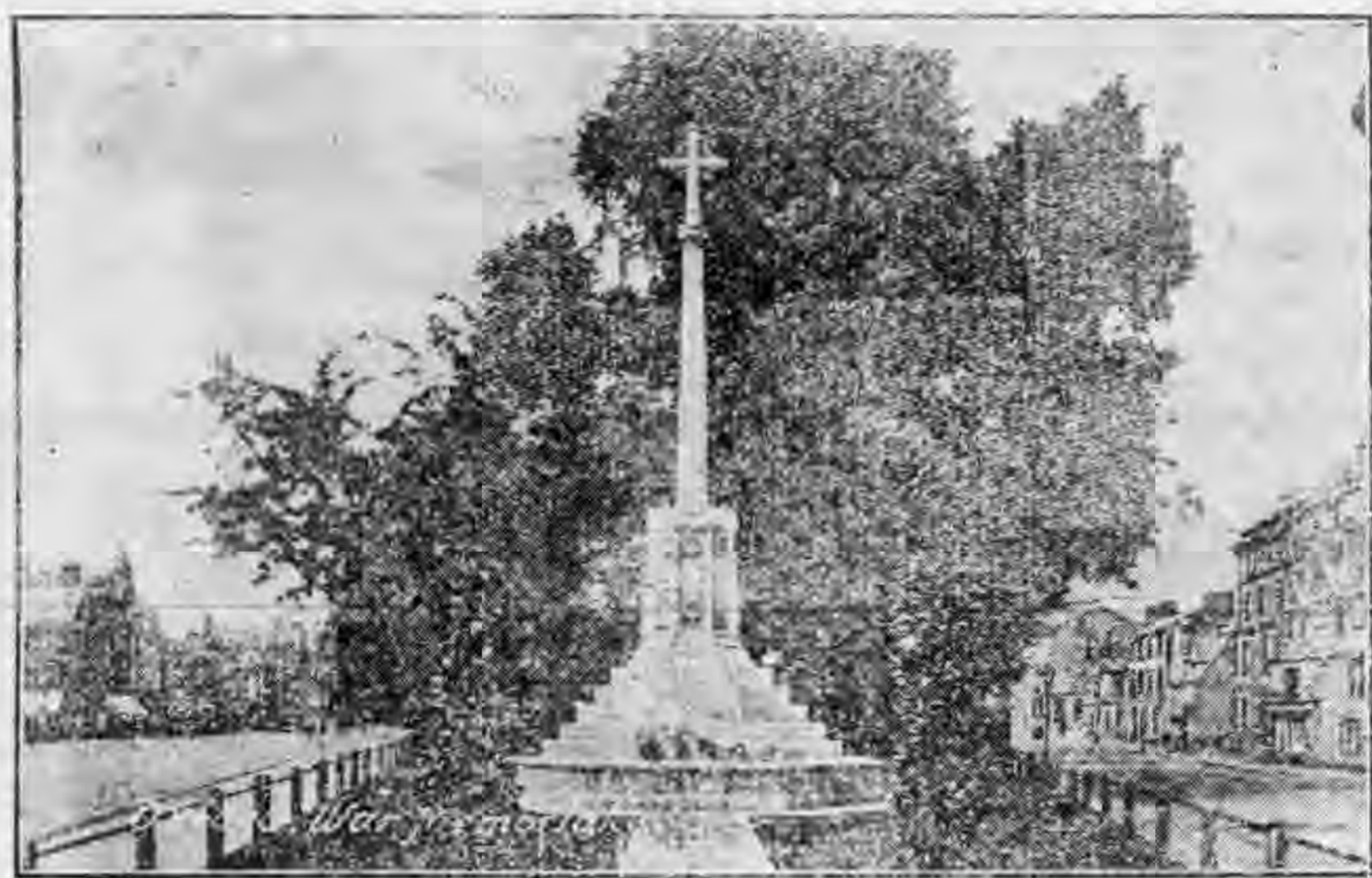
(一) 方塔紀功。碑合窆。招魂塚。彩旗揚義烈。團花飾英勇。鐘磬響古寺。空巷萬人擁。白髮老牧師。前導聖書捧。赤衣虎皮兵。健步盃羽茸。青藍博士服。雁行容端拱。綠黃學生軍。美少神清竦。執戈衛社稷。死生同榮寵。

(二) 箛鼓一曲終。上帝前祈請。君民同降福。世平國祚永。成仁死獲安。有生肅戒傲。飲食思聖德。動止鑒衾影。蒼天高鶴立。心魂警移晷。事靜默。萬衆各息屏。禮成礮再鳴。散去紛馳騁。歡笑雜婦孺。麗服粧何靚。

(三) 牛津稱太學。詩書文化種。方冠勵氣節。青衿非簡冗。經世將相才。寰宇國徽奉。篤舊明大義。舍生絕微恐。昔起勤王軍。忠信一城鞏。近爲公理戰。肝腦塗原隴。力行貴無著。是非何輕重。黜黜美尖塔。萬古青雲聳。

十一月十一日爲歐戰停戰紀念日。(Armistice Day)予在牛津倫敦白宮之前廣衢中立方塔爲歐戰遊士死者之紀念坊名曰The Cenotaph。譯言虛塚。平時行人過此必脫帽致敬。即乘汽車者亦然。是日英王英后及太子等率軍民臨此塔致祭戰死將士禮儀隆盛觀者塞途云。牛津亦有類此之塔在Barnay Road與Woodstock Road二街交叉處。見插圖是日十時三刻。下課後隨衆至塔前。市民已集。男子咸脫帽立。肅然無譁。已而寺鐘大鳴。聲至清越。列隊入場。主教與牧師前導。次爲軍樂隊及步

騎兵。赤衣。背飾虎皮。冠白羽。騎駿馬。皆黑色。次爲牛津大學各院長及教授等。衣博士服。青藍二色。間有紅黃色者。分二行走入。次爲牛津大學學生或畢業生曾經參加歐戰者所組織之學生軍。軍衣悉綠黃色。儀容甚整。多美少年。神采奕奕。既各入場。集塔前。奏軍樂。畢。主教爲主席。行禮。唱頌上帝之歌及國歌。次乃禱於上帝。禱詞與平日同。而參以贊美戰士死者及爲國家世界期盼和平之意。十一時。巨礮一響。衆皆屏息俯首鵠立。舉行所謂二分鐘之靜默。此際全英國公署學校店肆家庭之人。亦皆停止工作。市中行人車馬亦悉止步。舉行靜默如例。二分鐘既滿。巨礮再鳴。禮成。衆紛散。學生軍略行操演。街衢中婦女携花籃。遇過客。勸購紫色罌粟花。插襟。以弔戰死之士。按歐戰是非曲直。姑不細論。然英國及各國之人士。爲衛國安民。忠勇奮發。死於疆場。實堪欽敬。而其國人崇德報功之熱烈誠摯。尤非吾國今人所能夢見也。牛津大學爲英國國學。亦世界文化中堅。希臘古學及耶教德義。於此中深植根底。牛津所養成之人才。不重博學。而期於修身立行。經世致用。所謂造成大英帝國之工匠 (Empire-builders) 是也。牛津以守舊聞於世。蓋其精神惟



牛津歐戰紀念碑

重是非。不計利害。甯爲義死。不屑苟全。行其心之所安。堅貞不渝。絕異於順應潮流。揣摩風氣者。故牛津有 *the home of lost causes* 之名。然屈於一時而伸於百世。事功雖敗。精神大顯矣。昔當一六四二年。英國清教徒革命大。英王查理斯第一退駐牛津。以大學爲行宮。王居聖體學院。后及大臣分居他所。於是牛津大學師生。激於忠義。奮起勤王。據城堅守。卒以衆寡不敵。於一六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爲革命軍攻破。王於一六四五年亦被俘。後卒授首。而牛津師生之殉難者。蓋不可勝數焉。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起。牛津校舍復爲練兵試礮之地。而牛津學生之從軍戰死歐陸者。亦肩踵相接。姓名具在。予夙愛誦賴慈女士 (*Winifred M. Letts*) 牛津尖塔 (*The Spire of Oxford*) 之詩。曾譯登學衡雜誌第九期。蓋歐戰時過此。弔學生之從軍而作者。逾十年。予乃得至牛津。參觀此次歐戰紀念典禮。仰視尖塔。悠悠身世。不禁感慨係之矣。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吳宓記。

(7) 牛津雪萊像及遺物 三首

跬步。知遇。至誠。能感人。庸德。或失度。暴亂。豈終極。風習。仍閉錮。到處。炭投。冰徒。令丹。非素。天馬。絕塵。馳駑。駘。慚。借。偕。

學授。雲逗。君愛。如赤子。求乳母。懷就燈。蛾身。自焚。列星。燦如繡。君名。似水清。長流。同宇宙。狂童。遭斥革。殊榮。國。學。授。

(三)雕工技入神。美琇狀浮屍。畫像懸講堂。諸生瞻容儀。書館存遺物。手稿萬金資。古籍相伴溺。錶帶胸
前垂。瑪麗結同心。繡盒藏髮絲。一見成知己。棄家逕追隨。噢咻慰癡魂。鉛槧序遺詩。皎皎天邊月。常圓何
盈虧。

按雪萊 本誌舊譯薛雷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之生平及其所為詩人所熟知。茲不具述。二八一〇年秋。雪萊入牛津

大學之大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肄業。一八一一年三月。著小冊曰論無神主義之必要 The Necessity of

Atheism 出版後。為學校當局召往訓飭。勒令懺悔。雪萊不肯屈。遂被斥革離校。其後雪萊以詩成大名。牛津大學反藉雪萊而顯

焉。今牛津大學關於雪萊之紀念物共有三處。【一】為大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西北隅樓上之方室。鐵欄環之。天光自圓頂

射入。室中央臺上。有雪萊橫臥之裸體像。 (The Shelley Memorial) 以美麗之白石刻成。蓋狀其溺斃海中撈出之遺屍。見第一圖木

壁間以金字嵌書雪萊所作弔濟慈 (Keats) 之 Adonais 詩第四十及第四十一首。即用以弔雪萊。【二】為包德萊圖書館 The

Bodleian Library 係牛津大學總圖書館 樓上梯口所懸 並懸教室內 之雪萊畫像二幅。皆 George Clint 所繪雪萊像之摹本。原本今藏倫

敦 National Gallery。此處所懸二摹本。右為着色之油畫。左為黑鉛畫。乃一德人所摹繪。尋常英國文學史教科書中所附者。亦

即此像。【三】為包德萊圖書館樓上陳列室及總辦公室內。第八號玻璃櫃內所陳列之雪萊遺物。 (Shelley Relics) 計有以下

各件。見第二圖

(一)雪萊所撰「論無神主義之必要」小冊 (一八一一年 Worthing) 一冊。

文苑 歐遊雜詩

(一)雪萊所撰「亂國之惡劇」Masque of Anarchy 詩。一八三二年初刊本。精裝一冊。

(二) Duc de Montpensier 所繪之雪萊幼年像。見圖

(三) Reginald Easton 所繪之雪萊第一妻瑪麗 Mary Godwin, Mrs. Shelley 像。與雪萊幼年像相配。成一對。斜立橢圓小鏡中。惟此瑪麗像。乃於其死後。由半身雕像摹擬畫成者。非生前所繪也。

(四)雪萊與其妻瑪麗之真髮各一束。挽成小圈。裝入小鏡盒中。以表愛情。其盒可開可閉。橫立。圖中則直立。此真所謂結髮夫妻矣。見圖

(五)雪萊幼時用為玩具之氣鎗 (Child's

Barrel)。金色。附鈴及哨。下截為珊瑚紅木

柄。一七九二年某戚所贈。見圖

(六)雪萊常携身邊之錶及帶。上綴雪萊及瑪

麗之印章。見圖

(七)雪萊赴海溺死時。衣袋中所藏之希臘文

蘇封克里氏 Sophocles 悲劇全集一小

冊。長三英寸。寬一英寸半。厚近一英寸。已



雪萊雕像

爲水濕。然大致完好。雪萊屍身發見時。此書緊握手中。仍存指印。見圖

(九) Preliminary 所藏雪萊手寫詩稿。題曰 Ariel to Miranda, with a Guitar. 蓋以洋琴一柄附此詩寄贈威廉斯夫人 Jane Williams 者。詩存集中。今法人 André Maurois 氏著雪萊新傳。而名其書曰 Ariel 愛儷。見李華書局發行。中即本於此。

(十) 洋琴 Guitar 一柄。即上條附詩寄贈者。

(十一) 雪萊之友威廉斯 Edward Ellerker Williams 畫像。斜立小圓盒上。

(十二) 威廉斯之金錶。生前常用之。最後與雪萊乘舟赴海。臨發。以錶付其妻。即第九條雪萊入海。舟覆。遂與雪萊同溺死。贈詩及琴之人。

又按雪萊之性行及其詩之內容。今不贅述。此詩三首。則簡括敘論之。雪萊於一八一四年六月八日始遇瑪麗。七月二十八日偕

瑪麗同逃至瑞士。次年二月生一女。殤。一八一六年十二月初旬。其初娶之妻哈里愛 Harriet Westbrook 投河死。是月雪萊與

瑪麗正式結婚。最近始發見雪萊致哈里愛書函十通。書名 Shelley's Lost Letters to Harriete 倫敦 Faber 書店發售。定價七先令六辨士。由是雪萊之功罪益明。彼蓋重

視真愛而不以婚姻制度爲意者。故自謂雖棄哈里愛而與瑪麗結婚。其心仍戀哈里愛。而望三人均能快樂。雪萊之意固誠。惟哈里愛則不省。逕尋短見。可傷哉。以上爲第一首詩註。

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論雪萊。見所著文集第二集。謂如 A beautiful and ineffectual angel, beating in the void his luminous

wings in vain 云。雪萊所作愛之短歌。有曰 The desire of the moth for the star 云云。又濟慈 (Keats) 生前自撰墓銘云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is writ in

water 云云。以上為第二首詩註。

雪萊一生戀愛雖多。精神甚苦。然與其第二

妻瑪麗則相愛甚深。無間。瑪麗不但巨眼能

識天才。一見許身。偕與私奔。且婚後所以調

護補助雪萊者。備至。雪萊於 Dedication to

the Revolt of Islam 詩中。曾致其感激之

誠。雪萊死後。瑪麗復為校刊其詩文集而序

註之。詩人有妻如此。亦其宜矣。雪萊於

Epipsychidion 詩中。以地球自比。以日比當時所眷之意大利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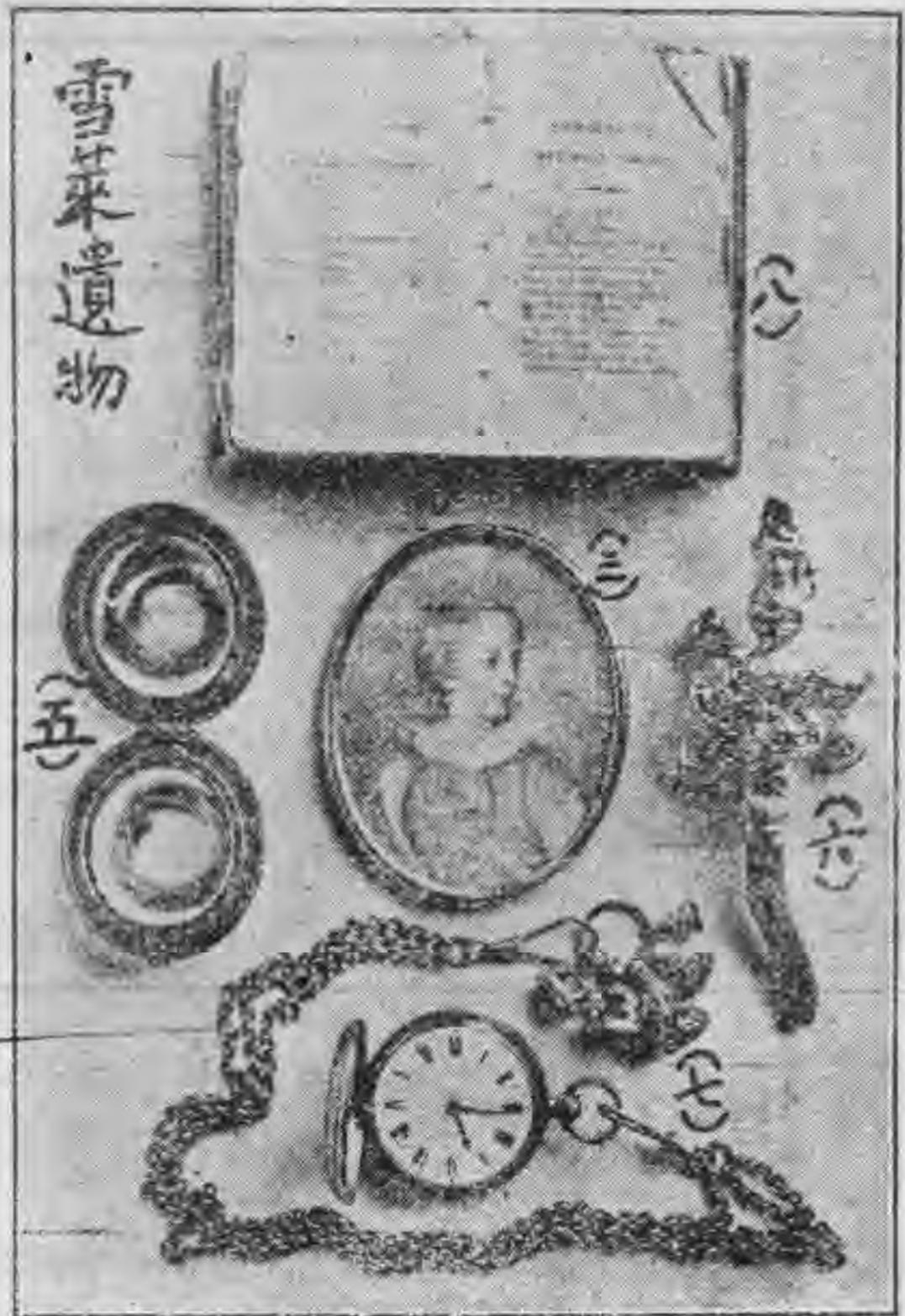
Emilia Viviani。

而以月比瑪麗。謂瑪麗貞淑而冷淡。似婚後時亦不甚滿意者。然雪萊與瑪麗歡愛無斷。實少猜嫌。有如皓月中天。萬古常圓。茲所

云云。未足為憑也。以上為第三首詩註。

(8) 牛津大學公園散步

濃霜鋪如雪。密霧罩原野。冰薄溪浴鳧。草綠場鬪馬。黑白蟠虬枝。縱橫魚鱗瓦。尖塔遠浮梳。小橋曲橫廈。疎淡見晶瑩。粉本雲林寫。莎翁晚歲詩。對茲情揮灑。生涯逐夢幻。宇宙迷真假。美景常獨觀。賞心語誰者。



雪萊遺物

牛津大學公園 University Park, Oxford 予所常遊步之地。莎士比亞 *Tempest* (風暴) 一劇第四齣第一幕 Prospero 唱

You do look, my son, in a moved sort 一段。必係類今所見之風景。有以啓發之。蓋濃霧乃英國之特色。予至英國。然後知夙昔所見英國畫家及文人詩人所描繪者之真切工妙也。

(9) 牛津大霧

島國濕多雨。濃霧無陰晴。入夜窗帷合。正午電光晶。五步不相見。車馬虞軋傾。呼吸重且急。如在高山行。樹屋迷處所。塔堞失崢嶸。降階疑涉水。握手始聞聲。鬼影幢幢過。匣燈隱隱明。螺紋看鏡畫。大地氣噓成。

按英國恆多霧。倫敦尤甚。牛津晴和之日較多。然十二月十七日。牛津亦有大霧。爲予所僅見。是日董鳳鳴君自倫敦來。予及劉威君陪導參觀。極感困難云。

(10) 由牛津赴愛丁堡

含悽去牛津。兩月成故鄉。休業良朋散。託夢寸心傷。飛車直北駛。彌望盡牧場。溫暖冬如秋。黑欄草青黃。午日出雲際。光柱傘同張。紫霞萬層疊。真見龍騰驤。一粒珊瑚豆。水墨點中央。美景須臾變。慰情惟此方。

牛津大學每年三學期。第一學期於十二月七日告終。郭斌餘君既返國。費君等亦赴倫敦。予乃於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五十分。乘直達快車赴愛丁堡 *Edinburgh*。車費二鎊。四先令餘。所謂 *The Scotland Flying Express* 是也。劉威君爲代携行李。相送至站。瀕行得遠方書。心殊感痛。正午過 *Rugby* 名校所在。下午二時後。過 *Sheffield* 爲製鐵重鎮。晚八時四十八分。抵愛丁堡之 *Waverley*。

Varley 車站。陳克孚白世昌二君迎候。即邀至新廣東樓晚餐。並已爲覓定寓所。在 Warrender Park Crescent 街 1 號 Mrs. M. G. G. Pierce 宅中。每日連早晚與愛丁堡大學中國學生諸君談至深宵。

(II) 愛丁堡度聖誕節

(一) 昔讀歐文記。聖誕多感懷。流年值羈旅。故土尋根夢。喜見舊禮存。未使民情乖。當戶各簪綵。祭天尙燔柴。琴聲發古寺。歌舞歡同偕。親屬聚一堂。華燈錦筵排。山鷄葡萄酒。梅糕雜餅膜。抽藕聞爆竹。猜謎隱紙牌。

(二) 主婦引令妹。欷冠蓮步來。嬌柔鶯語活。吾友狡獪哉。福星降北極。龍鍾雪滿頭。糖菓紛散擲。爭奪走喧逐。吁嗟潘彼得。幾人心尚孩。中華廢古曆。樂事等塵埃。貧窮久戰伐。何地起春臺。衆中忽獨憶。遠思生微哀。

美人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著「見聞雜記」The Sketch Book 林紘節譯。譯名未妥。予於二十年前

讀之。書中有三篇。敘其在英國度聖誕節 (Christmas) 之情形。如燔柴 (Yule Log) 等故事。皆詳及之。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予在愛丁堡。聖誕節之前夕。司督閣先生 Dr. Dugald Christie 曾居瀋陽四十年。創辦河沿醫院及

聯歡會 Sino-Scottish Club 會長。及夫人邀至其家晚餐。座客爲愛丁堡中國學生會長楊爲楨君及陳克孚白世昌等諸君。皆奉天籍。聖誕節日。

則賓主婦 Mrs. M. G. G. Pierce 請晚宴。肴饌頗豐。山鷄 (turkey) 及梅糕 (plum pudding) 雜餅 (mince pie) 等咸備。座客爲

愛丁堡大學中國學生周煦良、溫嗣芳、鍾震、李鴻楨、余仕俊諸君。又美國人某君。席間爲種種遊戲。李鴻楨君飾爲寓主婦之令妹。以娛同人。晚于望德君借其夫人胡瑛女士來訪。衆談至夜深始休。

潘彼得 (Peter Pan) 乃英國巴利君 J. M. Barrie 所作之戲劇及小說。吾國梁實秋君有譯本。新月書店出版。去年此日子曾爲文評之。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零三期。本年聖誕節前後。倫敦仍循例演潘彼得劇。作者巴利君現爲愛丁堡大學校長。惟英國大學校長乃虛位。以爵高名顯之人充之。校務實由副校長主持辦理云。

(12) 愛丁堡故宮見蘇格蘭女王瑪麗遺像及所居處作詩弔之

(一) 姿容真絕代。胡生帝王家。粉頸膏鈿鎖。珠旒易鎖枷。守道能篤信。輸心遇虺蛇。位尊極萬乘。命薄似輕紗。笄年成孤嫠。蠻塞葬韶華。教宗爭新舊。和戰議紛拏。物望歸一老。廷爭辱橫加。事急誰堪倚。辯慧理終賒。

(二) 豔色爲禍水。權勢召奸邪。焚身折象齒。爭寵覆兔罝。庸鄙傷額駙。露刃犯宮衙。複室鷹捕雀。前席血染。羝驚心無安枕。高壘聽鳴笳。生兒不敢育。縋城免搜爬。俄傳殺夫罪。隱秘難周遮。鑠金衆口烈。倒戈舉國譁。

(三) 舍身全所愛。兵敗鳳入笈。單騎潛越境。降王走傳車。縛虎難輕放。奇貨居能奢。飽嘗鐵窗味。廿載苦生涯。日月不雙照。風雨摧流霞。妬色情何切。安國智足誇。臥榻容酣睡。除根斬蔓瓜。榮枯各有命。同氣尙

李葭

右詩三首。合為一篇。敘蘇格蘭女王瑪麗 (Mary Stuart Queen of Scots) 之生平而弔之。瑪麗生於一五四二年。幼即為蘇格蘭女王。孀母居攝。受聘為法國儲妃。長育彼土。篤信天主舊教。一五五九年法儲登極。稱佛蘭西斯第二 (Francis II) 瑪麗遂為法國后。年餘而法王薨。瑪麗僅十八齡而寡。遂於一五六一年八月歸蘇格蘭。君臨本國。居法蓋十二年矣。是時蘇格蘭方有宗教改革之事。牽及政治外交。國分兩黨。羣情惶惑。治理極難。瑪麗艷絕當時。又富才智。欲以天主舊教立國。而對耶穌新教亦示寬容。時諾克斯 John Knox (1505—1572) 以愛丁堡牧師為新教領袖。瑪麗屢與當眾辯論教理。諾克斯堅持己見。且以言觸忤女王。某次二月十六日一五六二年十月十六日至謂「彼一婦人之美貌。何足使予懼。予曾睹百千男子之怒容。不為稍懾也。」云云。時求婚女王者衆。瑪麗自為主裁。於一五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與其表兄丹勒公爵 (Henry Stuart, Lord Darnley) 結婚。同居愛丁堡之聖十字宮 (Holyrood Palace, Edinburgh)。顧丹勒公爵庸懦無才。不足為女王倚恃。吳乎維多利亞之得阿爾拔親王為夫婿者而意大利人呂齊阿 (David Rizzio) 精通各國文。熟悉外交政治。為女王機要秘書。多所贊助。甚見寵信。丹勒公爵心生忌嫉。一五六六年三月九日。逕率武士闖入女王寢宮。直抵女王晚膳之複室。室僅方丈。公爵以身障窗。防瑪麗呼救。其衆拖呂齊阿至外室梯旁。亂刀刺之。身中五十六創而死。然丹勒公爵亦未得政權。瑪麗自是怨其夫。是年六月十九日。瑪麗避居愛丁堡寨中 (Edinburgh Castle) 生一男。即蘇格蘭王詹姆斯第六。後為英吉利王詹姆斯第一 (James I) 者。是瑪麗懼諾克斯攫取此兒。施以新教洗禮。故於兒生旬日。即置籃中。由窗口懸崖。以索縋下。交人密藏。而施以天主舊教洗禮云。時瑪麗愛包斯威伯爵 (James Hepburn, Earl of

Bothwell) 之雄武。欲藉其力。傾心向之。而伯爵已有室。惟貪政權。亦僞爲愛女王者。女王送丹勒公爵至別宮 (Kirk o'Field) 居住養病。時來慰問。一五六年二月十日之夜。地雷爆發。別宮燬。丹勒公爵及其僕之屍見於園中。係受刀傷死者。國人大譁。羣指包斯威伯爵爲兇犯。而謂瑪麗授意爲之。包斯威伯爵雖經審判。亦未定案。是年五月。伯爵以兵劫瑪麗。置之鄧巴塞 (Dunbar) 中。伯爵與其妻離婚。而於五月十五日。與瑪麗女王結婚。國人遂叛。包斯威伯爵以兵護瑪麗。欲歸愛丁堡都城。六月十五日。行至城東五英里之卡柏萊山 (Carrberry Hill) 遇

諸貴族之叛兵。接戰。伯爵先逃。瑪麗護送之出險。已獨揮兵力爭不支。按此與 Antony 及 Cleopatra 之戰敗於 Achium 之情形適反 爲叛軍擁

至愛丁堡。備受辱罵。囚於 Lochleven 寨中。七月二十四日。被逼草詔。以王位傳其幼子詹姆斯。瑪麗旋由囚所逃出。檄天主教諸貴族僧侶。起兵勤王。一五六八年五月十四日。與新教徒擁立幼主之軍。戰於 Traugside 地方。大

敗。瑪麗從數騎奔逃六十英里。始獲喘息。五月十六日。由 Workington 入英吉利國境。旋至卡萊爾 (Carlisle) 城暫居。求援於英女王伊利薩伯 (Elizabeth) 瑪麗之祖母。爲伊利薩伯之姑母。兩女王固有戚誼。伊利薩伯忌瑪麗之美。又畏其才。且按天主教律。伊利薩伯之母。乃前英王亨利第八之妾。伊利薩伯無殊私生。僭竊王位。而瑪麗以本身胤系。應兼爲英吉利國王。以此原因。伊



(一) 像王女麗瑪

利薩伯非殺瑪麗不可。但己身亦為女主。雅不欲為彼蘇格蘭人之犯上作亂者張目。傷己之威望。乃先移瑪麗於內地。置於約克郡之Bolton Castle。寨中以兵守之。而於是年十月。召蘇格蘭諸貴族來。聲言欲審查瑪麗是否有弑夫之罪。乃定拒迎。蘇格蘭貴族出銀盒中藏瑪麗致包斯威伯爵手函。謂係得之於愛丁堡寨中者。以此為瑪麗指使殺丹勒公爵之證據。然伊利薩伯故示優柔。

一五六九年正月。移瑪麗於 Titchbury 地方。以兵嚴守。

無異獄囚。國會屢請殺之。伊利薩伯皆不允。一五八四

年。國會制律。凡有不利於英國女王者。殺無赦。一五八

六年十月。有謀弑伊利薩伯之案發現。邏者竊得瑪麗

致主謀之人之手函二通。以獻伊利薩伯。國會鞠訊。判

定瑪麗應受死刑。伊利薩伯猶示遲疑。羣臣一再催請。

始諭交某某二臣執行。一五八七年二月八日。瑪麗遂

在 Fotheringhay Castle 寨中被斬首而死。享年四十五歲。伊利薩伯乃謂某臣誤解朕意。而免其職。並伴示悲痛。此瑪麗女王一生

之梗概也。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予遊愛丁堡。於愛丁堡寨中。見瑪麗生詹姆斯之小室。及起坐之室。遺物具在。另一祕室。藏蘇格蘭

王冠及傳國寶物。司各脫 (Sir Walter Scott) 百年前所發見也。又於聖十字宮中。見瑪麗及丹勒公爵之寢宮。床帳具在。未必

而呂齊阿被殺之處。赫然可指。其他遺跡。亦皆經臨。寨中及宮中。又懸瑪麗畫像多幅。按聖十字宮。亦為維多利亞女王及近今英



(二) 像王女麗瑪

國各帝后行幸之所。監者歷指其寢膳之室及言行瑣事。若不勝崇敬。念彼尊榮安樂。太平清福。以視瑪麗女王一生所遭。真不可同日語矣。

(13) 愛丁堡司各脫紀念塔

(一) 神采赫奕。奕誰人不識。公方亭臨衢路。尖塔凌碧空。文士多卑弱。跼蹐傷困窮。猗靡說歡愛。嚶嚶泣秋蟲。公獨存正氣。泱泱大國風。奮筆傳義烈。作者亦英雄。少讀忘寢食。畏廬譯筆工。今來拜珂里。益感精靈通。

(二) 公卽蘇格蘭。非止姓名同。戀鄉守故俗。仿古築危宮。搜典循齊諧。涉境闢蠹叢。魔怪荒唐喜。泉石點染豐。行足爲世法。忠勤能始終。苦愛綠衣女。老去猶怔忡。破產償巨債。不怨友欺蒙。伏案日疾書。以此喪偉躬。

(三) 詩名滿一世。稍衰百年中。音節似奔馬。低昂急且沖。又如大軍合鞞。鎗金鼓。鑿泝水草木。動昆陽風沙。隲說部最卓絕。傳誦及婦僮。磊落投赤膽。艱難奏膚功。桃園共日月。梁山仰穹窿。颯颯壯士魂。瀰漫海西東。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予遊愛丁堡。訪詩人兼小說家司各脫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之遺蹟。司各脫像見第一圖 司各脫於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生於 Castle Wynd。今愛丁堡大一七七二年。其父攜家移居 George Square 二十五號宅。一七九七年

司各脫結婚。借妻居 George Street 百零七號宅。此街六十號。乃雪萊初婚時與妻所居之宅。閱數年。司各脫更遷至 Castle Street 三十九

號宅。見插盤第二圖其著名之 Waverley 小說若干種。多在此宅中撰成。此宅今稱爲 Keats House 遊人可入觀。以上皆在愛丁堡城內。至司各脫於一

八一一年以巨資購得而精心布置之塞宮 Abbotsford Castle 居之二十年者。則在距愛丁堡三十八里。約一小時火車可達

之地。冬日不開放。故未往觀。

君主街 (Prince Street) 爲愛丁堡城中最大最美之街。司各脫紀念塔 Scott Monument 即在此街中。插盤第三圖爲司各脫紀念塔之近景

塔建於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四年。中植司各脫石像。登塔頂可望見全城。塔內藏司各脫遺物。備遊人觀覽。塔外之雕像。則皆司各

脫詩及小說中之著名人物也。

司各脫生平事蹟。今不具述。詳見其婿 John Gibson Lockhart 所爲傳 (Life of Scott) 一八三六年出版。而 Andrew Lang 所撰

之略傳 Sir Walter Scott: Literary Lives Series 一九〇六年出版。倫敦 Hodder 較便取讀。又最近一九三〇年出版之 Stephen Gwynn

氏所著之司各脫傳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亦可讀。此書倫敦 Thomson Butterworth 書店發售。定價十五先令。至司各脫之小說。有林琴南

先生之譯本多種。國人皆已熟知。其詩則有張蔭麟君譯之 Lady of the Lake 之一部。未見刊布云。

司各脫年十八愛一女郎 Miss Stewart Bolcher 蘇格蘭貴族女也。據其戚威爾遜夫人所目睹。謂此女殆如仙人 (She was

more like an angel than a woman) 然司各脫雖愛女甚切。而女則絲毫無意於彼。五年中。司各脫備受痛苦。自言「三年入夢

二年醒」 Three years of dreaming and two years of awakening 醒後乃肆力於法律之學。又潛心著作。以自慰自救。一

七九六年司各脫譯德國 *Bürger* 之 *Lenore*

歌為英詩。精裝一冊。獻與所愛之人。其中所敘皆

己之真情。冀其感動。然是年十月。女郎竟與司各

脫絕而嫁 *William Forbes* 為妻。以其為貴族。且

富有產業也。當時司各脫之友人皆譏司各脫為

癡狂。責其乏自制力。此蓋未知司各脫之真性情

者。司各脫固堅強英毅。此後遂絕口不以此事語



SIR W. SCOTT'S HOUSE

司各脫故宅



SIR WILKIN SCOTT

司各脫像

人亦不效其他文人。以己之情史直寫入詩文

中。然間接則屢敘及女郎常衣綠。故司各脫之

Redgauntlet 小說中之綠衣女。(*The Green*

Manlio) 實即寫其少年所愛之人。又 *Rokeby*

詩及 *Tory of Trest* *Minstrel* 詩中之女郎亦

然。司各脫自言。數十年中。每有大不幸之遭。如

產。或親。屬死亡。輒先夢見此女。可見其意之誠。司各

脫於晚年老病之時。且於日記 (Journal) 中自述

其在 St. Andrews 地方之古塔前，鐫刻此女郎之

名字。可謂癡矣。一七九七年女郎嫁四月，司各

脫遇 Charlotte Charpentier 女士。此次一見即

成。毫無痛苦。是年聖誕節日，在卡萊爾 (Carlisle)

之聖馬利禮拜堂此堂予於十二月三十日入觀結婚。司各脫

Guy Mannering 小說中之 Julia Mannering

即其妻之化身也。自昔文人之愛，皆如醉如狂，而少成功。以常人多重實利，未能了解文人之用心。然文人之愛，雖在實際生活中

失敗落空。於其詩文著作中則多結果。固不特司各脫爲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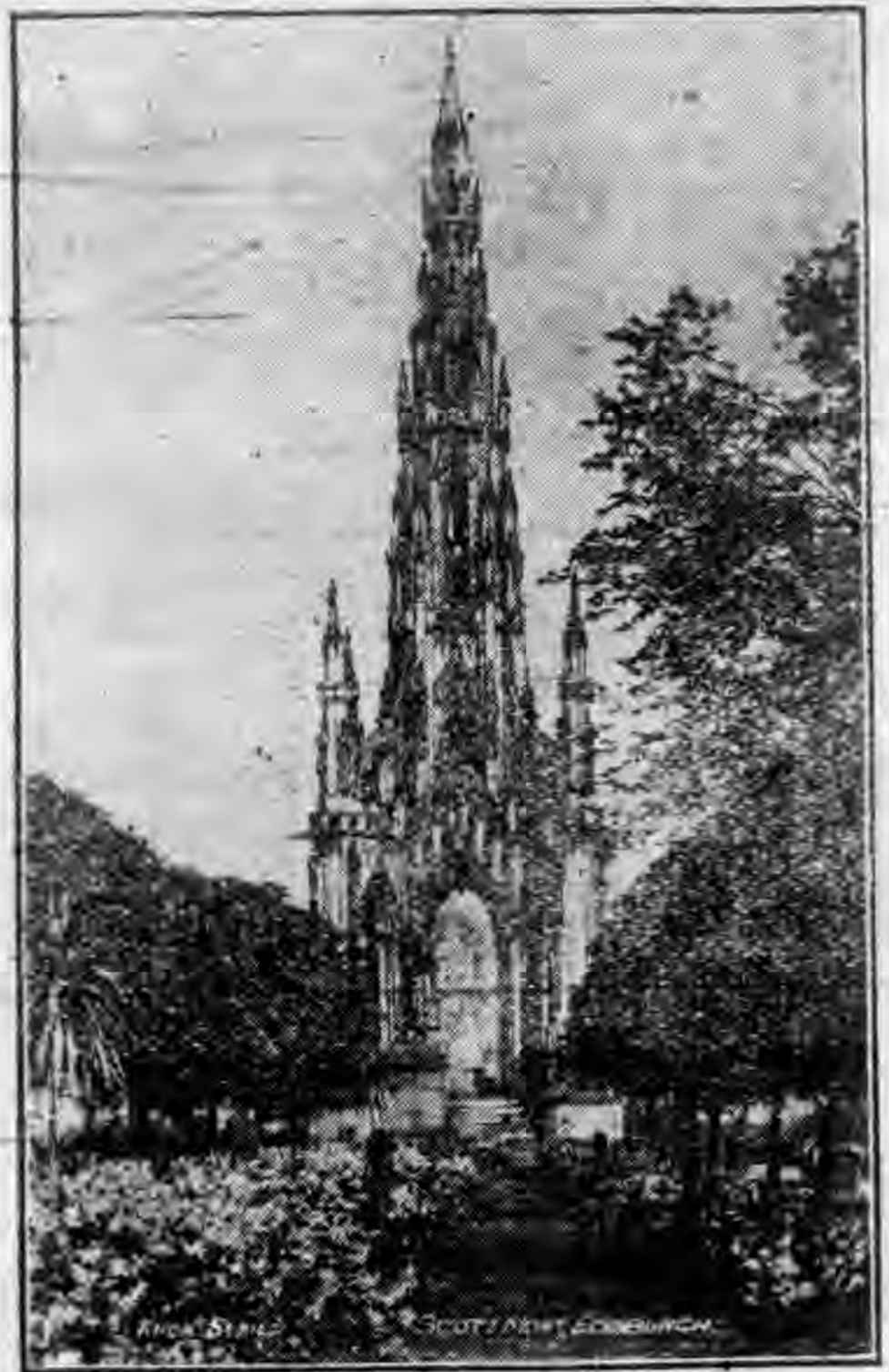
司各脫於一八〇五年，以六千鎊投入 James Ballantyne 之印刷局中。一八〇九年，又出資本，助其弟 John Ballantyne 接辦

印刷局。此兄弟二人，雖非有意欺騙。然經營乏才，賬項不清。該印刷局遂於一八二六年正月倒閉。外欠十一萬七千鎊。當時律師

勸司各脫宣告破產。傾家中所有者以償債主。司各脫不從。謂此債我當獨力還清。決不規避。乃於是年三月遷出 Castle 街宅。

第二厲行節儉。日夜勞作。奮力著書。欲以著成小說售得之錢還債。其情可哀。其勇可敬。然以勞悴過度。遂於一八三二年二月病

倒。次年九月逝世。此數年中著成之書，僅足還七萬鎊之債。餘數歿後由戚友代還。以成其志云。



司各脫紀念塔

第叁段 比利時(國)

第肆段 法國

(1) 巴黎盧森堡公園

(一) 朝朝挾書行。雪滿盧森堡。方圓互錯綜。林池分白皂。法式儀象。遵界畫繁密。好離合準。物情正反明。理道遠日窮。井隧近身列。羽葆融通智慧。力術藝若神。造雕像點棋。盤旖旎。森玉寶。徜徉有真樂。舊邦欽文藻。

(二) 幾日盛春陽。綠葉明浩浩。和風送花香。淡雲依晴昊。遊客百千羣。几杖支翁媪。近水兒童圍。蹣跚或在抱。驢騎引羊車。錦襦雜繡襪。紙船泛鏡波。竹環滾茵草。跳擲逐毬毬。語笑喧梨棗。活潑喜天真。幸此赤心保。

(三) 林間俊侶雙。喁喁聞春鳥。顧盼多英強。豐盈兼窈窕。容華豔桃李。霧縠輕衫屨。對景急追歡。揣摩術共曉。亦有勤修士。捧卷臨臺沼。鑽研忘膳食。玄想入幽渺。衆裏易藏身。融融心情皎。何得長寄跡。吟讀吾事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予由英國來巴黎。寓居第五區即所謂拉丁區 Rue Gay-Lussac 街四十六號埃及旅館 Hotel d' Egypte。

該館房間每月租金自三百二十佛郎至六百佛郎。該館鄰近盧森堡公園 (Jardin du Luxembourg) 予每晨赴 Alliance 館不等。家住每日須二十餘佛郎。舉此以見一斑。

Pranaiciso

學校名。專教外國人以法文。上課。往返必橫穿盧森堡公園。時多大雪。若者為林。若者為池。點線交錯。黑白分明。而全園之結構形式方位區劃益瞭然於心目。法蘭西人為世中極聰慧之民族。長於思辨。最重理智。即其園林之布署。亦喜以「幾何學之精神」行之。盧森堡公園之形式及性質。與凡爾塞及楓丹白露等處之園實同。皆可為法國式公園之代表。而與英國式公園之純任自然。為廣漠之草場者迥別。至此園中之風景生活及其建置之歷史。則凡居巴黎者皆知之。又各種旅行指南 (Guide-books) 述之已詳。故茲不贅。惟將予一己所感受者寫入詩句。及予四月底遊畢意大利瑞士歸來。則專在巴黎大學聽講法國文學。外則徜徉書店。繙閱雜書。並常觀劇遊覽。是時春景方濃。盧森堡公園氣象一新。風物最美。蓋樹皆盛長綠葉。冉冉如發電光。而又剪裁齊整。削成方塊。且百千之樹連為一片。蔭被廣區。苟自池邊路口。南北東西凝望。則見綠樹成圍。分列左右。序次秩然。中間僅留出窄路一條。上接天光。愈遠愈狹。若直引至無窮之境者。而林間路旁。石像叢立。宛如棋盤中之棋子。春日既至。園中遊人極多。或久坐其中。作工讀書。自晨至夕。坐石磴及黑木長檯者。不收費。坐黃木椅者。每日收費五分之二。佛郎。予亦常手一卷。獨坐冥思暇讀。並細心觀

園時多大雪。若者為林。若者為池。點線交錯。黑白分明。而全園之結構形式方位區劃益瞭然於心目。法蘭西人為世中極聰慧之民族。長於思辨。最重理智。即其園林之布署。亦喜以「幾何學之精神」行之。盧森堡公園之形式及性質。與凡爾塞及楓丹白露等處之園實同。皆可為法國式公園之代表。而與英國式公園之純任自然。為廣漠之草場者迥別。至此園中之風景生活及其建置之歷史。則凡居巴黎者皆知之。又各種旅行指南 (Guide-books) 述之已詳。故茲不贅。惟將予一己所感受者寫入詩句。及予四月底遊畢意大利瑞士歸來。則專在巴黎大學聽講法國文學。外則徜徉書店。繙閱雜書。並常觀劇遊覽。是時春景方濃。盧森堡公園氣象一新。風物最美。蓋樹皆盛長綠葉。冉冉如發電光。而又剪裁齊整。削成方塊。且百千之樹連為一片。蔭被廣區。苟自池邊路口。南北東西凝望。則見綠樹成圍。分列左右。序次秩然。中間僅留出窄路一條。上接天光。愈遠愈狹。若直引至無窮之境者。而林間路旁。石像叢立。宛如棋盤中之棋子。春日既至。園中遊人極多。或久坐其中。作工讀書。自晨至夕。坐石磴及黑木長檯者。不收費。坐黃木椅者。每日收費五分之二。佛郎。予亦常手一卷。獨坐冥思暇讀。並細心觀



盧森堡公園

窳園中各色人物之狀貌衣飾言談動作。深覺其有趣而可樂。惜一身不能自主。不日即須過返故國。殊爲悵惘耳。

(2) 巴黎觀茶花女劇

深情、惟、天、授、蕩、子、豈、魂、銷。豔曲茶花女。藝工思亦超。贊歎溢四座。涕淚動中宵。兒家生微賤。荼苦始齟齬。文士抒孤憤。着意形態描。人實事則虛。諷世塊壘澆。割愛全骨肉。墮溷想雲霄。墓門供香花。重譯寫丰標。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晚。在巴黎。偕陶煥民君等至 Chatelet 之 Théâtre Sarah Bernhardt 劇院。觀 Mlle Falconetti 主

演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劇。小仲馬一八五二年作。有布景表情均佳。場中婦女觀客多出涕。歎歎相聞。按茶花

女墓。予曾偕秦善盞君往觀。在巴黎孟瑪特區之公墓園 (Cimetière Montmartre) 內。墓碑上刻 Alphonse Plessis (Marie

Dupleixis) 1824—1847 名字。時方有人獻鮮花。而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之墓。亦在此園內。成對角

云。

第五段 意大利

(1) 登山望羅馬全城

千、年、古、羅、馬、宇、宙。此、中、心、政、教、立、世、極。末、日、始、登、臨。七、山、俯、全、城。壯、麗、宮、闕、深、鱗、層、屋、染、赭、圓、頂、塔、覆、金。晴、天、擁、赤、霞。小、苑、界、綠、陰。長、河、明、玉、帶。野、樹、連、高、岑。寸、土、皆、珍、異。碑、版、簇、森、森。畫、圖、色、難、肖。史、籍、證、可、尋。

一九三一年春假期中。予加入意大利旅行社 Compagnia Italiana Turismo 之團體。名曰花國春遊。Pagine 遊意大利。爲期半月。

納費三千一百佛郎。合國幣六百二十圓一切由社中辦理。所住旅館係二等。火車輪船亦二等。票。舉凡途中各種大小費用。均不另出。惟每餐飲酒自付賬而已。社中辦事員伊拉奇君 *Pascale Iraci* 隨行。照料一切。頗為周到。但每至一城。另有引導說明之人。此種團體遊歷。匆忙急遽。走馬看花。原非正道。但得於最短時期內。遍歷各重要城市。名勝古蹟之大者均得涉及。全盤計算。費用亦省。且諸種瑣務。有人經理。毫不煩心。專意遊觀。翻覺快適也。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發巴黎之里昂車站。二十九日晚抵羅馬 (Roma)。住十一月四日路名街一〇四號之 *Hôtel paix et Helvetia* 旅館。房金每日二十二里耳。意幣三里耳。四幣佛郎。即國幣八角。外加熱氣管三里耳。小賬百分之十五。住羅馬凡三日。另有記。三月三十日下午。隨衆乘汽車遊行。登 *Monte Gianicolo* (Mt. Janiculum) 山頂。其處有加里波利海軍立馬像。俯瞰全城。數為壯觀。作詩總敘。

第陸段 瑞士

(1) 日內瓦湖景總敘

百里、麗、滿湖。玉笏同芳。潤耀日。金粉圍雪。峰簇千仞。寶石青絲。穿貫注。河流迅。綠波映天深。萬象鏡中認。晴夕。火龍柱。雨晨銀墨印。帆船儷白鳥。栩栩風光趁。依山樓閣密。繞隄花木俊。勝境絕人寰。客遊心情順。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三日。予至瑞士日內瓦 (Geneva) 住旬日。初與葉企孫君同住英國 *Hotel Bellevue* 旅館。臨湖濱。設備

精美。每日房膳金瑞幣三十六佛郎。瑞幣一佛郎合法幣五佛郎。約合國幣三十六圓。十五日。偕企孫乘小輪船沿湖北岸東行。在舟中遇

陶葆潛君等二人。同午。直抵湖之東端 Ferrieret 地方。宿一宵。所住名 Hotel Vernet 旅館。每日房膳金瑞幣二十佛郎。是

夕遊熙隆堡 Chateau de Chillon。另有詩。明晨遊克拉朗 Clarens。另有詩。及 Montreux 等地。是日午後與企孫在盧桑 Laan-

ZARNO 握別。企孫遊瑞京而返德國。予仍回至日內瓦。改住火車站旁

之 Hotel des Familles 旅館。每日房膳金瑞幣十三佛郎。約合國幣

在日內瓦時。逐日遍遊湖濱諸名勝。均另有詩或記。茲不贅。

日內瓦湖 (Lac Gardeve) 古名麗滿湖。今此地仍稱麗滿湖。Lac

Léman 譯湖東西長一百五十餘里。英里。南北甚窄。彎曲如新月形。

龍河 (Rhône) 由湖東端流入。而由湖之西端流出。此河流甚急。日內

瓦城即在湖之西端。濱湖名勝古蹟甚多。湖景在他處最難觀者。即四

圍均係雪山。北為儒拉 Jura 山。南為沙賴法 Saletve 山等。而白琅克

山 (Mt. Blanc) 在其後。晴午顯然可睹。湖上風景之美。古今所盛稱。

而氣候之和適。公園市屋建置之精巧。旅館交通遊覽娛樂飲食居處

生活之便利。實足使遊客欣集於此。且久居留戀不忍去也。

(2) 日內瓦湖上熙隆堡 (Chateau de Chillon)

文苑 歐遊雜詩



麗滿湖形勢總圖

詩人所盛稱。神奇鬱古壘。圓塔深入湖。一灣臨綠水。嶺背桃花發。雪山對面起。晃漾波晶瑩。憑窗靜可喜。人間此仙源。豈陷劫塵裏。戰血染礪樓。黑窀沈獄底。畫盾獻赤心。繫錄存道揆。英烈往事空。風景千年美。

予抵瑞士之第三日。即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偕葉企孫君。

乘小輪舟。泛日內瓦湖。 (即麗滿湖 Lake Lemano) 直抵湖之

東端北之 Tourist 地方宿焉。所住旅館名 Hotel Varnet。

每日房飯金瑞幣十九佛郎。合國幣約十九圓。

下午三時。抵旅館。即乘電車出。須臾抵熙隆堡 (Château de

Chillon) 英國詩人拜倫 Byron 所詠者是也。堡建於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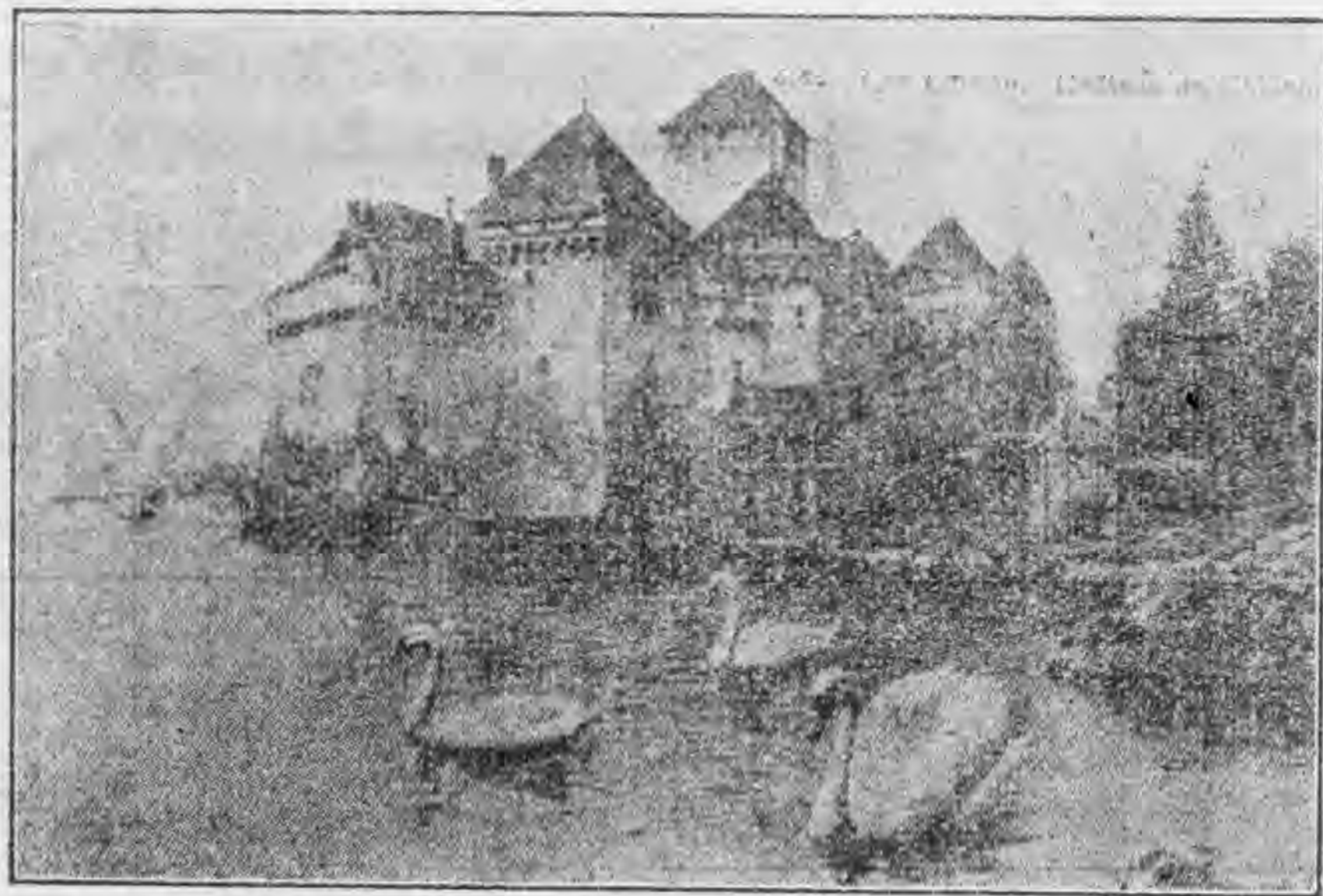
世紀。為 Savoy 公爵世傳之根據地。攻守得失。常多戰爭。堡內

下層為地獄。室石。其最後之獄囚。為彭尼瓦 (Francois de

Bonivard) 此人乃日內瓦城中 St-Victor 寺之住持。以所

持教理見忤於 Savoy 公爵。於一五三〇年被囚於堡中。迨

一五三六年。百爾尼人_{今瑞}與日內瓦人合兵奪取此堡。彭



熙隆堡形像

尼瓦乃得釋。拜輪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之詩，即咏其人者也。

熙隆堡後經修葺。今尙完好。植立湖中。與岸隔深溝。僅一木橋可通。而其地風景至美。購票瑞幣一入內循指導圖歷覽各室。於

衛兵室中見壁懸彭尼瓦像。乃一八八三年 Edward Heusch 氏所繪。並題法文詩一首。以贊彭尼瓦。由此穿第一院而下地底。

經數石室。而至彭尼瓦所繫之獄室。室中有三石柱。均繫小鐵環。未知何者爲當年遺物。有拜輪紀念石刻字。立壁間。上書一九二

四年五月十七日立。蓋爲拜輪逝世百年紀念而作者耳。於鄰室中。憑窗外望。綠水淪漪。迎面雪山。日光斜照。風景至美。亦極靜適。

外此不悉記。惟於武士室中。見壁間繪諸武士之徽章。以飾盾而製旗者。徽章爲方形。畫列成行。而所畫多肖人心之形。更加綴飾。

拜輪 Childe Harold 「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三曲見本誌第六十八期第四十九首所敘。得其實證矣。最後登圓塔。至全堡中最高處。

四望形勝。想見當年爭戰之苦。堡內諸室。亦滿儲長鎗。大戟及鐵盔鐵甲之類。

(3) 日內瓦湖上克拉朗 (Clarens)

美極。克拉朗愛情鍾。此地有愛欣。成功無愛新。生意雪山立鏡屏。清波疊紋翠。山泉細鳴琴。崖花紅張幟。豔侶得同心。神仙居何異。芳樹認模糊。林墅寧捐棄。拜輪旅址詳。盧梭說部記。景物動遐思。詩成欲誰寄。

克拉朗 (Clarens) 在瑞士日內瓦湖即滿湖東端之北岸拜輪 (Byron) 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三曲 (Childe Harold III) 第

九十九至百零四首。即詠此地。第百零三首有云。「伊誰不識愛。來此必相知。會使心靈間。蓬勃生氣滋。伊誰識秘奧。領會更無涯。

都因不滅愛。蘊藏即在茲。」Ha who has loved not, here would learn that love,…… 茲錄楊葆昌君所譯。該詩全文。見學衡雜誌第六十八期。讀者

可參。蓋此地爲盧梭所眷之華朗夫人 *Mme de Warens* 誕生之處。又爲盧梭所作小說新愛羅斯傳 *La Nouvelle Heloise* 書中玉麗 *Julie* 所嫁之夫 *Volmar* 之家所在。

予遊瑞士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與葉企孫君同宿麗滿湖東端之 *Territet* 地方。次晨陰微雨，借企孫出乘電車，約十分鐘，即抵克拉朗。由警局詢悉，乃沿湖路 *Rue du Lac* 西行，約一百碼，折西，沿拜輪路 *Rue Byron* 北行，更折西。在此街路南，有三層樓之白石屋，正在翻修中，屋前有白石一方，上刻 *Maison Victor Byron*，蓋即拜輪一八一六年寓居之宅也。

由此更西行，折北，沿另一電車道上山，折西，過小橋，其下山澗流瀑，聲如碎玉，繞小山一周，至山頂，見林園，標明 *Chateau Les Crêpes*。宅蓋重建於一八六四年，門次另有木牌，大書「此宅出賣」。入園，見宅以紅磚造成，有圓塔甚高，相傳盧梭所作「新愛羅斯傳」即取景於此。書中玉麗與其情人 *Saint-Preux* 常歡會於栗樹下。今園中樹木甚多，竟不能知何者爲當時之栗樹矣。然此地風景至佳，與企孫久立乃去。

十七日，由日內瓦獨出，沿麗滿湖南岸東行，過英國公園 *Jardin Anglais*，穀倉公園 *Paro le Grange*，活水公園 *Paro des Faux-Vives*，更約二里，即到 *Montalegre* 地方。此爲濱湖之村莊，無市集，聞雪萊 *Shelley* 於一八一六年偕妻瑪麗 *Mary* 與妻妹 *Jane Clairmont* 所居之莊宅即在此。但訪尋未得，由此有拜輪路 *Chemin Byron*，木牌標明爲弓字形，循之登山，路盡處，路南有拜輪紀念石一塊，上刻「一九二四年拜輪逝世百年紀念」。原文係法文，今譯出。此處爲湖岸尖角，插入湖中，值茲微雨，雲烟繚繞，久坐石旁木椅，下窺湖面，至爲悠適。由此更沿山上平路往南，約一百碼，已入 *Coligny* 區，路南有黃屋，二層樓，爲一甚小之莊宅，即拜

翰一八一六年所寓居之處。屋外壁嵌長方白石碑。上刻字云：「此爲刁達體氏莊。 Villa Diotai 英國詩人作熙隆之獄囚 Prisoner of Chillon 之拜翰於一八一六年寓居此莊。撰成王孫哈魯紀遊詩之第三曲。」徘徊感念。不覺神往。恨不借楊葆昌君一同來遊此耳。

(4) 日內瓦湖畔斯達爾夫人故宅

(一) 福慧誰兼。有才命果。相妨夫人生名門。英氣吐光芒。寰中馳藻譽。後世誦瑤章。嫁得金龜婿。難覓有情郎。晚婚世交譏。眞愛心恒傷。滄桑閱奇變。十載走倉皇。霸主叱風雲。弱質獨頽頽。艱難志不屈。佇看暴秦亡。

(二) 湖畔尋舊宅。池館未荒涼。外家一脈傳。守禮德澤長。鏡奩猶昔設。縹緗見手藏。象牀覆繡被。玻櫺卷雲裳。別室美人居。賓主同賢良。雅淡殊富麗。窈窕異貞剛。談醺集文士。神智佐壺觴。易時難再得。依依想芬芳。

四月十八日夕。予至瑞士日內瓦湖畔之考貝 (Coppet) 地方斯達爾夫人 Mine de Stael (1766—1817) 故宅。按斯達爾夫人

一像見第一圖 生平遭際及其著作。具見法國文學史中。今不贅述。夫人之父尼克 Necker (1732—1804) 爲瑞士名士。始經營銀行。

卒爲法王路易十六擢爲首相。雖銳志改革。而無救於大革命之亂。夫人之母原名 Suzanne Curchod (1739—1794) 亦以才學顯。幼居日內瓦湖上之盧桑 (Lausanne)。英國「羅馬衰亡史」作者吉朋氏嘗愛之。旋又棄之。見吉朋所作自傳 夫人生而慧敏好

學年十一即常侍父側。與當時文人名士應酬談論。幼喜讀盧梭書。多感傷。一七九六年著書曰 *De l'influence des passions sur le bonheur des individus et des nations* 出版。略謂凡多情多感之男女必多悲苦而少幸福云云。夫人始固熱心平等自由及諸種改革。及大革命起。日趨殘虐。惟事破壞。夫人乃大失望。生平極尊崇其父。以為苟其政策得行。革命可免。法國之福亦人世之幸。拿破侖既得志。夫人獨詆斥之。拿破侖亦深忌夫人才名。視為勁敵。疊下嚴諭。禁止夫人不得居巴黎。又不得來至巴黎城外四十里之地。後更禁止夫人不得入法國境。於是夫人屢遭放逐。流轉國外。嘗著書自述曰「十年流放記」 *Dix Années d'exil* 著成甚早。一八二一年始出版。夫人自大革命起後。二十年中。多居瑞士日

內瓦湖畔考貝地方之莊宅。其後則投居英德二國。拿破侖敗滅。夫人乃從容入巴黎。欲集舊日賓朋。復享談宴之樂。然年餘而夫人亦與世長辭矣。一八一七年。夫人於一七八六年^{時年二十}。以父母之命。嫁瑞典國駐法大使斯達爾伯爵。年齡性情皆相違甚遠。伉儷不和。常分居。其後雖言歸於好。而伯爵亦旋逝。^{時夫人年三十}。夫人先已喪其母。未幾^{一八〇三年}。又喪其平生所最敬愛之父。^{夫人嘗命人畫己像。待立}



斯達爾夫人像

其父雖甚為悲傷。而與 Benjamin Constant 相愛。雖皆為女人。流傳豔史。而夫人深受痛苦。獨感失望。故有 *Delphine* 及 *Corinne*

二小說之作。皆自敘也。一八一一年。夫人時年四十五私嫁年少軍官 Jean de Roche。當時多非之者。以上所述夫人事。皆此詩中所道及者。餘從略。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夕。予至日內瓦湖北岸之考貝 Coppet 地方。訪觀斯達爾夫人之故宅。宅見第二圖 先是夫人之長女

Albertine 嫁 Due de Broglie 爲法國皇族。製公爵。夫人之長子。名奧古士都(Auguste)無

後。長女所生之女。更嫁吳松維 H. Jussouville 公爵。其子若孫。均爲聞人世

享宅產。今之宅主。卽其孫也。爲巴黎著名文士。法蘭西學會會員。終年居巴

黎。故此宅得任遊人入觀。收費一佛郎。瑞幣 星期四下午二至五時開放。予來

適非其時。以徵資給守宅者。遂導予入。且爲殷勤指示。絮說不休。園不甚修

整。有池有瀑。屋亦陳舊。正屋凡二層。白色。黃窗紅頂。樓下爲圖書室。樓上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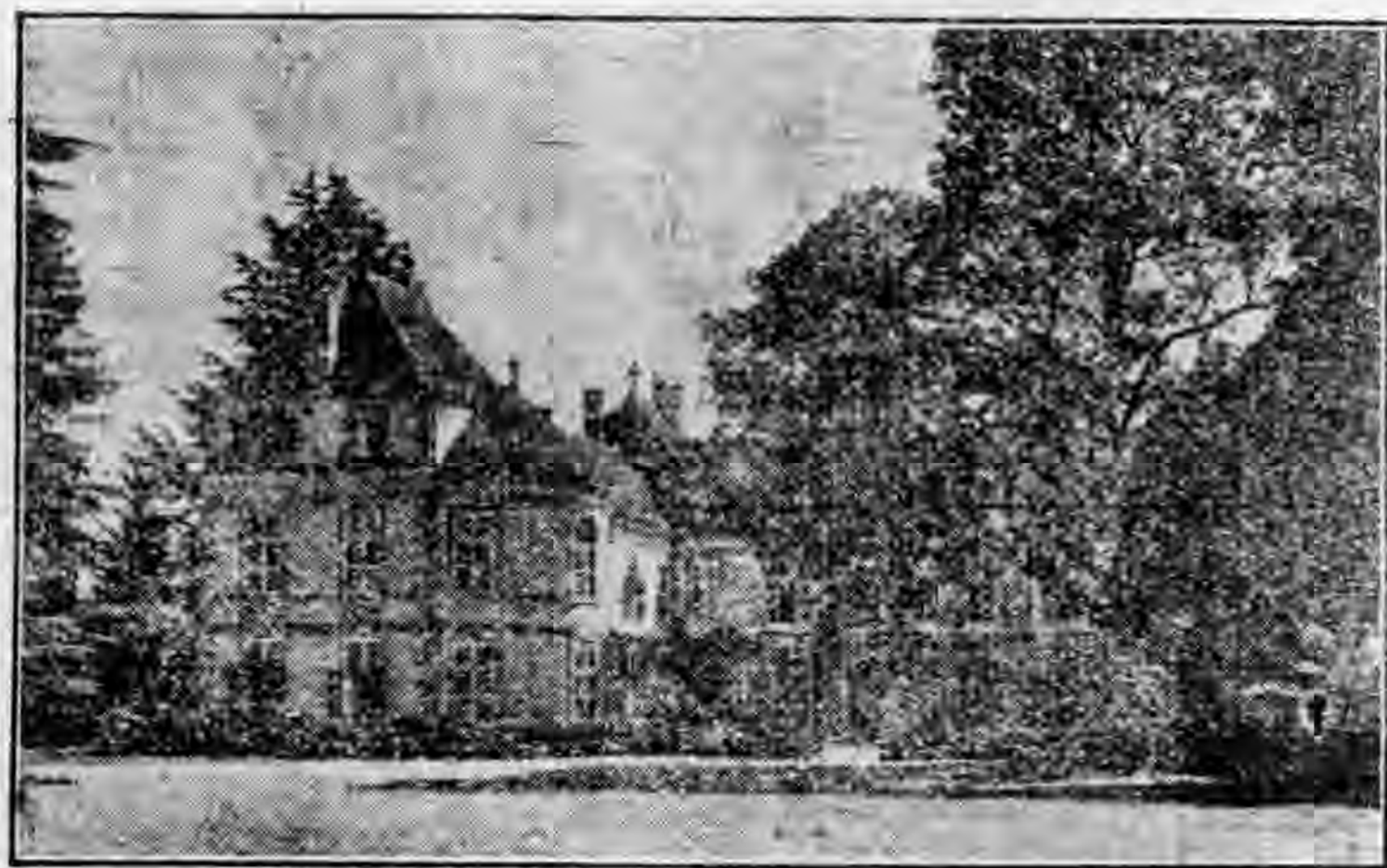
大客廳。小客廳。及斯達爾夫人之寢室。又雷克敏夫人 Mme Récamier 與

斯達爾夫人交厚。常來此居住。故爲特備寢室一小間。亦在樓上。凡斯達爾

夫人之書籍衣服器物。一一度置鋪陳如其生時。而夫人之文稿函札。及夫

人並其親族賓朋。如夫人之父母兒女外孫三代。及威廉希雷格爾 Humboldt 盧梭 Buffon 等。之畫像或雕像。

亦搜羅甚備。平常所見 Gerard 手繪之斯達爾夫人像。第一圖 今知其衣



斯達爾夫人故宅

爲紅黃色。手持外套爲黑綠色。頭上圍裹之巾則爲紅白相間。今猶疊藏於玻璃櫥中。斯達爾夫人相貌雄健英特。類男性之剛直。而雷克敏夫人之像則美秀而文。純然女子。在當時。一以才智顯。一以美貌稱。洵非無因也。卽今所見。知兩人之性趣亦殊。斯達爾夫人喜豔粧。其寢室及客室中之陳設皆富麗堂皇。衾枕爲繡花之黃色。而雷克敏夫人則尙淡雅。衣及衾皆白色。睡椅爲淡紅色。略加綴飾而已。又雷克敏夫人之寢室。壁間皆繪中國花鳥。而斯達爾夫人之小客廳壁上亦粘中國畫。係清帝平定蒙古御天安門受降納俘之圖。云是當時旅中國之教士帶至巴黎。而斯達爾夫人購得且視爲珍異者。觀櫥中所存手函。斯達爾夫人之字跡矯健飛舞。縱橫開展。塗改極多。而雷克敏夫人則細小勻整。秀媚多姿。毫無塗改云。外此有 Benjamin Constant 像。有斯達爾夫人飾作其小說中之女主人 Corinne 像。鼓琴仰天。若尋求知己而不得者。又有斯達爾夫人再嫁之軍官 Rooka 像。似爲一聰明而善侍應之美少年。顧此諸像皆無印本。不得購取云。

(5) 日內瓦盧梭像及遺物

(一) 名城。日內瓦。公民。一盧梭。音容。今猶在。跡象。紛何多。疎林圍芳草。白鳥舞綠波。小島連長橋。銅像立巍峨。姣媚。同蕩子。樸拙。類村婆。生涯。歷鄙賤。情智。欠通和。貌寢。意則揚。執筆。儼揮戈。布衣。勝王侯。百世仰文魔。

(二) 深巷銘故宅。大學立專科。畫圖維妙肖。書版勤搜羅。手稿共函札。秀整墨未磨。細密見匠心。早歲譜樂歌。摘櫻笑倚樹。牽馬斜渡河。誣慙美婢逐。竊食師母訶。芳徑遲玉吻。芸窗數指螺。百讖十二卷。影事眼

前過。

(三)功罪不須論。世已有定評。吾師憂今亂。邪說蕩民情。溯源誅禍首。辯證理分明。君說甚矯激。君才實
崢嶸。崑岡烈焰起。寰海怒潮傾。順逆孰為善。推挽互常爭。時變由天運。寒儒獵大名。獨有耿介士。松竹甘
遺榮。

日內瓦城為盧梭生地。日內瓦古今之著名人物。亦僅盧梭而已。若宗教
改革諸賢。來自英法。其生於本土而與斯役者。名未足相埒也。日內瓦城
中若學校以盧梭名 (Institut de Rousseau) 以教養貧兒。與盧梭無直
接關係。其盧梭遺蹟不外左之三處。

(1) 盧梭島 Ile de J.-J. Rousseau 見第 一圖在龍河 (Rhône) 中。後連長

橋。島極小。為一公園。島中有盧梭銅像。一八三八年日內瓦人公立。銘曰

「日內瓦之公民盧梭。」以盧梭生時每喜以此自稱也。製像者為雕刻

家 J. H. Pindior 像。有路以氏名。像中盧梭。古代衣服。俯坐。右手執筆。左手

執卷。按膝上。第二圖予到此所見盧梭雕像畫像極多。合而察之。似盧梭

之容貌。頗帶市井儂薄少年聰明無賴之相。又有老嫗云。



盧梭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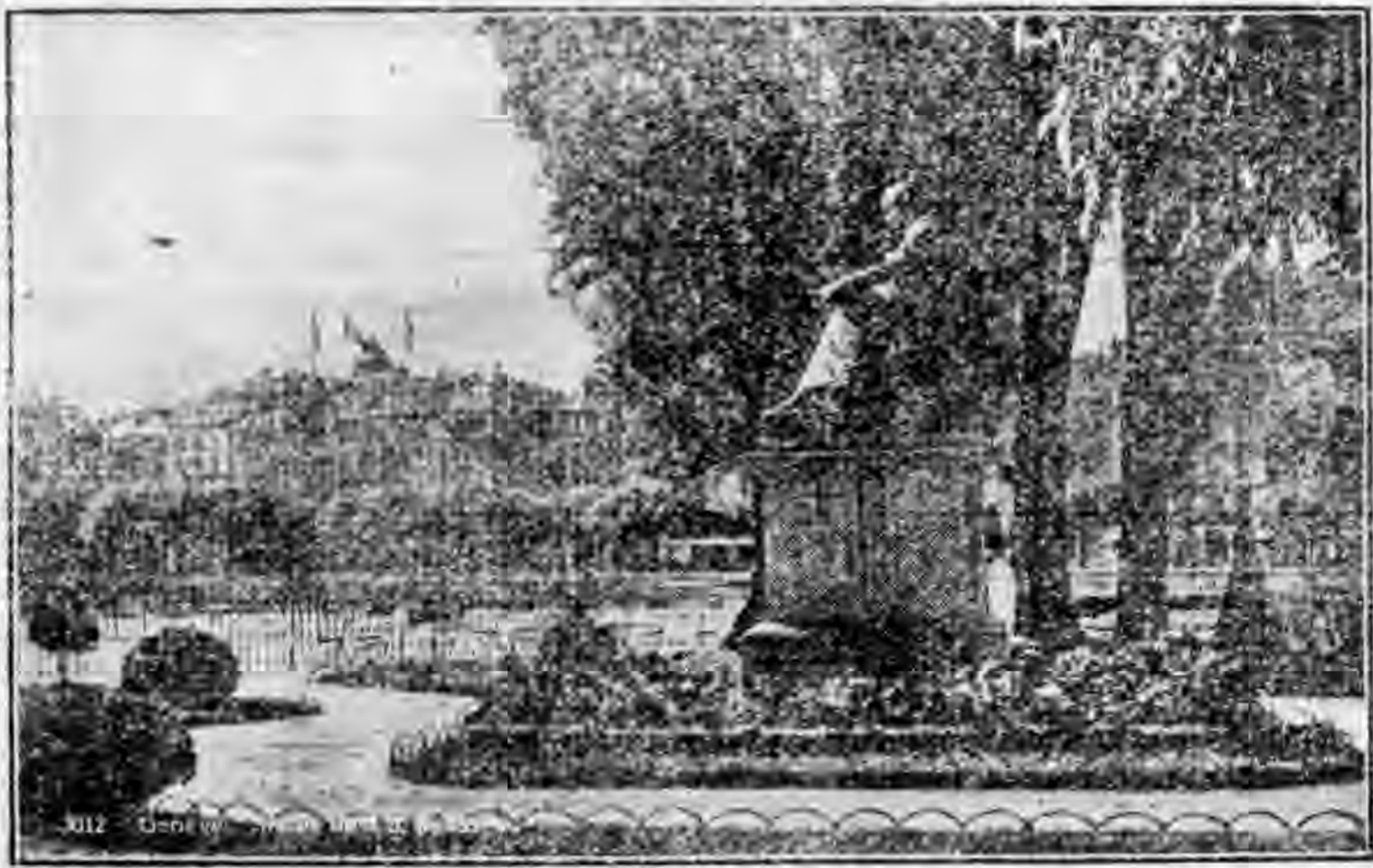
(一)盧梭故宅在舊城中大街Grand Rue 四十號。原宅已毀。今為電器商行。壁上石牌。泐明「盧梭於某年月日生於此宅中」云云。按此實盧梭之祖之宅。盧梭母偶來此小住。遂生盧梭。至盧梭之父之宅。即盧梭兒時所居者。在本城中盧梭路 Rue Rousseau 二十七號。

(二)盧梭紀念館 (Musée de J.-J. Rousseau) 附設於日內瓦大學圖書館內。為一長室。其中收藏關於盧梭生平之各種紀念物品。極為豐備。蓋此間有「盧梭學會」於一九〇四年成立。專以研究盧梭為職志。而尤努力於紀念書物之搜集刊布。此館即該會所主持者。該會編印「盧梭年鑑」

Annuaire de J.-J. Rousseau 已出十八冊。久為學者所珍視。予來館中參觀二次。所見琳瑯滿目。如盧梭像。則各種畫像雕像等。齊備。而與盧梭有關之人。如 Mme de Warens, Mme d'Epining, Thérèse La Vassour 等像均有。惜無印本書畫片可購。盧梭各種著作之初版。及

各國文譯本之重要版本。中國獨缺。應寄贈。予已告館人。固皆應有盡有。而盧梭各種著作手稿亦均在。以及盧梭與人之書札。細字密行。極細。書法秀整。其

旁並陳盧梭所書寫之樂譜。蓋同一工整。學習有素也。吾觀古來文人之著作。原稿字多細小。且書滿紙幅。不留餘地。似若惜紙者。繼知其意。匠所注。自然成此。亦非無因。外此有



盧梭像

盧梭幼時在塾所作之課冊及幾何畫以及錢墜衣帶之類。又有禁止盧梭所著書銷行之上諭文告等。又「新愛羅斯傳」(Nouvelle Heloise) 一書有諸種續貂英文。頗似吾國之「紅樓夢補」之類。亦並搜集陳列。然最有趣者為圖畫多幅。繪「懺悔錄」十二卷中之故事。又有二幅畫。繪Tome 歷史。觀之若重讀「懺悔錄」而真切證實盧梭之一生也。此中應再為詳細之研究。惜予無多時。該館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開放。每次門票瑞幣一佛郎。遂止於此云。

第柒段 德國(闕)

第捌段 由柏林歸北平(闕)

第玖段 結尾

(6) 壬申二九三歲暮述懷

(一) 至德。惟誠。敬。真愛。存。理。想。世。緣。日。蕭。條。吾。生。益。孤。往。成。敗。等。齊。觀。苦。樂。同。欣。賞。託。體。紅。塵。中。寄。意。青。雲。上。夙。慧。明。本。原。奇。功。追。幻。象。大。道。自。圓。融。末。俗。徒。紛。攘。無。我。絕。悔。吝。得。仁。何。悒。快。栩栩。任。浮。游。未。死。脫。重。網。

(二) 讀史鑒得失。自然神智廣。興衰因果蹟。推詳瞭指掌。今古事無殊。東西跡豈兩。陸沈痛神洲。橫流誰

砥礪邪說增聾聵。私利分朋黨。國亡天下溺。賢聖急奔搶。可能毀積匣。珠玉輝天壤。愧非執挺徒。掩淚倚書幌。

(三) 朱碧色。恒改蒼黃。絲雜紡流水。無停波。塵鏡迷真像。俗變禮。可通名全道。必枉鳧脰。違鶴膝。雅奏異凡響。勸酒或傷人。握苗難助長。未閱世事繁。敢詔吾心朗。不伎羨嬰孺。退藏絕魍魎。咫尺對帝天。浩氣舒泱泱。

(四) 種花終萎枯。插柳忽駘蕩。樂彼灌園叟。且且傾瓶盎。美豔共眩惑。精靈費培養。色香遍大千。吾廬春風敞。壁畫九州遊。夢逐蓬萊仗。映麗見天人。如玉顏俊爽。時失方為得。造境從心做。斗室藝術宮。餘生足俯仰。

此詩四首。可作歐遊雜詩之結尾或末段。故體裁全同。

第一首總敘。大意取柏拉圖兩世界之說。重觀念而輕形體。由一以明多。且以死為真生永生也。

第二首敘國事及吾之事業責任。珠玉謂中國之精神文明。「執挺國門殉氣節。抱書空山守窮獨。」吾民國四年五月九日感賦詩中句。今愧未能實行所言。

第三首敘民國十七年以來離婚戀愛之經歷。及精神見解之改變。

第四首敘現在及今後吾之生活態度。仍將(1)戀愛(2)理想(3)道德(4)藝術認為一事。天人即今春春陰詩中「蓬島無

「樓夢可求」所指之人。然亦寓意。與民國十七年落花詩見本誌第六十四期遙遙相對。爲吾此一段生活之首尾起結。「時失方爲得」

一句。用法國小說家普魯士特 (Marcel Proust) 之生活及其所撰小說之命名。予得暇亦擬撰小說。「造境從心做」即亞里

士多德所著「詩學」Poetics 中論模倣 (Imitatio) 之義。一切文學藝術之根本原理也。

歐遊雜詩第一集跋

予以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九月赴歐洲。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歸抵北平。在歐不及一載。匆遽徘徊。修學遊歷種種計畫。多未實行。原擬隨時隨地。就所聞見感想。作詩抒寫。預計可有三百餘首。乃今完全作成者僅五十餘首。而時危國破。世亂人忙。爰取已登(1)國聞週報(2)大公報文學副刊。以及未登者若干首。編爲第一集。先行刊印。藉免散失。他日追思補作及修飾整理所得。當編爲二集三集。惟通常續集乃繼前集之後。予之二集三集。則須按題分插一集各篇之中。當另撰詳細目錄。定其次序。又各篇詩註原有插畫極多。登大公報時。以製版困難。篇幅有限。僅選登一二。餘從省略。今亦同之。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五月。吳宓識於北平西郊清華園內藤影荷聲之館。

錄附 海倫曲 (Helen of Troy)

吳宓

按希臘海倫 Helen of Troy 故事，近世郎氏 Andrew Lang 等多為長詩歌詠，且有演成說部者。古意今情，舊瓶新體，予夙愛

誦華次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之 Lucretia 詩，爰倣之而作是篇。旨在敘事，兼以抒懷云爾。

海倫天下美。云是神人裔。希臘神話。Notes 幻身為白鵝。與 Helen 相愛而生海倫。禍水能滅邦。姿容真絕世。憶昔初嫁年。盛會瑤池詣。干戈奠婚姻。玉帛申盟誓。保此一家安。歸彼名王壻。妖魔敢與心。羣力同誅殲。魚水侶隨樂。端居諧伉儷。大海少平波。白日忽陰隲。遠國公子臨。修好陳禮幣。體貌極風流。儀從咸都麗。仙女授癡魂。仙女謂 Oenone愛神荷殊髮。婉嬈媚術工。一見深情繫。賄遷恩作讎。相携翩然逝。異域託新歡。綢繆忘根蒂。息媿豈無言。文君原有例。遠德行不祥。因果果明卜。筮義師張撻。伐大地兵氛。癘伏屍百萬積。見荷馬史詩 Iliad 卷一城圍逾十歲。黯澹鬼神愁。殺傷冤親難。珠還未許云。巢覆無完勢。忽爾兩軍驚。挂戈齋凝眸。盈盈現城頭。玉顏春風霽。秀美出塵寰。真假何由辨。此戰為誰來。赴死甘如蕘。指點晉楚雄。一一識別細。可有蘼蕪情。俯眺為流涕。舊夫勇猛豪。咆哮儼后羿。新郎粉黛叢。溫存欣婉嬈。新歡舊可忘。舊才新不逮。鬢弓急復仇。救取勞神惠。攝歸置繡閣。幽夢重韓閉。荷馬史詩 Iliad 卷三何必建功業。方得美人契。元戎國柱石。有兄難為弟。棟折大廈傾。旋中毒矢斃。薄倖斬靈藥。殉身悔未濟。以上二句指巴城破雞犬戮。覆亡慘劫厲。握刃上神壇。相逢欲裂背。妾命盡今日。生死一髮際。廿年色未衰。巧辯工詞說。猶存故劍恩。竟復六珈制。以上十句見桓吉同航返故國。歡樂終愷悌。兒女侍膝前。應賓主祀祭。清福老境臻。融融兼洩洩。以上六句見荷馬史詩 Odyssey 卷四人喪君獨全。天道胡乖戾。或傳風引舟。埃及長留滯。古寺久為尼。寶旛瓊姿蔽。東土曾未到。神光誰得睨。登陴幻非真。荆璞砥珞替。以上八句見希臘多德 Herodotus 希臘史 History 卷第一一二至一二零章哀哉兩軍衆。摧仆無餘繼。水月鏡中花。美境由心締。追求底虛空。顛倒成衰散。碌碌苦紛爭。宇宙一玄謎。嗚呼海倫身。古今億萬蛻。貪墮癡愛緣。無明同夢寐。快刀斬亂絲。精勤依智慧。至理獨永存。閒愁隨時瘞。

留美漫記

琴慧女士撰

按留美漫記一書。琴慧女士撰。爲予所見近年小說中之佳構。刊登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七日之天津大公報小公園。閱全書已撰成二百餘章。僅登其七。而作者蹤跡遂杳。予爲文評其書。登載民國二十年十月五百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九十五期。於今附錄。又曾廣託友朋尋訪。終無所得。如有知者。務祈賜告。微聞作者爲山東世家。據書中第四章。作者姓韓。偕其姊自費留學美國。考書中。作者姊妹所入之學校。當爲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該大學在美國 Ohio 省之 Delaware 城。家遭匪劫。父母以下悉慘死。於是姊妹倉皇輟學返國。居北平約一載。民國十九年。姊又以肺病歿。作者既貧且孤。出稿求登。旋忽他往。莫知所之。所爲其稿亦無從續。殆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者歟。今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竊望他日仍可尋獲其全書付刊。故集錄報中零載之各篇於此。藉免散佚云爾。癸酉春。吳宓記。

留美漫記自序

這部小文是我一年前的舊稿。寫的時候在美國。內容不外描寫當時觀察所得的一點印象。在形式上。這也算不得是什麼「旅行者的樣本」(Traveller's Sample) 而是一節一節的「短篇故事」。與中國最近期的一切近代化最有關係的美國。是現代世界強國之一。講歷史雖然不到二百年。但是他那學術的昌明。政治的完美。人才的優秀。以及農工商業的飛躍猛進。均爲其他先進文明國家所不及。凡是到過美國的人。每每好說美國是有文明 Civilization 而無文化 Culture 的。那意思就是說美國

雖有偏於物質方面的「文明」但却缺少偏於精神方面的「文化」。但在我個人的觀察，那樣的意見是不對的。美國民族正如日本批評家廚川白村氏所說是一種「從肉向靈」的民族。他們在物質方面固然有驚人的進步。即在精神方面又何嘗不是一日千里的向上發展。僅就人才一項論。在科學界出了許多偉大的發明家。是不用說了。就是文學界也曾產生過伊爾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8—1859) 考伯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愛麥生 Ralph Waldo Emerson (1830—1882)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耶佛樓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 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惠德曼 Walt Whitman (1819—1892) 詹姆士 Henry James (1843—1916) 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1876—1916) 等等震驚世界的文學大師。觀此可知法國 Reaction 雜誌的主筆 J. de Fabrigues 氏所說「美洲是物力殺人的世界」『L'Amérique est le monde ou la chose a tué l'homme』那句話實在不過是片面的觀察罷了。按此段乃極持平之論。且若白璧但論精神之造詣美國實已非歐洲所能及者矣。編者識。

如像美國那樣一個 fashionable world 當然不是我的這部小文所能寫盡。寫出的並且因了個人學識的淺陋。加以留美時間的短促。也愧未能將美國的習俗宗教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一一加以論列和批評。私心稍覺欣幸的。是因爲當時就學的學校位置在郊外的關係。得與美國農村社會接觸較多。所

以文中有一部分是描寫農村的平民生活的。自來留學國外的人凡所著作大半以描寫城市生活爲滿足。而讀者也好像僅憑這一點城市生活的描寫便可推知民間的一切現象。實則城市生活不過是國民生活的一小部。其不足以包括全國民生活現象爲理至明。並且在某一意義上說來。城市生活是空虛的生活。民間生活纔是充實的生活。臘丁語之所謂 *Magna Civitas Magna Solitudo* 「大城市者大荒漠也。」就是極言城市生活的空虛性。而中國古語所謂「入國問禁，入境問俗。」當然並非限定城市一方面。

然而我在這部小文之內也並非完全將美國城市生活略而不談。我在留學期間曾經作過兩次的暑假長途旅行。那時也曾觀察過許多有名的城市。自然也將觀察所得的印象一一描繪出來。

本文初稿是用日記體裁寫下的。爲了登載的便利將無關重要的文字棄去不少。所以一節與一節之間並不一定密切的連續關係。前面說過這部小文只不過是一篇一篇的短故事。讀者也將他們作爲短篇的故事看看好了。

最後對於贊助本文發表小公園的主人我從衷心奉獻甚深的感謝。

一九三一年五月尾記於北平孤雁室。

(一) 舊金山的一夜

經過了數十日悠長而煩的海程，我們終於來到美國的西方大埠舊金山(San Francisco)了。

當輪船還未入港，僅從對面望見矗立在舊金山三層山上的雄偉高大的建築物時，姊姊便與同船的一位美國女士斜倚船舷談論着舊金山的一切。從那位女士口中，知道舊金山是美國太平洋沿岸一個最優美的海港。他之所以名為「舊金山」完全是因為「金鑽」的發現。舊金山本來屬於西美的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而加利福尼亞州却是美國黃金的淵藪，所以另一名字就叫「金州」。當一八四八年的時候，一個農人在薩克羅門透河(Sacramento)支流的沿岸發現了豐富的金鑽。於是立刻惹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除了美洲本部的人千千萬萬的來此掘拾黃金之外，還有世界各國的人都航海來到加洲尋找金子。那時他們的船隻多在舊金山的海港裏泊岸……

美國女子的述說不會終止，船却已經駛進舊金山的海港內了。輪船駛進海港，就在離岸不遠的水面停泊。我們另搭小汽輪上岸去。碼頭上早有舊金山青年會的卜郎夫人(Mrs. Brown)候在那裏迎接我們。

卜郎夫人是我同姊姊在中國讀書時候的英語教師。此次因初次渡美，人地生疎，事先函請卜郎夫人幫忙。她果然慨允我們這番熱誠而懇摯的要求。輪船於正午十二時進港。當我們回來迎接卜郎夫人坐上一輛汽車馳赴青年會的時候，舊金山的一切已為演演

按此二字疑係排印之誤。未敢代改，姑仍其舊。編者識。

的夕陽光影所

籠罩了。

這在故國應當是嚴風翦拂的晚秋，但在舊金山依然是氣候溫暖的初秋景象。舊金山的地勢本極完美。在這完美的自然風景上，加以美利堅人文明的設施，無論在文化方面或是商業方面，舊金山均不失為優秀的樂園。他的街道彷彿中國的香港，既寬闊，又整齊。街的兩旁，遍植各種青綠的樹木。在綠蔭中前行，尚可不時聽見一兩聲秋蟬的鳴響。外表上，他是如此一個平靜而幽雅的城市。誰看了也不相信他是一個人口數百萬的偉大的商埠呢。

汽車開抵青年會的門前，卜耶夫人引導我們坐升降機到四層樓的女賓宿舍休息。在宿舍用飯之後，卜耶夫人又介紹我們到「中國鎮」的詹先生家玩耍。稍玩不久，天色已近薄暮，詹夫人堅留我們在她家寄宿。我們覺得盛意難却，祇好任卜耶夫人獨自坐上汽車回青年會去了。

詹先生是中國鎮上有名的華僑。他的故鄉是中國的山東省。他現在已是六十餘歲的老人。因他自幼在美國生長，所以無論容貌舉止，都沒有絲毫同中國人一樣的地方。僅從他那微黃的皮色上看來，知道他是一個「黃人」罷了。他的家宅位置在中國鎮的中部，是一所建築得頗為宏偉壯麗的三層樓房。在樓房周圍，設有庭園花壇。庭園四方，繞以繁茂而蒼鬱的樹木。在林蔭的碎石路上，時時往來奔馳着來賓的高車與駟馬。

爲了款待遠道來訪的祖國的賓客，詹先生特別請我們吃那完全中國風味的「燕菜」宴席終了之後。詹先生夫婦用電話約了許多男女華僑，在樓下庭園開了一個歡迎的露天茶會。茶會席上，我同姊姊因了好奇心的驅使，頻頻向這六十老翁詢問關於美國的民情風物，及他本人住在美國的感受等等。老先生看見我們殷殷詢問，便也口若懸河的用了英語滔滔不絕的述說起來了。以下爲詹先生之言

唉，姑娘，因爲你們是來到美國求學的，所以我勸你們除了求學以外，關於美國的別的事情還是不知道的好吧。美國這個國家，真是一個罪惡的國家呢。他的「金錢」固然在世界首屈一指，就是他的罪惡，又何嘗不是首屈一指呢。就以他們對於外國人的態度說，也是刻薄到極點。你知道，姑娘，美國人是極端討厭所謂「有色人種」的。但同是有色人種，他們討厭的程度却又有深淺之分。譬如印度人罷，從前本來極爲美國人所賤視的，可是自從近代出了太戈爾、甘地等等的偉人之後，美國人反而有些恭敬起他們來了。日本人呢，也爲美國人所不喜，他們常稱日本爲 Jap，在 Jap 這們個字裏，充分表現一種輕視的意味。但是，最被他們所深惡痛絕的，要算我們中國人了。他們平常稱我們中國人爲 Chink 或 Celestial，其賤視的程度，幾乎如同他們眼中的非洲黑人與印第安人一樣。唉，我爲這事，差不多受了他們六十多年的欺侮。其實呢，這也難怪他們。許多事情都是中國人自取侮辱的。今日的中國鎮，如你剛纔所看見的，似

乎不能說他是怎樣不好。但在二十年前，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那時所有建築，全是一排一排的中國式小矮屋子，街市的衛生公益也完全沒人提倡，滿街的糞土垃圾，時刻發散出一種骯髒而窒人的惡臭。加上幾位守舊的同胞，老是不肯剪掉他們那難看的小辮，因此就被美國人送給我們一個「野豬」的稱號，中國鎮就被稱爲「豬圈」。稍稍體面一些的 Gentleman，有誰敢從這「豬圈」附近走一下呢。

現在呢，這中國鎮似乎是大大的進步了。這進步，我老漢自覺稍稍盡了點力的。但是，無論你的街市進步到什麼樣子，要是你的祖國終年鬧的亂七八糟，是仍然不能得到人家的重視的……

……
唉，我今年六十七歲也老了。但是每次聽到祖國終年亂七八糟的鬧，實在覺得有些擔心。我想，這樣鬧下去，過幾年可不是被人家一搶了事嗎。可惜哪，那麼大，那麼好的一個國家，爲什麼鬧成那麼壞……

說到我自己，並非在中國生長。自從我的祖父在船上當水手來到舊金山後，我們已經在這地方住滿了三代了。當然二十多歲時，也曾跟隨父親回到中國的山東去了一次。我們那次回去的目的，是「掃墓」。不料回去一看，祖先的墳墓全被築鐵路的人給弄平了。就是作鐵路也吧，人家的

墳墓總不能就給弄平了。不是。家族雖然不在，也應當代為遷移到一個「公墓」之類的地方去呀。不料他們……唉，唉，看起來，這也就是美國人說我們中國不講人道、不講公德的地方。我從那次就沒再回去第二次，雖然我仍然是愛中國的……

我家從祖父起，就是以捕鯨為業的。說到捕鯨，姑娘，我又有些在你聽來是新鮮的話告訴你了。當你來的時候，在海上也曾望見過鯨魚沒有。說是「鯨魚」其實「鯨」這種東西並不是「魚」，是一種「水獸」。因他沒有像魚的「鰓」，不能在水中呼吸，只得時時浮到水面來游泳。鯨的鼻管是長在頭頂上的，從他鼻管中常常冒出很高很高的一條水柱。捕鯨的人遠遠望見這水柱，便知道是鯨來了。

我的祖父，最早在一隻船上充當水手，後來自己買了一隻船，同別人合夥幹起捕鯨的事業來。祖父那時候所用的船是帆船，捕鯨的法子也笨拙得很。那時每逢望見鯨來了，便聯合許多帆船追上去，等到將鯨包圍起來的時候，然後每隻船上的人全用所謂「鯨叉」的這東西遠遠向鯨擲去。鯨在這時一定帶叉逃走，許多帆船就在後面緊緊追趕，因為叉的一端繫有長繩，所以不愁鯨的逃去。這樣，直到將鯨在海裏殺死，然後帶上岸來。但是，這種捕鯨的法子有時可以達到極大的危險，因為稍一不慎，帶叉的鯨可以一怒將帆船覆沒。我的祖父就是那樣死在海裏的……

到了我的父親時代，捕鯨的法子便稍稍進步了。那時改用輪船，船上置有大礮，鯨又藉着礮火拋擲出去，力量很大，常常一礮就可將鯨殺死。然而礮在船上瞄準很難，一礮不中，鯨必急速逃去，這時船就開足速力直追上去，預備放第二礮。終因鯨所逃走的方向是無定的，而開足速力的輪船又不容在水上迴轉自如，因此常有輪船觸礁的事。我的父親也在四十歲上，輪船觸礁死了……

……
姑娘，你聽了覺得悲哀，不是實則，這也不過是。人。生。偶。然。的。遭。遇。尤。其。是。我。們。以。捕。鯨。為。業。的。人。有。誰。不。是。朝。不。謀。夕。的。呢。但是現在我們是不怕了。自從「電氣捕鯨」這法子發明以來，捕鯨變成一種極其平穩的營業了。我的祖父父親雖然都是捕鯨死的，但是我却仍然繼續幹這捕鯨的事業。到了現在，我已無須親自下海工作，因為我已經有六隻小輪船的一個「捕鯨隊」這「捕鯨隊」就是我的財產。在那一隊捕鯨船上，全有最新式的電氣裝置。每年所得的鯨脂鯨骨，足夠維持我的生活……

老人說到這裏，停止不再繼續述說下去。稍息一會之後，他又用了低微的言詞詢問我們關於祖國的一切。我們據實告訴了他。他聽後彷彿覺得很是失望而憂鬱。在他以後的談話中，時時夾着歎息與眼

淚。我們都覺得這位年老的華僑是頗可愛了，便不厭其詳的告訴他以祖國的瑣事。他很感動的聽了。下去。聽到後來竟頻頻揮灑着他的老淚……

夜已漸深。處處響起了尖銳而曳長的汽笛聲音。舊金山的「夜氣」愈加變成恬適而溫和了。從星光中望見飄揚在老人屋頂上的那面中國國旗。那國旗在這掛滿了「星條旗」的美國城市中看來彷彿覺得有些異樣……

等到茶會終了，來賓散去，詹夫人陪着我同姊姊上樓安寢之後，我在夢中又曾一度看見了老人那種酸辛的言笑與悲悽的容色。

寫於自舊金山東行的車上

(二) 葡萄園

自從上星期考入W大學的音樂院後，幾日的心情完全為周圍新奇事物所牽引。從W大學的「品」字形大門以至白玉樓臺的音樂院，從提倡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大總統門羅先生的銅像以至阿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紀念廳，從藏書數百萬卷的宏偉富麗的圖書館以至埋首書城好學不倦的老教授，從音樂院中輕聲淺笑的彈琴的少女以至奇醜無比專管擦地的可憐的黑奴，一切無不引起我那濃厚的興趣與熱烈的好奇心。

對於校中事務覺得熟悉之後，校外情形又漸漸引起我這遠來遊子的注意。W大學位置在一個小鄉

鎮的盡頭，靠近有名的阿亥阿河（Ohio River）是一片風光極爲明媚的所在。每當天色晴朗之晨，登上音樂院的高樓遠眺，即刻可以望見那些飄浮在阿亥阿河中流的漁船的「帆色」。所謂「帆色」驟聽似是一個難解的造詞。然而當你曉得那些往來阿亥阿河上的漁船的「風帆」是有深紅、淺碧、天青、蔚藍、玫瑰、翡翠種種色彩之不同時，那麼「帆色」這個名詞就覺得是極其恰當的了。

河上風景既是如此引人注意，每當讀書之暇，我便常同姊姊走近河岸消遣。最先我們的足跡不出河岸附近。但漸漸地，較遠的鄉村也成爲常去的地方了。阿亥阿河兩岸的農園以「果園」爲多，而果園之中尤以「葡萄園」爲最有名。時候是秋天，農園正在忙於收穫。於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因了音樂院鋼琴主任E教授的介紹，同着姊姊到E教授的母親所經營的「葡萄園」去訪問。

我們帶了E教授寫給我們的介紹信，坐上停在寓所門前的長途汽車，風馳電掣的向着阿亥阿河的「河口」進發。「河口」是阿亥阿河兩岸人們交通必經之地。因爲我們所去的葡萄園位置在大河的對岸，所以必須從河口坐船渡了過去。

長途汽車開抵河口之後，我同姊姊即刻買妥一隻小船坐了上去。那是一隻有着天青色風帆的小船。船上掌舵人像一中年美國人，身材高偉，皮膚被秋陽曬成了黝黑。他本來穿了一身極骯髒的泥水衣服，的，看見我們要坐船，即刻換上一套極其潔淨的農人服裝。他的頭上並不戴帽，然而因爲避免秋陽

的薰炙，所以在頭部包圍一塊天青色頭巾，這頭巾看去同那天青色的布帆極其調和。

小船在河面斜斜橫渡過去。同時，河上的景色又不覺引起我們熱烈的感興。時間是下午。河上一切全為秋陽的金光所籠罩。天空是蔚藍的，河水在日影中現出同天空一樣蔚藍的色彩。小船乘着順風慢慢前進。一些蒼色的水鳥，繞着布帆的尖頂飛舞。另有一些野鴨、家鴨、紅鶴、白鷺，毫不避人的在船身左右遊來遊去。距河岸略遠之處，一片稻田，在柔風裏打成黃金色的波浪。無數的農夫農婦，很忙碌的在已成熟的稻田裏工作着。看了眼前醉人的大自然的秋色美景，浮到心頭來的是那故國S省^{S按此}的鄉村秋日的風光。

小船靠岸之後，我們又舍舟登陸，順着一條極其平坦的郊路步行前進。我們沿途經過一些美麗的農舍、精小的田莊、肥沃的牧場、金色的稻田。終於步行約有兩三華里的路程以後，便到E教授的母親所經營的葡萄園了。

葡萄園位置在一道蜿蜒的小嶺脚下。四面並無圍牆，只用五六尺高的木欄環繞。從欄外向裏望去，可以望見園中枝葉扶疏，叢綠如蓋的樹木。而當我們望到那些高高下下的葡萄架時，更覺得是紫綠相映，景色清絕了。

我們在木欄的門上按了一下電鈴，不久就有五六十歲的一位白髮的老太太，走子出來。我們將E教

授的介紹信交給她。她一看就說自己便是E教授的母親。我們隨她走了進去。她先引我們到屋中吃了一杯本地出產的羊乳，隨即引導我們參觀園中各處。現在正是收穫時節，一些工人坐在園中樹蔭下休息，看見我們點首表示歡迎。我們一面跟隨那老太太在一些紫綠相映的葡萄架下穿來穿去的參觀，一面就同那老太太用了「歡樂」的語調談起話來。

「夫人，您的這個葡萄園真是美麗極了。請問一年可以收成多少葡萄呢？」最先用贊歎的口吻這樣說的是姊妹。

「美麗嗎？哈哈。這個葡萄園我差不多經營了二十年。面積雖然不大，可是因了土壤的肥沃與氣候的適宜，每年產出的葡萄足有兩三噸。」老太太說時，微露一種得意的笑容。

「那些柳筐也是盛葡萄用的嗎？」我指着園中空地上放的一些用柳條精編的小筐說了。

「不錯，那正是盛葡萄用的。姑娘，你知道現在正是葡萄上市的時候，我們就將葡萄盛進柳筐，拿到離此不遠的市上去銷售。」老太太仍然不厭其詳的爲我們解說。

「那麼那些羊是做什麼用的呢？」我又指着園中另一空地，向老太太問了。在那片空地之上，有十餘隻黑白的山羊靜靜立在那兒，而在每個山羊的背上都帶着一條長長的繩索。

「羊嗎？哈哈，那是預備馱葡萄的。因爲葡萄這種水果最怕擠，不能裝在較大的筐籃裏頭。只好把他

放進小柳筐，再使這些山羊馱到市上去。哈哈。」老太太大約也覺得這事很有趣，便不住地哈哈的笑。

「那樣小的山羊，能够馱多少呢。」姊姊又極感興趣的問。

「姑娘，你以為那些山羊馱不多嗎。要知道他們是馴良而努力的一隻山羊能馱七八十磅到一百磅，並不次於一隻壞的驢子。」老太太彷彿因聽姊姊說她那些山羊無能，覺得有些不服氣起來了。

我們暫時不再說什麼話，仍然跟隨老太太走到各處去參觀。正在這時，那些坐在樹蔭下休息的工人們也一齊走進葡萄架下開始工作。他們先將葡萄用雪亮的鋼剪一穗一穗的剪下，然後放進柳筐內，上用葡萄的綠葉掩蓋。他們工作得很快，不久的工夫，已將柳筐全部裝好，然後一一縛到羊背上去。但是在他們將要出發之前，老太太又開始向他們大聲說道：「請你們給我留下一隻山羊同兩小筐葡萄。」

她的命令一發，工人們立刻照辦。老太太目送工人們跟隨羊羣去遠，然後微笑着對我們說道：「你們遠來參觀，我是非常感謝的。我從前曾經到上海去過。我愛中國人，而且很愛你們。我想送你一小筐葡萄，可以嗎……」

我同姊姊剛要婉言拜謝，那老太太早將那隻馱着兩小筐葡萄的山羊引到我們面前，並且用了和藹

可親的態度說道：「這裏是兩小筐葡萄。一筐送給你們。一筐送給我的兒子。教授請你們代我向E教授說他的母親願他平安。」

這一來我們覺得不好說什麼不要的話，祇得誠意地向她致謝。老太太又堅決要送我們走回河岸。在臨行之前，她又忙忙取來兩瓶葡萄酒送給我們。

當夕陽銜山的時候，人與羊的一行列走出了葡萄園的大門。在去河岸的途中，老太太不住向我們稱道她的兒子如何孝順。姊姊也很愉快的向老太太述說一些中國的事。我什麼話也不說，祇在心中羨慕老太太那種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樂趣的生活。羊呢，羊呢，很馴良然而很滑稽的馱着一對小葡萄筐。到了河岸一看，剛纔渡我們來的那隻天青色小帆船，仍然停在那兒等候我們。舟子將羊背上的柳筐同葡萄酒，幫我們一件一件拿到船上。我們每人同老太太行了一個接吻禮，然後道一聲再見。當我們的小船在水面開始搖動的時候，老太太也帶着山羊，在夕陽中歸去了。

小船同來時一樣在水面緩緩的前進。姊姊因為半日的勞乏，將老太太送的紅葡萄酒打開一瓶，同我一人一口喝了起來。這時暮色漸漸沉下，西天迷漫着紫色的雲霞，望去宛如一幅華麗的天然的織錦。從兩岸的秋草叢中傳來了閣閣的蛙鳴，遠處農舍的烟囪中有濃濃炊烟騰起，河上一切已為蒼茫的霧氣所籠罩了。

我們無言地對坐船面之上。我只一口一口喝着甜而帶有酸味的紅葡萄酒。姊姊好像正在沉默地想着。一件心事。

「姊姊再喝一口吧。想些什麼呢。」

「不，我不喝了。你看河上風景這樣好，我正在心中回憶昔年讀過的古人詩詞，有無恰切此時的景物與心情的，誰知無論如何想不起。」

「哈哈，原來你是想的這件事。也讓我來想一想……有了，我想起了范仲淹的一首蘇幕遮，你聽怎樣。」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

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我剛將蘇幕遮念完，姊姊急忙說道：「你提起范希文的蘇幕遮，我也想起他的一首漁家傲，來，比你想的好多了。」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

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不好，還是我想的好。」我故意說。

「什麼，我想的好。」

「我想的好。」

「我想的好。」

這樣的爭論是不會有終結的，惹的那位舟子也在一邊微笑起來。這時我們將沒打開的那瓶紅葡萄酒送給舟子。舟子極有禮貌的接了過去，並且用子農夫似的樸質的口吻說道：「你們中國人到底是大國民。從前日本的姑娘們也來遊玩過。她們連船也不肯出錢坐，都是一個一個游泳過去的。」

慚愧、慚愧。我們，倒是也，想游泳過去的。可惜沒有強健的身體呀。從前在中學讀書，姊姊被人稱做「林黛玉」，我曾因此同人爭鬧，姊姊也曾因此氣哭過。我雖身體較好，但又那敢同日本少女比較。我們豈好比作此傻瓜似的大國民態度云乎哉。我們之不得已也。

當小船靠岸，我們提着葡萄筐登上長途汽車之後，仍然聽見那舟子在用了農夫似的口吻高呼着「大國民、大國民」。

寫於遊罷葡萄園歸來之夜

(二) 小市場

「妹妹，你不想去逛一下小市場嗎？聽說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呢。」在一個禮拜日的清晨，姊姊這樣笑嘻嘻的對我說了。因為時間尚早，我同姊姊尚未起牀。姊姊一面說着，一面將她蓋的毯子掀起，走

下地來立在我的牀前。

「哈哈，你又來了。每到禮拜日，不是你拉我出去，就是我拉你出去。爲什麼總不能安安靜靜地在家住上一天半天呢……」我這樣帶點頑皮地回答姊姊，隨着也就披着睡衣走下地來。

「你別淘氣了。你以爲我忘了嗎。上禮拜是誰興頭去逛葡萄園的。一點葡萄酒就把你醉成那個樣子。下車的時候，要不我扶着你，你早倒下地去。你大約忘記了美國是一個禁酒的國家了吧。」姊姊毫不容情地說着前幾天遊罷葡萄園歸來的事。那天我因爲在船上多喝了些葡萄酒，接着受了汽車的顛簸，不覺頭暈起來。下車時要不姊姊扶着，真有倒在地上的危險。直到回寓吃了一點冰水，纔覺略略輕鬆。

「……」姊姊的話使我無言可答。想到酒醉的事，更覺臉上陣陣地發燒了。

「爲什麼不說話，羞了嗎。哈哈，這有什麼值得羞的。告訴我，到底想去不想去。」

「去，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那地方果然有趣嗎。」

「我是聽見房東太太說的。她說，

你們中國留學生差不多全是傻子。因爲你們來到美國，除了進大學讀書，就不知道走進美國的各級社會觀察一下。這樣花了很多的時間金錢，所得到的不過是一些死學問。在這一點上，日本

學生就比你們高明多了。他們來到美國，除了用功，就到各處遊逛。等到畢業之後，學問也有了，經驗也有了。像他們纔算不白來一趟呢。

房東太太說了上面的話後，就對我說離此不遠這個小市場是很有趣的地方，勸我們務必去玩一下。不料她竟是一個很有道理的人。

「那麼，反正今天沒有事，就去玩一下好了。可是我們如何去法？有誰來做我們的引導呢？」

「這一層房東太太也對我說好了。她說她今天不出門，情願將她自用的三人小汽車借給我們，並且使她的黑姑娘給我們開車。」

「哈哈，黑姑娘……」

來美之後，最使我感覺興味的就是那個黑姑娘。黑姑娘是房東太太的一個女奴。因她是黑種，寓中人就送她一個外號叫做黑姑娘。黑姑娘年紀不到二十歲。黑黑的臉兒，紅紅的嘴唇，白白的牙齒。穿一身頗爲時髦的服裝。走起路來好像駝鳥似的一大步一大步的。她平日除了幫忙房東太太料理家事之外，沒事就找我同姊妹談天。我們見她來了，常常送她一些糖果之類的東西吃，一面很感興味的領略她那一口土俗極了的英語。

我同姊妹先去浴房沐浴，隨即穿好衣服，按鈴將黑姑娘叫上樓來，告她以往遊小市場的事。黑姑娘聽

我們說完，眉開眼笑地邁着駝鳥似的大步走下樓去。不久聽見小汽車的嗚嗚的聲音。我同姊姊便也急急走出寓所的門外。

小汽車是無篷的，並且容積很小，三人坐上已經覺得擁擠。當我們齊向立在寓所門外的房東太太道一聲再見之後，這個小小汽車便載起了一個「黑女」同兩個「黃女」在萬衆希奇的注視下，向着鎮外的郊野方面馳去了。

郊外的秋色老了。經霜紅葉在朝陽下閃爍着耀眼的光彩。天空是爽朗的。西風陣陣吹來，竟使穿着大衣的我們不禁連連打了幾個寒噤。這時黑姑娘用一手開車，另一隻手就爲我們指點遠處的風景。我們順着她所指的地方望去，人是如同置身富有詩意秋色畫圖中了。

汽車沿着稻田的邊路向前奔馳。不久來到一個人煙頗爲稠密的鄉鎮。遠遠地，一種軍樂的聲音震着我們的耳鼓。

下了車，黑姑娘將汽車存放「汽車存留處」的空場之上，即刻邁開駝鳥似的大步，走在前面引導我們。黑姑娘對於小市場的一切，好像極其熟悉。她毫不回顧的順着一條大街向前走去。我同姊姊並肩跟隨着她。不料這一行列遠來的「有色姑娘遊行隊」立刻引起了街市羣衆的注意。有一羣七八歲的小孩隨在我們身後。Chinki Chinki地叫喊。聽到小孩那種含有侮辱意味的聲音，姊姊祇向我悽

然一笑。我却忍不住回頭怒視了他們一下。他們也好像覺得那樣的叫法不很合理，便很羞澀地一閃散去了。

漸漸地，我們走進了小市場的內部了。這正是「午市」的時候，在寬闊的街道上往來着成羣結隊的男女遊客。街的兩旁峙立着許多建築宏麗的商店，裏面陳列的盡是一些日常需用的物品。最大奇異的，是在每家商店門口高懸着一個雕刻精細的竹架，竹架上蹲着一個五彩繽紛的大鸚鵡。遊人不絕地從架下走過，鸚鵡也就不絕地「Welcome!... Welcome!」的叫喚起來。當我們走到這一條長約三哩的「鸚鵡街」的盡頭，看見另一座外觀頗為華麗的建築，那便是有名的一「東方商品陳列部」了。據黑姑娘告訴我們說，「東方商品陳列部」是全市場最爲吸引遊人的地方。我們隨她走了進去，最先看到的是一個極其破爛的古董攤。攤上擺着紅毛鞋、繡花衣、繡花小袋、中國人形、中國磁器、象牙、鹿角等等，看去並不值錢的古董。守攤商人是一個雞皮白髮、身材矮小的獨眼美國人。他一面哼哈地唱着，一面將一頂從中國買來的破紅纓帽子戴在無髮的光頭上。然後，拿起面前擺着的一個綠鼻煙壺，兒作出聞鼻煙的姿勢，惹得圍觀的遊人全都哈哈大笑起來。

但是，在這「東方商品陳列部」中，除了上述那個破爛的古董攤外，依然有許多極其輝煌燦爛的陳設的。在那些富麗的陳列中，充滿着印度的金佛、中國的古鼎、燦爛的美玉、晶瑩的琥珀，以及五光十色

的古董的玩器。遊人到此往往凝視很久的時候，不忍離去。

出了「東方商品陳列部」經過一條頗為狹窄的街道，便來到極其寬闊的廣場之上。廣場上滿是花
花綠綠的布棚。在每座布棚之內，表演啞戲、魔術、滑稽跳舞等等的玩藝。這地方的遊人較之他處更爲
擁擠。滿場瀰漫着男子的高呼、婦女的歡笑、嬰孩的啼哭，以及雞鳴犬吠種種嘈雜而喧囂的聲浪。眼前
烟霧騰騰，空氣非常惡劣。那樣子，使人疑心走到北京天橋之類的地方去，幾乎不相信他是世界第一
文明國的市場呢。

我們藉了黑姑娘的引導，首先走進一座極其偉大的黃色布棚之內。這座布棚是全場最著名的表演
「駱駝戲」的地方。棚內有十餘隻高大的駱駝，滿身裹着紅綠的彩綢，正在來來往往的舞蹈。另有兩
個男人拚命地敲着兩面大銅鼓，駱駝就隨着鼓聲作出各種不同的姿勢。正在這時，從一邊閃出了三
十餘位面色服裝各各不同的人。細心看去，裏面有俄國人、中國人、希臘人、波斯人、非洲人、猶太人、日耳
曼人、馬來人等等。這些人走到棚的中央，便也一齊加入駱駝隊，瘋狂般地舞蹈起來。最惹人注意的在
這各色人種當中，還有一個中國小腳女人。那女人穿着美麗的繡花衣裙，戴了輝煌的金珠首飾，打扮
得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雜在人羣中跳舞。忽然鼓聲一變，駱駝們舞得更凶起來。各色人種立刻一鬨
逃去。最後只餘下那個中國小腳女人，作出要逃又逃不去的樣子，哭喊着倒在地下。於是一幕喜劇便

告終止了。

我們在「駱駝戲棚」內得到一個不愉快的印象，即刻退了去，另外走進一個深紅色的布棚去。這一個布棚容積較小，觀衆也不擁擠，是一個表演「鬪雞」的地方。棚的中央用白粉畫出一個圓周形的大圈，數十隻公雞正在圈內雙雙的猛鬪着。雞的顏色鮮豔而特別，有玫瑰色的、金黃色的、銀藍色的、乳白色的等等。雞數雖多，色彩無相同。在每隻雞的頸下繫一個小銅鈴，爪上又縛上雪亮的尖刃，充分表現一種英武的氣概。另有一面軍樂隊，奏着雄壯的軍樂。雞的動作，隨着軍樂的高下疾徐，有條不紊。樂隊的樣子也很奇異。每人都是裸體紋身，只穿一件小褲。每人頭上戴一個「紅雞冠」似的帽子，帽子後面插一個極大的鹿角。我們立在那裏看了頗久的時候。數十隻公雞雖然不息地鬪去，但却毫無損傷。我們這時不等看他們的結果怎樣，就忙忙地出來了。

走出「鬪雞棚」後，黑姑娘還要引導我們去別的布棚裏參觀。終因我們這時有些厭倦，加以天色已近薄暮，遂決然順着來路走出了小市場的大門。

將要走到「汽車停留處」時，我因為要消散一下剛纔在「駱駝戲棚」所感受的不快的印象，便向姊姊提議道：「回去的車，讓我來開吧。」

「你又淘氣了。你開，我是不敢坐的。」

「不敢坐。哈哈，你忘了我們在中國的工埠」按此當係天津，或濟南據第七章，此當為濟南籍者識。讀書時，我常常借了B夫人的單人小汽車開着玩的事了嗎？」

「……………」

終於姊姊允許了我的請求，讓我坐在前面開車，她同黑姑娘並肩坐在後面。黑姑娘這時彷彿感到無上的榮幸，不禁眉開眼笑地唱了一個快樂的小曲。

汽車走在夕陽返照朦朧垂暮的郊路之上，如同來時一樣，我們穿着的薄呢大衣感覺有些秋晚的冷意了。當我們走過一片蘋果林時，帶有深紅色蘋果的樹枝正低垂到我們的頭上。黑姑娘這時突然伸手探下兩個深紅而鮮豔的蘋果。姊姊雖想阻止她，但也來不及了。黑姑娘不久就在大嚼她那兩個獵獲物。姊姊便用了法語高聲對我說道：「到底是黑人，你看她的道德觀念多麼不發達……………」

「姊姊，你以為黃人就受人家尊敬嗎？在白人的眼裏，黃人或許還不及黑人呢……………」

我一面用法語高聲回答姊姊的話：「駱駝戲棚」裏那個小腳女人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閃……………」

……

寫於W大學音樂院樓上

(四)月夜的琴音

下午，我同姊姊剛從大學回到寓所，接到老教授甘貝爾 (S. E. Campbell) 先生的信，約我們於晚間

七點鐘到他家茶會。

甘貝爾先生是音樂院的樂理教授。他從前曾經在中國的香江

按即香港。但在小說中似以直用通俗之地名爲佳。編者識。

居住多年。

因此對於中國學生的感情很好。當我投考音樂院的時候，出題的是他，監考的是他，口試的是他，後來對於校中事物給我以懇切指導的仍然是他。他年紀雖然已經超過七十歲，然而每次見他，總是很愉快。很健談。走起路來，帶着英武的姿勢。天天同青年們賽一點鐘網球，也毫無疲憊的神色。

我們接到邀約茶會的來信之後，在晚間六點稍過便向甘貝爾先生的家宅步行而去。他的家宅同我們寓所相隔不遠。出了寓所南行不到一華里的路程，就可望見老教授那所被叢樹隱蔽了一半的「紅屋」。

走近「紅屋」外面的鐵欄門，即刻看見兩位七八歲的小女孩正在那里作「飛機遊戲」。這兩個小女孩我們上次來時就認識了，她們是老教授最親愛的孫女。她們這時看見我們，便一齊將那用硬紙製成的「飛機」扔掉，跑去按一下門側的電鈴。一面高叫道：「媽媽媽媽，中國的韓小姐來了。」我們剛要上前阻止她們的叫喊，早從裏面走出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來。她們叫的是「媽媽」，誰知走出來的却是她們的「祖母」。我們不禁大笑起來。她們很不好意思的一溜煙的跑走了。老太太一面帶我們進門，一面告訴我們說甘貝爾先生此刻正在花園等候著。我們於是又隨她走向

花園去。

甘貝爾先生家的花園，充滿了「東方風味」。他的景色，是從上次來時就領略過的。不過上次來時園中桂花的餘香尚未消盡，而今所看見的已是「殘菊飄零滿地金」的深秋景色了。

甘貝爾先生正在一株梧桐樹下拉着提琴。去他坐的地方不遠，放着一張長方形的籐桌。桌上的杯盤細點、水菓、鮮花，全已擺設得齊齊整整。老教授見我們去了，站起身來招呼一下，並無言語，仍然坐下拉了起來。我們正要告坐的時候，教授的兒婦同孫女也走來了。教授於是放下提琴。五個大人同兩個小孩，全都圍着長桌坐下了。

在吃茶的時候，老教授同我們隨意談論一些大學的瑣事，教授夫人又稍帶誇張的贊美一回花園的秋景。教授的兩個兒子全在紐約充當工師，長兒帶着妻子同去，二兒將妻子留在父母的身旁，而眼前的那兩個小女孩却是長兒所生。

暮色漸濃，遠遠一輪明月從梧桐的梢頭升起。園中一切已爲皓潔的月光所沈浸，而同時桌上那枝「燭式」的電燈也突然放大光明。那燈光透過淡黃色的紗罩，與無邊的月色交映，令人宛如置身幸福的夢境。

老教授彷彿也爲當前的美景所陶醉。他將一杯紅茶舉起呷過一口之後，便微笑的對着我同姊妹道：

「你們知道我在最近不久就要到中國去了嗎。今晚請你們來談談，爲的是我們不久就要離別……」
「老教授說到末尾，在微笑中帶着一些惜別的神色。」

「啊啊，到中國去……」我同姊姊全部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我們的驚異，並不因爲中國是我們的故鄉，而是因爲以教授這樣七十歲的高齡，還要遠涉重洋的「到中國」去。

「是的，到中國去。你們或者覺得驚異吧。實則那是沒有什麼的。我之此去，目的在訪一位香港大學的朋友。那朋友計畫在中國，的上海，建立一所音樂學校。所以來信請我去給他幫忙。」老教授說時，絲毫沒有我們想的那種「遠涉重洋」的恐怖。他的雙眼充滿了快樂。他的面上也仍然是和藹的笑容。

「那麼，先生要在中國停留多少時候呢？」我覺得教授此去在我真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像那樣熱心幫助中國學生的教授，在別的大學不敢說沒有，但在W大學中恐怕是唯一無二的了。

「停留的期間雖然不能預定，無論如何，一年之內總要回到美國來的——因爲我在這邊也並沒有辭職。」

「我真是不願同先生離別呢。」

「哈哈，現在你對這邊的情形，大概也全熟悉了。你既有相當的音樂天才，從今只要加倍努力，不愁沒有造就。你知道我是日夜期望你的成功啊……」

「我。一定。照着。先生的。期望。作。去。」

「好。很好。努力。努力……」老教授一面這樣「努力努力」地說着，一面又舉起紅茶呷了一口。忽然，他又如有所思似的靜默一會，隨即對着坐在一邊的夫人說道：「請您去把我從前在中國買的那張古。琴。拿。來。」

「什麼。先生。也有。中國。的古。琴。嗎？」我。不禁。驚喜。地。問。

「哈哈。我。不但。有。而且。還會。彈。一。兩。個。曲。子。那。琴。是。前。幾。年。在。香。江。註見前。託。一。位。中。國。古。董。商。人。代。買。的。價。值。是。美。金。八。百。圓。發。音。極。好。據。說。是。唐。代。的。東。西。……」

「啊啊。先生。有。那。樣。好。的。古。琴。真。是。想。不。到。的。但是。先生。的。彈。曲。是。從。誰。學。來。的。呢？」

「也是從你們中國人學的。那人姓楊，福建人。按此即指楊時百先生（宗稷）作者琴瑟女士或亦從楊先生學

三二年）在北平逝世矣。甘貝爾教授其知之耶。編者註。彈琴彈的很好，很有名。我多方託人介紹，纔能同他見面。可惜他只教了我不多幾個曲子。我學會曲子後，送他酬金，他却分文不要。現在想來，那位楊先生，很足以代表你們中國的精神。」

「……」我無言，只在心中暗暗否認老教授那句「代表中國精神」的話。中國的精神，原來亦有可以誇耀的呢。他大約因為太愛中國了，便不覺得有些贊美得過些吧。然而我不能不承認老教授

的話絕非虛說而深感到中國的精神卻要等外國人來注意。

正在這時教授夫人已將古琴取來。那是看去很好的古琴。斷紋鱗皴並有用古篆寫的「落花流水」四字的銘語。教授一面撫弄着古琴，一面命人將桌上的杯盤撤去。隨即正襟危坐的彈了一個「怨蘭花」的古曲。

教授靜靜的彈着，我同姊姊靜靜的聽着。那琴音先是用低調造成一種涵蘊的撫愛的空氣。透露着一種溫和的飄忽的音節。如泉水一樣的澄明。如春風一樣的披拂。漸漸的那音節便逐步高起。一直高到最澄明的尖音。如孤鶴之唳於晴空。如靜月之懸於午夜。正當我們爲這種澄明的尖音所陶醉時。出乎意外那琴音又一瀉千里似的沉落下去。最後只餘下幽沉的顫響。因又想到「長生殿」上「恰便

似明月下冷冷清梵」——「恰便似步虛仙珮夜珊珊」——「恰便似鳴泉花底流溪澗」

按長生殿彈詞此段原文云「恰便似鳴

泉花底流溪澗。恰便似明月下冷冷清梵。恰便似嶽嶺上鶴唳高寒。恰便似步虛仙珮夜珊珊。按至此初疑聽更難，以符原文。繼思作者此處乃偶然思及，並非正式徵引舊籍。況即作者當時默記無差，而寫入小說，必如新參差歷落，稍有乖舛，方合。若全同原書，反嫌呆板。而破幻境，故卒未敢擅改。編者識。 那些形容的詞句的確傳寫得超妙，令人神往。

一曲既終之後，老教授的興趣猶濃，就又彈了一曲「遊子吟」。在這一曲的彈奏中，充滿着低徊嗚咽、悲涼淒清的情調。我們全爲這種哀怨的情調感染得頗爲淒然。聽至最後，我同姊姊竟在兩眼浮滿清淚。不約而同的低吟着古詩人蘇武的詩句：「……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

「遊子吟」完畢，老教授從座上立了起來，獨自在梧桐樹下來往地踱步。我這時忽然想起自己在童年從心葵老師學的那曲「十八拍」便無言的坐到老教授剛纔坐的位子上。很激動的彈了起來。老教授彷彿覺得很驚異，便也停下脚步，坐到一只籐椅上。

琴的發音極好，雖不敢斷定他是唐物，但也決非元明以後出品。我一面彈着「十八拍」，一面想到我那張存放故國有着「暗香」二字銘語的古琴，不禁如同想到一位久別的故人似的，起了深深的懷念。

「十八拍」完畢，老教授殷殷叩我以學琴的經過，我很詳細的告訴了他。他又同我談起中國古代的琴學家的故事。於是我們的談鋒便自然轉到蔡邕、司馬相如、俞伯牙、白居易等人的身上去。談到最後那老教授竟瘋狂般的誇說中國的一切東西全是好的。音樂是好的。圖畫是好的。建築是好的。文學是好的。……是好的。

「你們中國有無限的寶藏，現在任其遺棄實在可惜。」

「不，現在也有些人在注意了。」姊姊說。

「注意了嗎？感謝天，我希望我這次到中國去，能夠看見一些新的氣象。」

「……」我無言，只在心中暗暗地叫苦道。請你不要太奢望罷。你所說的那些新氣象是什麼呢。是說那些駭人的兵匪的焚掠嗎。

夜深了。在這萬籟無聲的花園之內，仍然是樹影婆娑，月華如水的景色。再一細看，教授的兒婦已經不知去向。兩個小女孩也伏在祖母的懷中睡熟了。忽然一陣刺骨的霜風吹來，梧桐的葉子紛紛落在古琴上面，這落葉好像告訴我們說道：「異國的女兒啊，主人倦了，你們也該歸去了吧。」

是的，我們不久就要告辭歸去了。但在歸去之前，老教授忽然如有所感似的嘆息道：「唉，我雖然不久就要到中國去，但對美國的一切，我又那能無所眷戀。不過沒有法子罷了。我又想到從前讀的一首中國詩來了，那詩是被譯成英文的——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不等老教授念完，我們已經聽出這是譯的詩經小雅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那一段。因了教授的一念更加引起了我們深深的「鄉愁」。等到我們向主人告辭，走在燈月交輝的馬路之上的時候，仍然覺出心中那種濃郁的悲苦。這時姊姊忽然帶了幾分怨嗔的意味說道：「哼，這個甘貝爾教授，我以為他請我們去吃點好東西，誰想他是請我們去聽我們的「眼淚」的一個西洋大學教授不去，奏悲多汶（Ludwig Van Beethoven）的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不去，唱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西風歌（West Wind）反來彈中國的古琴，念中國的詩經，真是新聞……」

寫於夜深時茶會歸後

（五）白宮之遊

禮拜六的下午，我去大學聽完西吉微克夫人（Lady Sedgwick）的「近代複音樂」的講演，順便去借了幾本關於「印象派音樂」的參考書，獨自一人挾着那些厚重的書冊，走回寓所去。姊姊已經比我早一時回來，她這時正在對着牆上掛的一幅繪畫出神。那繪畫從前並未見過，想是姊姊適纔懸掛

上的。

「啊，是從那裏弄來這樣美麗的繪畫。買的呢，還是畫的呢？」我還不曾細看繪畫的內容，僅從遠處望見那種鮮明、彩色，便這樣對着姊姊問了。

「你說他是美麗也好，但他所表現的却是一幕驚人的慘劇呢……」姊姊一面回答我的話，一面仍然目不旁瞬的瞅着那幅繪畫出神。

「……………」她的話語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無言地走近前去一看，啊啊，想不到是一幅描寫戰爭的繪畫。適纔望的那種鮮明的色彩，全是點點的血污。

「怎樣看明白了嗎？——這幅畫是描寫美國一八二九年黑奴叛變的景象的。當一八二九年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大衛烏克爾 (David Walker) 的黑奴，寫了一本小書，題名烏克爾的呼籲 (Walker's Appeal) 在那本小書中，充滿着奴隸反抗主人的怒火。小書出版不久，就得到南部諸州黑人的同情。不到幾時，凡是那些住在號稱美洲老領土 (Old Dominion) 的維基尼亞州 (Virginia) 中的黑人，完全反叛起來了。反叛的領袖是一個名叫奈托吐耐 (Nat Turner) 的黑人，所以那次的叛變就被稱爲奈托吐耐的叛變 (Nat Turner's Rebellion) 但是，那次黑人的叛變並不會得到什麼效果。起事不久，就被白種人用極其殘忍的方法平定了。這幅畫所描寫的就是白人用了殘忍的方法，斫殺那次叛變的

黑人的景象……」姊姊用了同情的語調說着。說完就從椅上站了起來。

「咳咳可憐的黑人啊……」我也這樣嘆息的說着，同時更加細心的注視着眼前的畫幅。在這畫幅的左上角，分明寫着 (Nat Turner's Rebellion) 三個大字。

「哈哈快別那麼歇斯底里樣兒的了。我厭够了，又輪到你來厭了……今天禮拜六，正經商量一下郊外寫生的事情好了。」姊姊看我對着畫幅呆呆的出神，便笑着將我拉了起來。

「寫生不想去了呢……」我故意同姊姊爲難。

「那爲什麼。你不去，我也去不成了。你不是曾經允許我，每禮拜陪我出去寫生一次的嗎。姊姊有點發急。」

「不要急，哄你玩呢。那能不去。並且這幅畫也將我弄得有些氣悶，實在需要出去逛逛了。」我說完，隨即幫忙姊姊收拾畫箱等物。

我幫姊姊將畫箱弄好。姊姊走去按一下電鈴，不久就見黑姑娘邁着駝鳥似的大步走上樓來。這是我們很早就同房東交涉好的，每逢出去寫生，就叫黑姑娘給我們背畫箱。

誰料黑姑娘這次上樓之後，並不如以前那樣將畫箱很快地肩上背去，却是用了一種極堅決的語調說道：「小姐們，請你們原諒，我這次不能陪你們同去。因爲我向主人請假了……」

「啊啊，請假爲的什麼。是辭職不幹了嗎。」我們同時的說，因爲黑姑娘的話語太使我們驚異了。

「不，不是辭職。是請了半日的假。請假的原因，爲的我的母親想我了，來信要我回家玩一玩。我現在就去。那麼，小姐們，再見。」她說完，就作出急急下樓的姿勢。

「請你不要忙，我們還有問你的話……你的母親住在那裏。假如離此不遠，我們是可以同你一塊去的。因爲我們反正也要出門……」

「我的母親住在白宮（White House）離此不很遠的。坐長途汽車一小時就到了。」

「哈，白宮……你的母親住在白宮，想必就是總統夫人了。那麼，你就是總統的千金小姐……」白宮二字引起了我們深深的興味，就不禁這樣笑着同她「打趣」。

「兩位不要取笑吧。我一個黑姑娘，配充什麼總統的千金小姐……」她說完，面上仍然一點笑容也沒有。

「那麼，所說白宮是什麼意思。在美國，習慣上說起白宮，不是就指總統的住所嗎。」

「雖然如此，我的母親住的白宮，却不是總統住的白宮呢。因爲本地人都那樣叫，我也跟着那樣叫，也不過是一個玩笑的名詞。實際上，我的母親住的地方是沒有什麼正經的地名的。」

「沒有正經的地名。那麼，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你們不是說也去玩玩嗎。反正到了那裏就知道了。」

「姊姊，你以為我們可以同黑姑娘去白宮玩嗎……」聽了黑姑娘種種奇異的言語，我不覺有些遲疑起來。

正當我們反覆考慮的時候，黑姑娘又說話了，「你們疑惑什麼呢。我的母親極其尊重客人，無論對誰都是和藹而且有禮貌的。前幾天，主人也曾到我家玩過。你們上次吃的哈多克魚（Haddock）就是主人從我母親那裏買來的。」

因了黑姑娘那種誠懇的態度與可靠的言語，我同姊姊的疑慮完全的消失了。姊姊是因為附近郊外的景色差不多全已寫遍，很想換一個新的環境。我呢，更是渴望知道所謂白宮究竟是什麼樣子。

同去白宮的意見決定之後，就仍使黑姑娘背起畫箱，三人一齊走下樓去。我們在樓下對着房東太太說明去白宮遊玩的事，房東太太極端地贊成，並且交給我們金幣一枚，堅囑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替她帶回一些哈多克魚來。

上了車，我同姊姊仍然不日向黑姑娘詢問關於白宮的一切。但是我們愈要知道，黑姑娘却愈加含糊其辭的答覆。我在心裏說道，黑人也有黑人的智慧呢。

時候是初冬。汽車開出市鎮範圍，就一直向着西北方面疾馳。天空是蔚藍的，映在眼裏的盡是迤邐的

平原同連天的衰草。不到一小時工夫，已經到達靠近阿亥阿河的一所村莊。說是村莊，也不過是沿着河岸建築的一些極其低矮的小屋。遠遠望去，並無樹木點綴，只有白色的牆壁，白色的屋頂。我正在疑心這大約所謂白宮時，黑姑娘突然地高叫道：「白宮到了。」

汽車在離白宮不遠的地點停住，三人一同走下車來。黑姑娘自告奮勇地背着畫箱在前引導，我同姊姊緊隨她的後面。

近前一看所謂白宮，至少包括有百餘座小屋。每座小屋的牆壁全用水泥築成，外用粉塗抹。屋頂都用白茅、蘆葦較之中國鄉間的「紅茅屋」另有一種雅潔嚴整的風味。稱爲「白宮」果然名不虛傳。白宮是靠近河岸建的。在臨河的一面，有一片一片的空地。每片空地之上，都有用大木桿懸掛着的大小魚網。那些魚網不絕地迎風招展。一羣赤身露體的黑小孩子正在網下跑來跑去的遊戲。

現在我們是明瞭了。所謂「白宮」原來就是一部分黑人居住的区域。這些黑人大約是以捕魚爲業的。這看了懸掛的魚網已可了然。忽然，我的心中想起了聽見人家傳說關於黑人那種剝悍殘忍的舉動，不禁帶點恐怖的用了中國話向姊姊說道：「好了，想不到今天走到這樣一個野蠻的地方來了。」

「但是，假如有危險呢？」

「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什麼地方不好寫生，偏偏來到這樣的地方。」

「請你不要怨我。我覺得這正是一個有趣的冒險。」姊姊說着，右手伸進衣袋裏去。

「有趣呀……」我也將我袋中那柄自衛手槍握緊。

正當我們疑神疑鬼的時候，黑姑娘已經引我們走到一所極其卑隘的小屋前面。小屋正中有門，門小如竇，作環拱形，僅容人身出入。黑姑娘這時就在門外高叫道：「母親，客人來了……」

她的叫喊一完，從小門走出一位四十餘歲的黑婦，那黑婦身材高偉，鷹嘴大鼻，內穿藍色衣服，外套一件寬大而粗糙的黑色短褂。她的膚色較之黑姑娘及適纔所見遊戲河岸的黑小孩還要加黑十倍。這樣一個黑人兒住着如此一間白屋子，真是奇妙的對照啊。

黑姑娘將我們介紹給她的母親之後，大家便從小門魚貫走了進去。進去一看，屋內一切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的醜陋。屋內後面有窗，裏邊光線極其明亮。在那種明亮光線中，看見屋內陳設的獵槍、魚網、弓箭等物。黑婦這時用了極其和藹的態度同我們談話，連黑姑娘也變得分外彬彬有禮起來。

稍談不久，黑姑娘怕我們饑餓，便要求她的母親為我們擺下一桌看去很是複雜的食品。在那些食品中，我們所能認識的僅是蒸魚、蒸鵝、冷魚、牛油、小甜麵包等等。其餘大都不知名色，自然也就不敢輕易染指。最有趣的是那三四塊用油煮的彷彿雞子大小的東西，全體作深紅色，盛在一個大蚌殼裏面。我

們注視了頗久的時候，後來每次談起每次總是大笑不止。

我同姊妹隨意吃些小甜麵包，並將畫箱中帶來的罐頭牛肉及蘋果取出一些贈給黑婦。當我們詢問黑婦爲什麼獨自一人住在家中時，她就對我們說出一件聽來很是驚心動魄的故事。

「中國的小姐們，你們要知道這家中從前並不止我一人，我原來也有丈夫同兒子的。十年以前，這地方曾經發生了一次很大的颶風 (Cyclone)，接着就是一場很大的雷雨。雷雨過後，河中從上流飄來一些大魚，附近的人們一時都到河中捕魚，我的丈夫同兒子也將我們的漁船開了出去。誰想一連幾天，別的漁船全都得魚不少，惟有我們那隻漁船並不會得到什麼幸運。我的丈夫一怒將漁船盡量向上流駛去，在一個星月無光的黑夜，藉着燈光望見有隻大魚從上流飄了下來。那隻大魚足有船身那樣的長短，我的丈夫同兒子全都歡喜得手舞足蹈。但是，當他們將魚鉤拋去抓住那魚的頭部時，那魚忽然在水中一翻，將漁船覆沒，我的丈夫兒子全都沉在水裏了……」

「啊啊。」我同姊妹聽到這裏，不約而同的驚叫出來。

「……後來我的丈夫的屍身始終不曾撈獲。我的兒子雖然被人救起，不久也就死去了。至於那隻大魚呢，因被魚鉤抓住頭部，行動不靈，在第二天便被別的漁船捕去……」

「那隻大魚是一種什麼魚。他爲什麼有那樣大的力量呢？」

「像那樣的大魚，是不曉牠的名字的。而且我因為悲哀的緣故，也沒去看。僅聽人說是一隻長八英尺重四百磅的大魚……」

「啊啊，捕魚真是一種最危險的事業呢。」

「你說危險，誠然是危險的。然而我們却是全靠這種危險的事業生活啊。在美國我們黑人除了給人當奴隸，作苦工，外活命的法子，就只有作些漁獵一類的冒險事業了……」

「……………」

「我從前也曾受過中等教育。後來又在一個白人的家庭裏充當女僕。自從我丈夫兒子死後，我就無心再去過那種文明奴隸的生活了。現在我是靠着捕魚爲生。有時也去打打野兔，打打香鼠。幸而身體強健，生活毫無困難。你知道，在我們黑人社會中，男人同女人是一樣的工作啊……」

「你既受過中等教育，爲什麼不去大都會中謀一點職業作作呢？」

「職業，職業，有我們黑人的份兒嗎？就你的話看來，知道你是來美不久的。在歐戰以前，我們黑人全都住在黑暗地獄裏頭，無文化，無娛樂，無便利，無幸福，並且要時刻承受白人給與我們的侮辱與虐待。但自歐戰以後，黑人的思想也進步了許多。我們的領袖是格爾飛（Markus Garvey）他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自從他在一九一七年創立黑人改進社（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之後，黑人無論在質的方面，或是量的方面，全都日有進步。白人雖然繼續壓迫我們，然而我們團結仍然日臻鞏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大學，自己的報紙。這樣五年或十年之後，是不難漸漸自由發展起來的……」

黑婦滔滔地說着。從她的話中，我們方纔知道黑人是與印第安紅人不同。他們實在，是時刻趨向進步的。道路前途充滿着光明呢。

談話完畢，黑婦又要我們參觀她的捕魚。我們允許之後，她就帶着弓箭魚餌等物，引導我們走向河岸去。到達河岸時候，姊姊安放畫具在作一幅畫，我只沉默地看着黑婦那種矯健而又敏捷的動作。

黑婦跳上停泊在河岸的一隻漁船，隨即脫去外衣，只穿一件薄褲，一面將帶來的魚餌拋入水中，然後細心向水面注視。忽然魚餌一動，黑婦急將手中的小弓拉滿一箭射去，隨即奮身跳入河水，向前游泳五碼左右的距離，將那尾帶箭的魚兒拿在手中，又很快地游泳回來。她的舉動完全令我驚異，而且歎服了……」

黑婦上岸之後，就將那尾帶箭的魚兒贈我作為紀念。那正是一尾「哈多克魚」。巨口細鱗，一看就知道是一種香美的食品。我又將房東太太託買哈多克魚的話告訴了她，並且交給她那一圓金幣。她這次不再下水捕了，急忙回去將那養在池水中的哈多克魚取來四尾，連同那尾帶箭的魚兒一並為我

們用細繩穿起。這時長途汽車已經到了歸去的時刻，我們便同黑姑娘齊向黑婦告辭。黑婦先同女兒連、連、接、了、幾、個、親、愛、的、吻。然後同我們握手道一聲「再見。」

汽車在濛濛的晚霧中將我們載回家去。我們將四尾哈多克魚交給了房東。另將帶箭的一尾拿回樓上。用了母親從前教我們的法子，就着電鍋烹調起來。烹好之後，按鈴將黑姑娘叫上樓來同她分吃。我一面咀嚼着鮮美的魚肉，一面想到適纔那位黑婦的言語，不覺迴轉眼光注視一下牆上掛的那幅畫。Nat Turners Rebellion 隨即用了中國的話語誠懇地禱祝道：「被斫殺的黑人啊，努力前途，充滿着光明呢……」

於是，我同姊姊全都微笑的注視一下那位低頭吃魚的黑姑娘。

寫於吃哈多克魚之後

(六) 充軍的木蘭

古時有「木蘭從軍」一段故事，因之有了傳奇，有了戲劇。我這回在美國演了一回花木蘭。雖是逢場作戲，也引起了甚大的同感。離鄉去國，遠涉重洋，慈母倚闥，寸心欲斷。想那真正的木蘭是「從軍」。我這假扮的木蘭卻與「充軍」無異了。

十一月十二日是孫總理的誕辰紀念日，一部分留美國國民黨員發起在W大學開會慶祝。我同姊姊雖非黨員，但因同在W大學讀書的關係，也被他們邀約着加入了。

因了Y君的提議，預定在慶祝會上表演兩個劇本。一個是法國駐美大使克勞德爾（Paul Claudel）新作的名劇「緞鞋」（*Le Soulier de Satin*）一個是中國劇的「木蘭從軍」。

開會目的既然是在慶祝一位中國偉人的誕生，那麼，所表演的戲劇無論在情節上或是對話上第一先要使其完全「中國化」。在這一點上，「木蘭從軍」原來就是中國戲，不生問題。所難的就是那個「緞鞋」。但這困難不久也就解決。因了同學們的慫恿，我在一禮拜之內將他胡亂改譯成了中文的了。

當開會前兩禮拜，我們就着手將兩個劇本排演起來。在排演期間，我們將劇中角色屢屢互相更換。最後，由姊姊充「緞鞋」裏的那個卓娜姑娘，我充「木蘭從軍」中的花木蘭。

在十一月六日晚間，我們先在W大學的大禮堂公開表演了一次。這次表演的目的，是在請一些外國師友們參觀。所以「緞鞋」的對話雖然仍用原文（法文）而「木蘭從軍」却不得不用英語來表演。

第一次的公演令我們增加了不少更深練習的勇氣。第二晚（七日）我們就接着公演第二次。第二次所得成績更是超乎我們的預料。閉幕之後，二十餘位演員全都集在後臺笑嘻嘻地握手致賀。最令我忘記不了的是當我們第二次公演完畢，齊集後臺說笑的當兒，忽然看見音樂院的巴林教授（Bain）

Baring) 蹣跚着他那胖身子從門口移到我的面前，一面很和藹地對我說道：「木蘭從軍，真不愧是——齣中國的名劇，從全劇的上升 (Rising Point) 到收場 (Falling Point) 無不充滿着感人的力量。你所演的角色在全劇中更有精神。花木蘭是一個有雄心的人物，而你的表演是很能夠傳達出那種性格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來的。只可惜一件，全劇好像沒有什麼極峯 (Climax) 而結尾又使花木蘭嫁了王郎，未免落了你們東方故事大團圓的俗套。我想，假如使花木蘭在沙場戰死了，或用別種的方法把她的一生結束，不是更有意義的事嗎？」

「先生的話很有道理。不過，木蘭從軍在中國是一個古事式的歌劇，因此不免缺乏一些現代的精神。這劇在中國也不常演。我們現在用英文表演，當更失去原劇的精神不少。我們在十二日晚間還要用中文表演一次，那日先生有暇來參觀嗎？」

巴林教授聽我說完，很感興趣的感謝我請他來參觀的好意。他並且允許我那日特為我們的大會表演一個西洋的歌劇。

四五天的光陰，全在熱心的練習中飛度過去。因為想使大會的表演更有精彩，在這練習期間，大會主席 Y 君差不多終日忙於備辦服飾、道具、布景等物。我因為「木蘭從軍」的「樂工」不敷分配，同姊妹去十字街頭覓來兩位 Town piper，使他們擔任提琴等西洋音樂。其餘笙、笛、琵琶、三絃等中國樂器，

全由留學同人自己擔任。

誕辰紀念終於到了。從下午一

此字必係排印之誤疑是七時或八時。因開會在晚間，而決無由午飯後即起始至中宵之理。但未知原字不能擅改編者識。

時起，巴林教授

便領導了十餘位美國同學，在臺上表演着新法國樂派的大歌劇家狄普賽氏 (Claude Debussy) 所作之神秘歌劇 (Le Martyre de St. Sébastien)。那種悠揚的樂聲，幽美的歌喉，將臺下中西觀眾的心情完全的陶醉了。歌劇完畢，克勞德爾的名劇「緞鞋」上場。這次用的是中文對話，姊姊充劇中的卓娜姑娘，她的動作、表情極沉靜，極溫柔，很合卓娜姑娘的身分，因此博得臺下觀眾的掌聲不少。「緞鞋」完畢，休息十餘分鐘之後，「木蘭從軍」開幕了。戲詞是將徐渭的「四聲猿」中之「雌木蘭」略加修改而成，人物服飾完全是中國的「漢裝」。當我兩頰勻上濃厚的脂粉，身上穿好緞繡的戎裝，腰懸羽箭，背挂角弓，學着中國劇場的臺步，踱上舞臺的時候，彷彿夢遊在一個中國古代的傳奇故事之內，幾乎不相信自己是置身富有近代藝術精神的 W 大學的禮堂呢。

「木蘭從軍」是分作兩幕表演的。前一幕表演木蘭代父從軍，以及改裝習武等事。後一幕表演木蘭擒賊立功，以及回家後嫁與王郎的情節。我的唱工本很生疏，喜幸管音樂的幾位朋友特別出死力幫忙，使我勉強終場。當全劇完畢，被朋友們邀去食堂吃罷了慶祝的茶點，然後同姊妹並肩走出 W 大學的大門，回歸寓所的時候，街路上幾盞白熱的電燈正照得雪亮，鵝毛似的初冬的雪花不絕從天空飄

落下來，已是夜深時分了。

回到寓所樓上之後，姊姊躺在沙發上休息，我坐在燈前玩弄着在前幾天照好的兩張戲影。這兩張戲影就是排演那兩齣戲時所照，一張有着姊姊扮的卓娜姑娘，一張有着我扮的花木蘭。姊姊的扮像在清秀中帶着憂鬱而莊嚴的表情，我的却是充分顯露一種不自然的可笑的神色。

「快睡去吧。鬧了這一整晚上，不覺得疲倦嗎？」姊姊看我儘在燈下玩弄戲影，這樣催促似的說了。

「不，我要給母親寫一封信再睡……唉，我們離開母親五個月了。」我忽然想起久別的母親，一種濃郁的哀感從心頭泛起，眼淚更爲簌簌地落了下來。

「那末寫吧。我可要先睡了……」姊姊的聲調也帶些嗚咽。

夜是靜的，燈是明的。我獨自坐在瓶花芬芳的窗前，展開一幅雪白的信箋，給母親寫了下面一些孩子氣的言語——

親愛的媽媽

又有一禮拜不給媽媽寫信了。媽媽從城市移居鄉村以後，生活上有什麼可以告訴您遠在天涯的女兒的嗎。

近逢總理誕辰紀念，留美同學演劇慶祝。我同姊姊每人擔任了劇中一個重要角色。我所擔任的，是西洋名劇「緞鞋」中那個卓娜姑娘。姊姊擔任的就是「木蘭從軍」中的那個花木蘭。戲劇演畢之後，人家說姊姊的扮像很像古時的花木蘭。有幾位西洋教授並且贊美說，從姊姊的表演中充分領略了東方女子的精神。

今將木蘭從軍戲影寄來，請媽媽看一看姊姊究竟像花木蘭不像。至於我自己扮的那個卓娜姑娘，却沒有甚麼特點。因為以中國人演外國戲，始終有些隔膜呢。今將我的戲影也一並寄來。

當姊姊表演「木蘭從軍」時，我正坐在臺下。當她唱到「離家來沒一箭遠，聽黃河流水幾。馬頭低，遙指開蘆花。鴈鐵衣單，忽點上桃花片。別情濃，就瘦損桃花面。一時價想起密縫衣，兩行兒淚脫真珠線。」的時候，使我想到了自己同媽媽初別時的情況，不禁淒然滴下淚。來後來又聽她唱到「呀，這粉香兒猶帶在臉，那翠窩兒抹也連日不會乾。却扭做生就的下添。百忙裏跨馬蹬鞍，靴插金鞭，脚踏銅環。丟下針尖，挂上弓絃。未逢人先準備鬢腰兒，使不得站堂堂，燵倒裙邊。不怕他鴛鴦作對求姻眷，只愁這水火熬煎。這些兒要使機關。」這幾句話也足以表現我同姊姊在異鄉身受的苦難呢。

姊姊現在睡了，讓我來寫這封信。欲知詳情，等她醒來自己寫給媽媽好了……女兒C且寫於總理誕辰之夜。

信寫完後，裝入封套，連兩張戲影也一並裝了進去。正當封口的時候，忽然想到如此有趣的一封信，可不讓姊姊看看。於是走去將正在熟睡的姊姊喚醒，請她讀我寫給母親的信。

「你這該打的胡說，爲什麼說花木蘭是我扮的呢？」姊姊躺在牀上將信讀完，笑着坐了起來，一手將我拉近了她，作出擰我的姿勢。

「好姊姊，饒我吧。反正她老人家不會認出來的，樂得開一開玩笑。回國時候一經說明，不是很有趣嗎？」

「你儘是開玩笑，那裏知道我是怎樣的想念媽媽呢……剛纔還在夢中夢見了一次。」

「唉，你以爲我不想媽媽嗎……」

「我將身子緊緊偎貼姊姊身邊，姊姊用兩臂環抱着我的頸項，不絕地吻着我那一頭蓬鬆的短髮。當我擰頭用淚眼向姊姊面龐注視時，姊姊的大顆淚珠也正滾滾落到我的額頰上去……」

夜深了。我同姊姊從牀上起立，走到窗前將玻窗打開一扇，外面鵝毛似的雪花將地面鋪成了無邊的白色。在那潔白的雪花飛舞中，我同姊姊彷彿全部望見了母親那種清秀的眉目，同慈祥的容色，親愛的母親啊……

寫於雪夜爐邊

(七)夕陽影裏的冰山

是一個氣候頗爲嚴寒的深冬的午後，我在寓所自修室內工作到了三點鐘，爲了一個學術上甚爲困難問題無法解決，正要去大學訪K教授請求指導的時候，忽然接到「蘋果女郎」的電話，約我去「冰山」游玩。

「蘋果女郎」是音樂院的一個美國同學。因她喜吃蘋果，每當下課之後，常見她從衣袋掏出一些鮮豔而肥大的蘋果，當衆大嚼。我就私自送她一個「蘋果女郎」的渾號。蘋果女郎的年紀很輕，天才很好，姿態在秀麗中饒有一種嫵娜溫柔之致，是我在音樂院中惟一的良友。

這地方從一月以前下過頭場大雪之後，氣候本已變得非常嚴冷。兩日前又下了第二場大雪。現在天氣雖已變晴，但是積雪，仍然不會消去。從寓所的樓窗遠望，一片銀裝玉琢的美景，真非言語所能形容。因爲下雪的關係，「冰山」也就漸漸變成人們時常說起的名詞。所謂「冰山」就是指離市鎮不遠的郊外中的一座假山。那假山據說是本地人費了將近一年的長時間，用多量土石築成，專爲冬季坐雪橇滑冰之用。美國人就是在這種可畏的冰天雪地中，也仍然想出種種奇妙的方法，去作戶外有益的運動或娛樂。觀此可知美國人體格的堅強，同精神的活潑，是並非無故的了。

接到蘋果女郎約去「冰山」游玩的電話之後，一面覺得良友盛意難却，一面也想藉此參觀一下，所謂「冰山」究竟什麼樣子。我就暫將去大學訪K教授的意志打消，開始同姊姊計畫往遊「冰山」。

的事。

「姊姊，你以為可以去嗎？蘋果女郎來電約我們去冰山遊玩。」

「有什麼不可以。今天下午屋子裏的溫度實在太高，我也感覺有些悶熱，去到外邊的冷空氣中活動一下也是好的。」

姊姊說完，也將工作停止，即刻同我穿起了出門的服裝。我們每人穿上軟皮的雪鞋，輕暖的外衣，頭上是一頂銀灰色的皮冠，手上更戴着無指的羊毛手套。這樣覺得就是走在野外風雪之內，也儘足以抵禦那種逼來的嚴冷了。於是就並肩走出了寓所的門外。

按照蘋果女郎在電話中指示的方向，順着由市鎮向東一條道路走去。道路上的積雪並未除盡。踏在腳下的積雪，不時發出一種清脆而愉快的聲響。這是一條頗為寬闊的道路，有些市鎮上的男女小孩也正同我們一齊向東行走。他們一面活潑地跳躍着，一面快樂地高呼道：「到冰山去，到冰山去。」

走完一段積雪的郊路，轉過兩片乾枯的柳枝，冰山便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那是看去頗大的冰山，周圍廣闊，高約五六十尺。山的上半比較削直，下半則作斜坡形狀。從上到下，滿結一層光硬的厚冰，遠望宛如整塊大理石似的美麗。冰山之下，還有一大片平滑的人工冰田。冰田的邊沿，連接着山腳，彷彿平鋪一塊水晶的地毯。去冰田略遠之處，一所紅色的木屋孤立雪野之內。那木屋就是市立游人招待所，兼

管出賃冰鞋雪橇等物。

來到這裏的遊人很多，他們有的坐着大小雪橇從冰山頂上飛快地滑下，有的穿着冰鞋在冰田內來往馳騁。凡是來此的男婦老幼，彷彿全都興高采烈，心情都爲眼前這種有趣的冬日游戲所鼓舞。他們乘坐雪橇的方法，很是特別。每個雪橇先用兩隻山羊從下邊慢慢拖到山頂。這時人也跟在雪橇後面一同走上。在向上的路中，人與羊的脚上全都穿着帶有堅硬而銳利的鐵釘鞋。這樣便不至從那光滑的冰山上滾下。等到下行時候，人就坐在橇中，一任雪橇自由滑下。這時雪橇不用山羊幫忙，自然會從冰山的頂點，如像火箭一般的飛奔下來。那樣子，連旁觀者看來，也都爲之眩目迷神，驚心動魄呢。另有一些老人小孩，他們都不敢一直從山頂滑下，多半從山的半坡開始。因爲冰山愈上愈峭，而滑落的力量便也愈烈愈猛，這時非有特別駕駛技能，是很容易連人帶橇一齊傾翻下來的。然而，最令人看了覺得有趣的，還是那些老人同小孩。老人爲防滑跌，雖穿鐵鞋，仍然漫漫的爬上山去，一種狼狽的樣子令人好笑。小孩呢，比較老人靈巧多了。他們穿着銳利的鐵鞋，使盡兩隻小腿的力量，拚命向上。等到下行的時候，就一齊高唱着甘密的兒歌。同時，他們穿的那些紅藍黃白褐色的衣服，宛如從天半飛下一陣五彩繽紛的花蝴蝶。

我們正在向前觀望，忽然聽見後面有唱大學校歌的聲音。回頭一看，蘋果女郎不知何時已經立在我

們的身後。當我向蘋果女郎詢問爲什麼剛纔不會看見她時，她就微笑地對我說道：「我在山後，同幾位同學玩冰球（Ice hockey）不覺多玩了一會，誰想你們竟早來了……怎樣同我上山坐雪橇玩玩好嗎？」

「坐雪橇。我對這種遊戲，可惜不會練習，怕不能陪你一同去呢。」我這樣極誠懇地答覆她。實在我是對於這種冒險的行爲，有些躊躇。

「不會練習不要緊。慢慢練習，自然會生出興趣來的……」她更用了快活的聲音，說着。一點也不明白我的「怕危險」的意思。

「姊姊，你以爲怎樣。可以試一試嗎？」我無可奈何地，徵求姊姊的同意。

「試一試。危險……」姊姊竟老老實實將我藏在心中的思想說了出來。

「危險。這是一種多麼有趣的遊戲，而你竟說是危險。你既怕危險，那麼讓我先坐一下。你看看吧。哈哈……」她說完，向着姊姊頑皮而帶點嘲弄的笑了，一笑。然後舉起輕快的步履，離開我們走了。

我們看她走去不久，就同着一位身穿青綠色大衣的青年，隨着一輛雪橇走上山去。當她同那青年從山滑下來時，先用她那一雙大而烏黑的眼睛，向我們觀望一下。然後同那青年交頭接耳地談了一些話。青年亦即刻向我們遠遠打量一番。雖然聽不清他們是在說些什麼話，但那情形，却首先令我覺得。

有些憤然了。

「姊姊你看蘋果女郎的樣子無疑地她是在向那人譏嘲我們了……」

「譏嘲就譏嘲罷有什麼關係。」

「我們不該來的這是恥辱……」

「恥辱這也算不得是恥辱。」姊姊仍然是一副安詳鎮定的容色。

「我可不能儘讓時間這樣消耗下去無論如何我也要去坐一坐雪橇……就是一萬個危險我也要試。」

「那又何必呢。」

「姊姊你忘了我們從前在大明湖的歷下亭前溜冰的事了嗎。那時別的同学都溜不過我今天我也不能甘心示弱於人無論如何爲了中華民族的光榮我們要顯一顯東方女兒的好身手啊。」

「……」姊姊爲我的狂言所動不禁微笑點頭她是已經贊成我的意見了。

我們即刻去「市立遊人招待所」賃妥了山羊雪橇冰鞋等物也學別人的樣子使山羊將雪橇拖上山去。山羊頸下縛着一排叮噠的小鈴腳下發出的是堅冰清脆聲音我們毫無畏縮地隨着雪橇走上山頂然後解開山羊坐上雪橇兩人互相緊緊挽住了臂膀一任雪橇帶着萬鈞的力量向下衝去當我

們從冰山清冷的空氣中平穩地滑落到地面上時，蘋果女郎已經飛快的走來我們前面。

「你們不是怕危險嗎。爲什麼……」她的樣子顯然帶着幾分驚訝。

「以前覺得危險。誰知竟是如此地爽快而有趣呢。」姊姊微笑着回答她。

於是蘋果女郎即刻加入我們的一隊，三人一同走上山去，接着一同從山上滑了下來。這樣上下幾次之後，我們又一齊穿上溜冰鞋，在山下的冰田內極愉快地溜來溜去。我同姊姊雖然不曾勝過蘋果女郎，然而蘋果女郎却也始終未能將我們壓倒呢。

當落日西沉的時候，我們重復登上冰山一望。呀！好一片光耀壯麗的黃昏景色。血紅的落日，漸從遠山外沈降下去。西方的天光，迷漫着深紫的雲霞。連東方的天光，也渲染上猩紅的色彩。在夕陽閃爍的光影，冰山也失去了皚皚的豐姿，全體都爲一種玫瑰色的紅光所籠罩……

漸漸地，夕陽的光影在遠山外淡了下去。一輪皎潔的明月從朦朧的地平線上升起，重復給與冰山一種青白的景象。在這清冷的郊野之中，分明聽見從大學那邊傳來了鏗然的晚鐘聲。遊人也大半陸續歸去。當我們踏着月光下的積雪，並排走在恬靜的郊路上時，蘋果女郎忽然好奇似的向我問道：「我問你，你今天所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夕陽影裏的冰山。」我毫不躊躇地回答……

寫於溜冰歸來之夜

〔附錄〕評留美漫記

錄大公報文學副刊

吳宓

本報小公園內連載小說「留美漫記」琴慧女士撰。已登七章，今暫停刊。吾人認此書爲甚佳之作。極望其續出。蓋留學生所作小說描寫留學生之生活經驗者，如「留東外史」「海外續紛錄」等，均囿於今之所謂寫實派。即專寫留學生中卑鄙之人物，齷齪之行事。縱非刻畫過度，已嫌偏而不足。代表留學生通體之印象與其最主要之觀感也。「留法外史」之作者，據聞未嘗遊歐，所寫亦不外此例。陳慎言君所作小說如「如此家庭」等甚佳，但留法外史則不足稱。惟陳登恪君之「留西外史」意境甚高。詳評見本副刊第九期。然其中人物亦多可指。且有近似儒林外史之處，固非純由理想造作者。此外如蘇梅女士之「棘心」筆調情感均佳。然注重個人心情之表現，爲抒情詩式之小說。非史詩式之小說。又如陳銓君之「衝突」詳評見本副刊第一百二十六期。亦只寫留學生戀愛之一件事。陳君所作小說有數種，此書較爲草率。是故留學生之生活經驗，以一部偉大之史詩式小說寫狀之，尙有待於後來也。

雖然，作小說固非難事。昔英國奧斯登 Jane Austen 女士，生於中等人家，足跡未出鄉里，日常所遇之人與事亦皆平凡猥瑣，乃能卓然成爲小說大家，最近聲名日益騰起。而英國之武魯夫夫人 Virginia Woolf 則謂「假我一室」見本副刊第一百零三期介紹。靜心構思，便可述作。斯蓋謂任何人之經驗，苟能自己精細體察，深切感受，然後以敏妙之筆法，完密之藝術寫出之，悉可成一部可讀之小說。其優劣，則視其人之高

下以爲差。大率識解宏通情感真摯之人，縱拙於藝術，但能據實寫出，亦必不落下乘。若反乎此，雖藝術完美，亦不足取。故欲爲小說家，仍常注重其本身之修養。與作詩作論文同而不能僞託，不能強求者也。

「留美漫記」一書，其描寫爲片段的，幾如筆記。然其中自有作者之人格在，隱然爲全書之線索綱領。觀此七篇書中女主人之性情旨趣，已可大概窺知。姑無論是否實人實事，此爲極不重要之問題，亦非讀者及評者所宜措意。然就

書中所寫者論，則真摯之情感，深切之經驗，精細之觀察，充盈於字裏行間。書中之主人，乃中國人，乃有心人，乃曾承受中國文化，而又虛心熱情，以來領受美國文化，取得西方社會之優點之人。易言之，卽上等之留學生，卽代表留學生之優秀者。絕異於留東外史中所書之某種人物。此種人物，歐美留學生到處亦皆有之，特生活末節異於留日學生耳。夫留學生不皆

惡劣，亦多優秀。優秀留學生之所見所聞所感所行所遇，尤宜寫之。西方社會之優點，與西人可以使吾國人敬愛贊美效法之處，尤宜寫之。俾國內之人讀之，非藉爲一般留學生解釋辯護，乃使國內讀者，就留學生之生活經歷，詳細體察，遂能了然於中西人性行及其社會習慣風俗之差異，知若者宜保我固有，若者宜師法外人，而不至含混籠統，侈言迎拒也。小說不以訓誨爲的，然小說實具感化之力，是故代表優秀留學生之全部生活主要觀感之一部小說，必須作出。間接使國人受益，直接可望此書藝術完美。蓋惟識解宏通情感真摯之人，始可作成佳小說。吾人久苦「留東外史」「海外繽紛錄」等溺於卑污之寫實，乃益覺「留美漫記」之可貴可重。故特爲著論，而望其全書能續登云。

悼亡雜憶

景昌極幼南

人生三十，如日過中。壯志豪情，消磨以漸。感征途之嶮巖，悼青春之不再。自非木石，能無愁思。不幸更有所親之喪，永別之戚，天荒地老，雨苦風酸，幾何其不一腔生意，索然都盡也。自吾明漪逝世以來，忽忽數月於茲。三時燕居，五更夢迴，都來此事，觸境成悲。亦知人生之要有此日，奈此悵悵心目之不容已何。膏火自煎，流波不息，追懷往迹，粗成是篇。篇中所記，多遇合行藏，兒女瑣瑣，哀死喪之戚，抒思戀之緒。信筆所之，不復計文辭之工拙，內容之雅俗，與體裁之純駁。憶昔夫人居蓉城日，從容游觀之頃，嘗語我曰：「後之視今，懼有不堪回首之感。」於瀕沒前，復語我曰：「舊游不再矣。吾靈不昧，當追隨哥左右。」嗚呼！使夫人冥冥中獲睹此文，其感想當復奚似。其亦以爲情逾於文，瑣而不渝，其真也夫。

夫人姓顧氏，諱民豫，以生於民國紀元前五年而得名。字明漪，文定後，余所擬，以狀其丰神之朗澈。夫人初遜謝，寢亦以自號。其女友咸謂字之允也。

夫人生長南通，家世業儒，外舅怡生公，以敦品勵學見知於張季直先生，講學南通諸校，家始稍稍裕。所生子女八人，多羸弱早世，長成者惟夫人與內弟民元，而氣稟亦俱薄。筋柔骨弱，齒脆髮疏，神經敏而易感，呼吸促而易倦。說者謂先世有以中表締姻者，血統太近，故再傳而孱益甚。理或然歟。

夫人少時處境至順，家中自祖父母以下，珍之過於其弟。稍長，就傅學，不甚勤，輒魁其曹，所至得人愛憐。

小學卒業後，與同鄉劉芳女士，負笈蘇州二女師。蘇地文物稱盛，素輕江北人，二人者乃俱以秀外慧中，冠全校，大爲江北生色。未及一載，以病歸。轉學南通女師。最善同級談鳳女士，二人亦俱以文學冠全校。張季直先生屢稱之，慰勉有加。

十四年仲夏，夫人年十九，距女師畢業尙一年，偕弟民元同鄉張賢女士等，隨秦子野君赴南京，謀轉學京都諸校。旋以京居生活不甚慣，函家人迎歸。時余已畢業南京高師，執教鞭於奉天東北大學者二年。夫人瀕行之日，余適自奉至。偶訪秦子野君於三牌樓農校校外宿舍，因請晤夫人姊弟，於吾妹宜芝就學通女師數得其家照拂事，致謝忱，略通數辭而退。是日，夫人偕弟返通。翌晨，余亦返泰。

此匆遽一見間，夫人之婉容淑德，乃深嵌吾心而弗能去。當時稍習爲詩，嘗擬夫人名，作明玉歌，以誌所感。其辭曰：

崑崙之顛，元氣所蓄。含精煦華，實生明玉。……王母曰俞，種之藍田。清風拂塵，蒼龍耕煙。白雲布護，皓月流連。蟠桃三熟，化而爲仙。琪花失色，瑤草萎羣。玉之山咸黯然，鳴鳳先驅，舞鶴隨。仙姬玉體，何莊嚴。……韜光上入無色天，無色諸天見猶憐。……驀然迴首向人寰，一顧再顧天爛斑。明星有燦，驚愚頑。飄風忽起雲霓翻。……安得力士開天關，淨塵世心仰玉顏。

詩甚稚，已不復能盡憶。然余自爾迄今八年以來，東止遼東，西抵巴蜀，遼東巴蜀之主獲睹夫人者，莫不

推爲江南山川靈氣之所鍾，信夫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邂逅之機，稍縱卽逝。此中遇合，殆有天焉。嗚呼！天作之合而復離之。八載游仙之夢，千秋離恨之天。吾獨且奈何哉。

顧夫遺像



暑假後，挽子野作伐，外舅姑均首肯，而頗矜慎。是年冬，南旋，過青島海灣，更卽景爲詩以促之。其辭曰：

出海朝霞爛不收，明漪如錦自夷猶。等閒風過迴瀾起，散作瀟湘無限愁。

緣是時，外舅先寄一手冊來，載夫人少時入學病歸與其他往來函件，囑余題簽爲相知之初步。余謹爲題曰「明漪迴瀾」。且簽注愛慕之意，故詩中更以爲言也。議旋定。

翌年春，文定於通，始通音問。玩其筆致，挺秀峻拔，多剛鋒而無肉。讀其書詞，峭練雋永，如出宿儒手。間爲白話，尤明淨可喜。初疑或經外舅筆削，久乃知夫人偶有所作，雖不經意，亦往往成誦。余嘗自負聰明，不輕許與人。後與夫人處，見其終歲不親書冊，而下筆如有神，乃自愧弗及。雖然，及今思之，此皆非妙齡女子所宜有。「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合夫人之才之遇，更使「人間見白頭」者，抑

非造物生才之意也。

十五年仲夏，畢業通女師。暑假後，授課附小，最爲小學生所愛戴。季冬，結褵於泰。闔家雍穆，鄰里稱羨。旬日，余病麻疹，及月始瘳，因未赴校，欲以稍休。入春，夫人歸甯。通泰先後遭兵災，避亂鄉居者匝月。亂平，返泰。始有身。入夏，孕三月而流產。體漸虧。俄而泰邑重遭兵。夫人偕宜芝妹之鄉，余則間道赴滬，更由滬而奉。亂再平，夫人復歸甯。

十六年季秋，夫人隨葉君靜遠之奉。卜居於東北大學之對門，與繆贊虞^林夫婦同住。同事中往來較密者，更有劉柏榮^魏夫婦、劉宏度^{濟水}夫婦、林公鐸^損先生等。林公嘗一度寄飯吾家，夫人知其好酒，恆爲親籌下酒物。憶林公嘗爲我言，世謂紅顏薄命，其實亦不盡然。意竊目夫人，余亦私爲夫人幸。嗚呼！孰謂終無所逃於造物之忌乎？余又竊觀與夫人同學蘇校之劉芳女士、同學通校之談鳳女士，同赴京之張賢女士，同居奉之繆夫人、呂瑩女士等，皆一時翹楚，而先後早世，信夫薄命之非虛語矣。

十七年仲夏，偕夫人南歸。以居遼久，厭其俗鄙而苦寒，又肩背間得風濕疾，遂決不再往。時夫人再有姪孟秋，誕東兒於泰，產不甚難而體頗虧，彌以爲苦。事後言之，猶若有餘悸。自乳兒苦不足，聞南通有好乳母，彌月後，遂挈兒歸寧就乳。余旋赴京，小住龍蟠里圖書館中。歲杪，復由滬過通，購補劑以遺夫人。十八年仲春，余應成都大學召，主哲學講座。夫人及內弟民元偕行。成都爲西南最大都會，風景清幽，物

候咸宜，人情尤樸厚。師生賓主極相得。夫人亦樂其生活之閒適，有久居意。是年孟冬，產西兒於醫院中。產甚順，無大苦，方共慶幸。兩旬後，小痢，體遽大虧，更感心刺痛等症，迄難復元。夫人自傷憔悴，輒以心肝肺腎諸疾自疑，彌復慮死。余及元弟多方慰解之，復得好乳母，西兒益肥碩可愛。里巷中有胖娃娃之目，爲解憂不少。居成都凡二年半，余陸續成哲學講義五種，今以哲學新論名義出版者，是夫人樂任鈔校之役。且曰：「是書當留爲我紀念。」余惡其言不祥，止之，猶屢以爲言。嗚呼！不祥之言，易中傷懷之迹，苦多人世間事，大抵如是矣。

二十年仲夏，余應中大聘，買舟東下。於路月餘，極苦辛。西兒以斷乳不久，得傷食驚風等症，委頓幾殆。過通小住，喘息稍定。孟秋，夫人由通返泰，省翁姑，復遭大水災，轉徙旬日，從余之京，卜居於成賢街之雙井巷。孟冬，民元自泰過京，適東北寇氛日亟，遂邀夫人返通。及月，夫人堅邀其母與吾母挈西來京，一覽新都氣象。以吾母病，天復驟寒，未能盡歡。歲杪，淞滬之戰勃發，邀劉衡如伉儷同返泰度歲。居月餘，極歡暢。不幸夫人復妊女華，自疑產關難度，私謂此中殆有冤孽纏牽，無所逃命，因亦不甚怨尤。嗚呼！此關竟不可度，而女華亦後夫人月餘而殤。何冤何孽，而至於此極。

二十一年仲春，余送夫人歸通，而獨之京。有頃，哲學新論出版，夫人獲見，大喜。書來，畧余續有所述作。孟夏，余告假一週，送夏衣至通，則夫人與西俱益豐腴可愛，相見欣然，得未曾有。伴余游狼山暨晉公墓等

處盡興而返。季夏，余復過通，邀夫人共挈西返。泰度暑假，定省雙親，且視東也。天酷暑，身益重，通泰間猶須兩日程。外姑有難色。夫人徘徊去留間，頗不憚。俄得東病訊，余遂倉卒獨歸。孟秋，遣僕婦往接，又逡巡不果歸。余頗致怨憤意。夫人亦悔恨，致鼻衄者屢。然產期已迫，欲歸不得，卒以仲秋產華於通。

產後，初以便秘發高熱。時吾弟炎明任南通基督醫院醫師，診得其故，便通，良已。又二日，染痢，勢危。雖卽有轉機，夫人已深信其病之不起。季秋，余過通，夫人病已大輕減，而頹喪如故。告我曰：「此次產關終不可度，殆有天命。一有不測，幸與吾家和衷理後事，毋相怨尤也。」余揮淚慰之。居數日，校中開課期迫，殷勤訂後會而別。

抵校後，初得夫人訊，謂已能起床，兩頰漸紅潤，私衷良慰。久久更得書曰：「妹不幸，復致傷風，目脹等疾，臥床又一週矣。生趣毫無，不復能堪。」又曰：「嗚呼，哥不能卽來，妹又不能去，相見之期，知復何日。」信末，恐傷吾心，復強爲他語曰：「西乃肥碩如豬，華生得何醜，不肖我兩人也。」嗚呼，此夫人絕筆也。躊躇有頃，炎明書來，告以夫人神經性病痛加劇，不復能耐，至欲自殺，以求解脫。余得書大驚，倉皇東返。至則夫人頹喪萬分，謂余曰：「吾失眠已十數日，目脹肉顫，心怔忡如刺，病必不起，以三兒委之哥，幸終善視之。」又曰：「今年新正，吾在泰宅，無故失手碎燈及罩，又聞空室中嚶氣聲。日者庭前桂樹有兩頭冒出，主有兩禍事，其一已見於吾父之訟累，其一應在我。此天命也，夫復何言。」相對大哭。余事後追思，今夏

歐陽師爲我書屏幅，其着末二語，赫然「上弦操別鶴，下弦操孤鸞」也。又夫人沒前數日，泰宅所在井家巷井中，有無賴夜間沃糞一桶，或謂井景同音，宜不祥在吾家。然則先幾之兆，信有之乎？疑莫能明也。

炎明爲夫人診斷，告以生理上實無重病，終不見信。余及其家人，強聒不舍，則漫應之。余告以「妹果死者，余亦不欲獨生」，則大恚，謂余一生事業尙無量，又三兒終生所繫，胡可更委其責於他人。余無已，與炎明弟商，倩某外籍醫，僞爲自北京協和醫院來者，爲詳細檢驗，以寬其心。夫人似已察其隱，然仍強爲振作，以轉寬所親之心。余得間，邀炎明出浴，私叩以檢驗之所得，仍謂生理上實無重病，只神經上之變化，無法檢得。方商權間，其家着人來報，夫人神經劇變，不能自持，急搦衣奔返，而氣已絕矣。時爲國曆十一月三日黃昏之候，嗚呼哀哉。

夫人獲疾以還，日語身後事甚悉。顧於人間世亦不甚留戀。視兩兒，殊落寞。其死也，於倏忽間，得大解脫，無呻吟宛轉之苦。入殮頃，雙眸緊閉，而容光煥發，乃勝生時。仙乎仙乎。夫人自爲計則得矣，奈此後死之人，何。觀者或謂夫人純潔一生，去來無礙，倘爲屈大夫轉世者，嗚呼噫嘻，是耶非耶，孰與招巫咸叩帝閭而問之。

夫人之逝，於今月有半矣。其聲音笑貌，時縈拂吾心。恍如昨日事。茲更摘記其生平行事之一二，俾他日吾兩兒讀之，有以知其母之情性，及其所期望於兩兒者，亦所以成夫人之志也。

夫人天性至厚，事翁姑有禮，便便言，唯謹爾。事父母純孝。尤樂道其父之德。每謂我曰：「吾父恬約自守，不慕榮利，懇懇然盡瘁於師範教育，數十年如一日。通海學者歸之如市。此亦布衣之極則也。願哥他日能紹其緒。」又頻以其父母之忠厚有餘，多受人累爲慮，然其自身宅心之慈柔，亦頗不減於其親。人有請，鮮不應者，則其天性然也。事祖父叔祖，若叔若姑，咸能先意承志，得其歡心。與弟民元友愛綦篤。居蜀中時，恆以勤學節用擇交勵志相規，翕如也。與外人處，和易可親。沒之日，鄰里雲集，嘖嘖稱「好姑娘」。「惜其不壽」者，不絕於口。

夫人雅好修潔而能儉。偶有所需，樂余爲代購。不者，往往與他人赴市終日，而不肯用一錢，爲余所笑。每勗余儲蓄曰：「吾願哥四十以後，不復奔走四方，著書課兒，洵足樂也。」沒之日，囑以三來年儲蓄所得，爲他日兩兒教育之費。又囑以所餘衣物，盡贈吾妹宜芝，爲代撫兩兒之紀念。又囑外姑爲余物色佳偶，能兼爲賢妻與良母者。又指余所著禪而言曰：「此吾手製也，幸毋相忘。」又曰：「吾死後，有父母暨弟等在，願哥仍視兩家如一家。」嗚呼！夫人之計深慮遠者如是，余雖欲相忘，得乎？

夫人於世間一切可欲，均甚淡漠。友人劉衡如夫婦，於蜀於蘇，與余夫婦處最久，知甚夫人悉。每爲余言，以不獲見夫人興趣濃烈時爲憾。頗好勝，以皎皎出塵，得人稱羨自喜。然卽此等興趣，亦不甚能久持。雖曰天性高潔，抑亦生活力衰退所之易倦所致，非壽徵也。

夫人平居喜憨笑，吃吃不能自休。余以錯認衣物顏色，每爲笑柄。暇趣故引之，以爲笑樂。又好歌，且行且咏。聽者輒爲神往。嗚呼！終余之生，此樂何可復得也。聞石頭記說部有還淚故事，今余之淚，爲夫人流者亦云多矣。隔世相逢，殊不願夫人更以淚報我。但得長歌一曲，相視而笑者，吾願斯足。然而豈易言哉。夫人家以兒女少，主寬和。余家姊妹行衆，稍主嚴肅。結褵後，各私所親而安所習。又皆好勝，乃不無齟齬。然旋爭旋忘，相愛如故。及今思之，夫人稚氣，余亦稚氣。夫人之稚氣爲女性所通，具不足怪。余以男子，又長於夫人，乃亦以稚氣相報，類使夫人不快。余之負夫人者，不可謂少。

夫人以氣力不加，殊樂閒散。於世俗事，不甚措意。結褵後，時勉力親家政，操井臼，以得余稱其能爲快。余冀其能分家事之勞，俾余得壹志學業，亦類以此等事勗之。嗚呼！夫人天上仙姬，宜爲翰苑女學士，以終其生。余更以人間賢婦之責加之，其委屈夫人者，何可勝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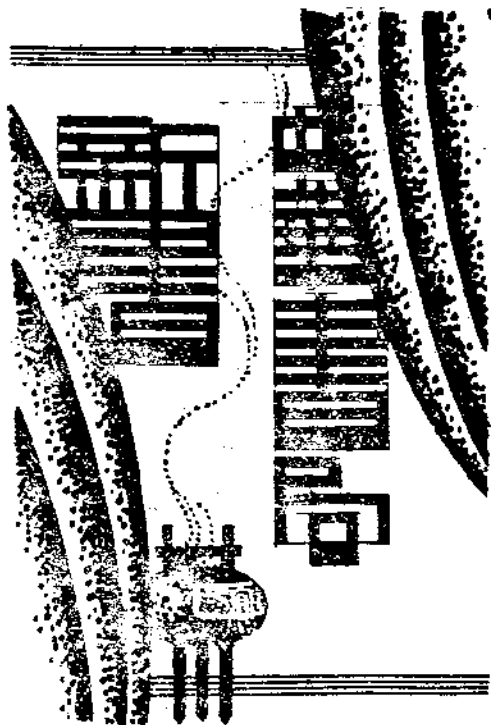
夫人既敏而易感，於小病痛，輒難忍受。於小刺激，尤多疑慮。其工愁善怨，惟余與外姑乃深知之。殊不屑於生人前，輕作兒女態。人亦但知其靜好而已。余自惟亦敏而易感，所之易倦者。然與夫人處，輒自覺其生活力忍耐力之較勝，用以自解慰。以爲夫人猶存，吾必不死。嗚呼！今夫人已不勝人世間之病痛而先逝矣。吾之自信力，能不隨夫人之逝而俱逝乎。茫茫者天命，吾烏夫知之。

夫人謂東兒似母而西似父，皆聰明而有待於琢磨。懼其或類己之脆弱，不任煩劇。時思所以陶鑄之者。

於東兒尤甚。嗚呼。吾兩兒其永誌之。勤學耐苦。忍辱負重。以恢宏其志氣。以無負母氏之所期。

嗚呼。吾詞有盡。悲乃無涯。憶吾親教歐陽大師詔我言曰。無涯之悲。當益之以願。謹發大願。以盡吾詞。曰。願。習。天。有。情。盡。通。宿。命。百。千。萬。劫。憶。念。不。泯。生。生。世。世。永。爲。伴。侶。地。角。天。涯。隨。緣。遇。合。但。記。恩。情。都。忘。仇。怨。翻。哀。爲。喜。報。淚。以。嬉。使。生。死。大。事。只。如。暫。別。五。濁。惡。世。咸。臻。樂。土。聰。明。俊。秀。各。盡。其。才。眷。屬。姻。親。各。從。其。類。相。似。相。續。永。永。無。疆。解。彼。宇。宙。之。謎。了。此。無。涯。之。悲。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卽夏歷十一月十九日。屬草初定於南京中央大學教習房。時適爲吾二十九週歲日。距夫人之二十五週歲尙十有八日也。幼南識。



大學英文選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

鄭耀坤編 精裝一冊 三元六角

本書文體計分八大類：歷史，傳述，散文，書信，時評，書評，演說，短篇故事等，長短篇文字約計五十餘篇，古今著作家約五十人，且以近代名人作品為多。文字有淺有深，取材以大學一二年級程度為標準，務使學生熟讀本書以後，對於英語之日常應用文字，即可應付自如；凡較深字句，不易了解者，均有註解，以免檢查之勞。大學採作課本，或大學生作為參考用書，均極相宜。

天方夜譚別集 一冊 四角半

H. I. Katibuth: Selections from
Other Arabian Nights 桂紹阡註釋

本書情節曲折離奇，文字淋漓酣暢，且富於東方之色彩，足與“天方夜譚”媲美。本譯本擇其最有趣而適於國人閱讀者七篇，刊為單行本；並附以詳細之漢文註解。

近代獨幕劇選粹

Representative One-Act Plays
王學浩編 一冊 九角

全書包含 Eugene G. O'Neill 之 Before Breakfast, Theodore Dreiser 之 The Girl in the Coffin, August Strindberg 之 Motherly Love 等八篇，均為獨幕劇中之名著。書首附有獨幕劇教授法；凡艱澀之生字，均有漢文註釋。

藍葩 梁黎立註釋 一冊 三角

H. V. Dyke: The Blue Flower
and Other Stories

本書是美國 Henry Van Dyke 所著短篇小說，茲擇其最佳者三篇：The Blue Flower, The Source, The Mill, 輯為是書，書末附有詳細之漢文解釋。

二漁夫 梁黎立編註 一冊 四角半

Maupassant: A Fishing Party
and Other Stories

本書為世界文學叢刊之一，所選 A Fishing Party, A Coward, The Piece of String, The Wolf, Simon's Papa, The Little Cask 等六篇，均係法國著名文豪莫泊桑 (Maupassant) 之代表作品。書末附有詳細之漢文解釋。

騎士傳 馬潤卿譯 一冊 二角

Thomas Hardy: The Melancholy
Hussar of the German Legion

哈代，是英國的著名文豪，他以生動之筆，寫兒女之情，纏綿悱惻，哀感頑豔，名家手筆，洵不同凡俗也。
• 全書英漢對照 •

解顏錄 一冊 三角

Wits and Humors 中華英文週報社編

本書所有材料，悉採自本局出版之英文週報，共四十九篇，篇幅既不冗長，文字亦簡明實用；所敘事實，無不滑稽突瑣，新穎有趣；且附有譯文，極便領會，可供初中學生作英語科之課外讀物。



中國經濟學社中日貿易研究專刊之一

中日貿易統計

STATISTICS OF SINO-JAPANESE TRADE

編等林善陳·雅正蔡

精裝一冊
定價十二元
特價九元

其說，註以詳其證，而冠以提要，則雖不暇卒讀，略一檢閱，亦得梗概。

本編依據我國歷年關冊，及日本大藏省刊佈之統計，按錄編製，互相印證。關於各國在華貿易之消長，最近之趨勢，輸出入貨品分類之研究，主要輸出入品量值之增減，邊事變與中日貿易之影響，季節變化之指數等等，探索尤詳。統計本最枯窘，或俾終篇，故表以盡其數，圖以醒其目；圖表而外，附以文字，論以綜其說，註以詳其證，而冠以提要，則雖不暇卒讀，略一檢閱，亦得梗概。

國際叢書之一

世界殖民地獨立運動

本書用歷史的敘述法，說明各殖民地之獨立運動，對於印度、埃及、安南、朝鮮、臺灣、菲律賓、摩洛哥、敘利亞等之獨立運動，記載尤為詳細。關於各殖民地之經濟社會背景及政治組織，亦連帶敘述，使讀者更能瞭解獨立運動中之重要因素。編者更根據政治經濟的分析，指出殖民地獨立運動之正確出路。

董之學編
一冊五角

孫工·孫怒潮編

紀元通譜

史襄哉編
夏雲奇編

本書為中國五千年來年表之集大成，上自黃帝起，下迄現代止；旁及春秋戰國，晉宋十六國，唐末十國，并僭王而立之小國，均以紀元西曆干支年號年數，分載極為精詳。書中每行均留有空白，專供讀者填寫，例如研究政治者，可扎錄關於政治之參考資料，研究文學、藝術、理科……者，可扎錄各科所需要之資料，以備著作時之用。書末附有索引并參攷書目，極便檢查。

一冊
四元

中華學術

思想文選

一冊 一元五角

本書選集關於中國歷代學術思想的論著，從老子起至近代梁啟超止，凡四十一篇，前附序說一篇，凡論中國學術與思想，及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可作中國學術思想史讀，亦可作中國學術思想概論讀。

中華詩選

一冊
二元

本書所選的詩，從詩經起至清朝末年止，共選作家二百七十七人，得詩一千一百九十七首。選輯的標準：(甲)代表一時代的(乙)代表一派的(丙)無名氏傑作；(丁)體式，不拘五言，七言，古體，近體，而以合乎抒情敘事底原則為尚；(戊)內容，抒情重感情濃厚，系統詳明。所以本書從縱的方面講，是一部詩史；從橫的方面講，又是一部詩歌概論，可作教本及參攷之用。

Les Miserables

孤星淚

Victor Hugo 著

英文文學之業書

吳錦森註釋
一冊 二元五角

本書為法國偉大作家Victor Hugo名著之一，有各國文字之譯本二十餘種之多，其價值可知。英漢註釋，極便參攷，可作高中以上課本之用。

法國童話集

世界童話叢書之一

六冊

永橋卓介著

許達年譯
許亦非譯

本書選集法國童話十二篇，大多是流傳較廣的傳說童話，想像之豐富，結構之奇妙，與東方所有的，迥不相同。不單是給兒童看，簡直也可以給成人們暇時翻閱，重新翻起童心的喜悅。譯筆流暢，插圖精美，可供高小及初中學生作為課外補充讀物。